

孟子圖解

戴

□ 12
3001
2

門 12
號 3001
卷 2

近聖居四書翼經圖解孟子卷之二

公孫丑全旨○通章以反手句作主總之以德為本以時為乘只言時而勢自該勢固不能違時而狃立故文王難王全是非時而方百里起只帶說齊易王全在此時而方乘只起頭語

富孟子時文武周公之餘潤已不能留飢渴之民心而管晏伯顯之微勞何足以解倒懸之時事設使得君行政王仇反手必然之理也公孫丑識其時乃以伯道望孟子問說夫子使得值當要路於齊比之先有管仲晏子定國之功可伏再期許於今乎○孟子斥之說生於齊固是齊人使見識超齊人之上是未可以齊人囿也自今觀之子誠齊人也惟知有齊之管仲晏子而已矣

齊宣既慕桓文丑復慕管晏蓋功利深入人心故不惟時君慕之而學者亦慕之也各宜曰可得聞丑曰可復許皆震望而不致必之詞○世衰道微聖學不明人不知有學問則亦不知有聖賢之事業雖有英哲亦溺於世俗之見聞此齊人但知

公孫丑問曰

言答問之詞簡皆孟子自言

公孫丑問曰公孫姓丑名孟子弟也事是無考夫子當路於齊當路謂柄如居衡要路頭一般

管子之問管子名夷吾相齊桓公晏子名嬰相齊景公皆有功於齊

先世者功即下霸顯事業且勿露可復許乎許是期許有高視管晏疑孟子不能意○孟子

曰子誠齊人也鄙其粗功利之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而此外學術事功光明

後儒者皆所不知也

管子之問

管子之問管子名夷吾相齊桓公晏子名嬰相齊景公皆有功於齊

管子之問管子名夷吾相齊桓公晏子名嬰相齊景公皆有功於齊

卷之四 內無怨女 內無怨女 故百姓皆胥相以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孟子曰言無怨女者言其民之無怨女也

其國有二子也

○子以管仲比我不觀昔人之比曾西乎而非即以
官晏比之也先問說吾子自現與子路孰賢曾西踈
愧其容而變然說子路何如人哉英風義氣吾先子
之所敬畏也或人即以其不必畏者擬之說然則吾
子與管仲孰賢曾西又慨然暴怒而不悅說爾何曾
此子於管仲夫管仲在齊位逾高國名號仲父得君
如彼其事也相齊四十餘年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功烈則不行王道僅僅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子於
是人乎

此節只借子路以形容管仲孰賢之問俱就人品
說玩然則二字亦知仲不及子路也得君專便含
個勢在行政久便含個勢在功烈卑卑重在德不
足把專與久而路相形見無解於功烈之卑

○曾西曾子之孫也經典次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
子子夏以詩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曾西之孝
于此可見

○孟子自言說觀曾西之言如此是不為管仲者也
我與曾西同一源流而子為我願而為之乎○丑說

管仲能以其君桓公定盟而創伯天下晏子能以其
君景公法先而著顯當時管仲晏子之有功于其君
犹以為不足於當路之為典

不必抑了曾西只以不為字典應字案相呼喚丑
問管晏孟子仲本仲蓋晏子事功才烈皆非仲比
而仲輔桓為五伯首尤天下所共宗故惟斥管仲
○丑因功烈如彼其卑之說遂率伯君顯君來說
見得管晏功烈不卑犹不足為深訝之詞

○鄭玄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風俗通曰霸者
長也白也言其威建五長功高明白或曰霸者把

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

○孟子說以齊霸而天下只尊齊以齊顯而天下只
知齊使我當路于齊以齊王犹反手而天下已一於
齊矣伯顯何足為耶○丑又問說夫子陋管仲晏子

而不為弟子已惑又謂齊王如反手若是則我之惑
滋甚管晏姑無論且以文王治岐之恩德施及百年

而後崩然位止西伯化止江漢其澤犹未能徧為雷
洽於天下以致與王之功至武王為君周公為相以
繼文王之緒然後克商而大行其道於天下今言王

四書章句卷之四

○或問乎曾西曰曾西是曾子與子路孰賢

曾西蹙然不安曰吾先子之所畏也

及也泛指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

曾西蹙然不悅曰爾何曾比子於管仲

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

若見卑主心術言以其不爾何曾比子於是

得行王道僅以君為伯主

○或問使子路若遇桓公做得一匡事業否徐自真

千乘之賦可使知友視內政之作徒恃富強固自判然

折獄之片言以忠信服人視葵丘之五命以詐力憐人

亦自判然何必為管仲只得其不為管仲便得其

所為子路孟子稱聖門言議正以壓倒齊人氣質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

學同方而果敢自命類先聖之弘毅敢曰步追所後

學同門而典型在望為先哲之齒尊敢曰抗衡而前

○曰管仲以其君霸

仲晏子猶不足為與

晏子實錄

○曰以齊王

○曰若是

文王之德

猶未洽於天下

武王周公繼之

若反手之易然無論骨是不足為則文王猶可鄙之
以為不足法則與

以齊王以字大有力正典以君伯以君顯對照反
手與運掌不同運掌如順治反手如轉亂為治反
字大有作用把虎政一反轉便是仁政故易下文
時勢就合在反手二字內○丑疑不在王上全在
反手上見大行即治字意骨是曰為文王曰足法
丑亦知得骨是不足法

○孟子說文王之德何可敵也而所處有不同者蓋
殷之天下商由湯初統歷太甲太戊祖乙盤庚以至
於中興之武丁其間有德而為賢聖之君六七繼起
而作惟賢惟聖可以固結乎民心天下荷其德而
殷久矣久則民心自與其君相洽而難於變更也故
武丁當商衰之日慨然中興伐鬼方平荆楚其朝諸
侯而有天下猶運轉之於此掌之上也計紂之隔去
武丁亦僅七世而未久也其在下以臣則有故舊之
家以民則有遺美之俗在上以化則有流風之播以
澤則有善政之垂及紂即位猶有武丁所留者世澤
之厚如此又有其臣諸姓如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
子異姓如膠鬲皆賢而有德之人也相與輔相之多
賢之助又如此故至紂紂惡之久而後世澤無餘仁
賢去而失天下也夫其未失之時尺地莫非紂之
其德而為商之有也一民莫非紂于其德而為商之
臣也然而文王猶僅地方百里之小為之起以偏
安之國而當難拔之基是以王天下之難也

此節總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為不易
乘耳不必分別時勢上言歸殷久下言未久言盛
久而衰未久上曰久則難變下曰久而後失言其
久固未易衰衰未久故久而失反復明難王之意
二其字指應言即文王百里亦在其有其臣中
特代商而布德耳須知文王以服事殷何心計以
王之難易但要言文王之難益以見齊之易耳

微仲名衍一名微子之弟也初微子封于宋其
嫡子早亡立其弟衍為微仲禮云微子舍其係膺
而立衍是也○膠鬲殷之賢人也遭殷末之亂鬻
販魚鹽文王幸之于殷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
膠鬲于四內而燕之盟曰加富三其就官一列為
三書同詞而之以雅理一於四內皆以一掃武王

德然後大行然後含有難意大行就文
德洽天下說不重武周 今言王若易然指

王反 則文王不足法與 疑孟子于過于自
文王曰古者謂齒為齡我百有九十九
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

○曰文王何可當也 以德言當 由湯至於武丁 成湯創業
武丁中興

賢聖之君六七作 作起也如克終允德之太甲天命自度
之太戊治民祗慎之祖乙底綏四方之

天下歸殷久矣 承上世德盛言恩澤 久則難變也 民心
浚不忠 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朝諸侯以中興言即是 猶運

之掌也 言其易亦以世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紂去武丁僅
尚未 其故家遺俗 故家動舊世家也遺俗民 流風善政 風
叛商之風化善政紀綱 猶有存者 世澤至紂紂存武丁只

修齊之風化善政紀綱 猶有存者 世澤至紂紂存武丁只
之昭垂澤之在上者 猶有存者 世澤至紂紂存武丁只

此只是言商 又有微子微仲 皆紂 王子比干 比干猶言王
家世澤之留 又有微子微仲 皆紂 王子比干 比干猶言王

意箕子 是貴戚之卿 膠鬲 文王所用 皆賢人也 以德
與輔相之 此只是言商家世臣之輔 故久而後失之也

總承上世澤綿世澤遠多賢佐故 尺地莫非其有也 有指
紂不遂失人心世澤非失天下 尺地莫非其有也 有指

一民莫非其臣也 臣指人民一統此二句 然而文王猶

方百里起 方以岐周百 是以難也 總承上世澤世業二

附考 太甲懋德視乃烈祖無時豫逸詳見下孟○太戊
是修先王之政明養老之義早朝晏退問疾弔喪三日

而祥桑柘死三年遠方重譯而至者七十六國商道復
興號為中宗○祖乙既立是時相都又有河夾之患乃

自相而遷都于囂以成之賢為相諸侯賓服天下
太和○盤庚嗣立時商道衰頹都又有河夾之害乃

遷都于囂從湯所都改商曰殷盤庚與行湯之政商道伏
興諸侯來朝○武丁高宗名詳見下論書高宗彤日越

有維維祖已訓諸王武丁內反諸已以思王道三年
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時魁方無道武丁伐之三年

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時魁方無道武丁伐之三年

夷編髮重譯來朝者六國時魁方無道武丁伐之三年

○知文王所以難則知今日所以易矣。子齊人也。抑聞齊人有言曰。作事者雖有知慧之巧。不如乘勢之可為。力田者雖有鋤耨。不如待時之可種。惟今之時較之文王。則誠易然也。

○子試就育之時以觀之夏后殷周有德致王之盛時其王畿之地未有踰过千里者也而育有五哲之

池矣千里之內其雞鳴狗吠之聲彼此相聞而達乎四境生聚何其稠密而齊有其民矣有其地也已辟不必改而辟矣有其民也已聚不必改而聚矣施行仁德之政而成與王之功就能禦之而不王哉○地典民姑無論且有德之王者之不作七百餘載未有疏濶於此時者也以致民之憔悴於虐政四海塗炭未有過甚於此時者也斯民也困極思仁飢者易為食不必食之美也渴者易為飲不必飲之美也其時復之然矣

此二節總見有可王之資而文適逢今時只運用說個時而勢自在其中仁政典虐政正自相應下節且字一轉又見亂極思治危如飢渴易為飲食所謂天下救亡新主之資

○在昔孔子之言說恩德之于民流行迅速於朔立
置郵而傳達命令亦以其時無德而易為之故耳○
況當今慷慨之時飢渴甚矣而有萬乘之國行仁德
之政民心之喜悅之直統解釋其倒首懸繫之苦也
而而不致與主之有故今行仁之事止半減于古之
時有德之人而致王之功期必有以加倍之澤不待

圖次世王帝

黃帝
自是意
少昊一名元陽
顓極
帝嚳
堯
昭明
相土
昌若
曹圉
冥
振
王壬
主癸
夫乙是爲湯
微
報丁
報乙
報丙

待時時謂耕種之時今時則易然也今時指今日易然是時易故王犹反掌也

夏后殷周之盛盛是與王盛時只如此見齊地所以為廣地未有過千里者

境重在民居稠密人煙而齊有其民矣民即千里之民地不改

王莫之能禦也簡仁者無難於天下意○且王者不作不作是文王以

有甚於此時者也甚一日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言

于時 嚕嚕咪咪 此唱彼和若應杼軸傳音
一往一來死繪桑麻物色

似唱似癡若綴繁華景況人烟滅沒雞聲隨月影俱寒
時休時息恍鳴得意人間林雀驚棲晚色與雞音共響

百年功不但有二惟此飢渴之時為然耳齊王反手又何感焉

德之流行於下文說謂德澤本易流行况伏乘此時乎如此看方于文王分上無碍總是明易處提一德字正見與伯者作用不同連字正行動上而久字○當今節是形容易處說解有即承德行之速而切喻之事半功倍只是發明今時是易于文王意惟此時為然有十載一時意見當急乘也屬望當切莫錯過

許東陽曰子書馬通曰置步通曰郵漢西域傳因騎置以聞師古曰即今驛馬也李陵傳云因騎置以聞是也

加齊全旨○這章書以不動心為主知言養氣為目願學孔子為宗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其致一也是真血脉前大勇一句便伏願學根脚後堯舜百王特語亦與大任相應此章雖說養氣重持志兩字而持之妙在必有事三句所謂緇者在此直養者在此而知言者即在此氣定則神自清耳

公孫丑問反手之言於心終不能無感故又設問說若夫子當路于齊而加齊之卿相得乘時而行其仁政之道于時焉雖由此道而以伯為主亦豈常不足為奇異矣任大責重如此第不識如此則即有以動搖其心有所疑懼亦或否而不然乎孟子說以是動心者否我于四十之年已能不動其心以四十自奉其候者難之也

丑不是說事功是問心學加齊教語是承上童王業說來乃掀起事功端重到心上到此處略有掛碍便是動心註恐畏暗伏養氣疑感暗伏知言孟子四十不動心全是生平學力火候已到即孔子四十不惑年分學術淵源於斯可見

○丑說夫子當大任而不動心若是則夫子之心力擔當一世過孟賁之勇力遠矣孟子說但取必於不動心所以不動心亦不為難告子亦能先我之年不動其心○丑說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先夫子不動心果有道乎孟子說不動心雖一而所以不動心者不同其間有道

過孟賁亦只形容語不可認真後云難言此何以

○孔子曰德之流行德就以仁心行仁政速於置郵而傳

命馬通曰置步通曰郵言感人以德更速於感人以言只至德之行說不指被德者說○當今之時

解任也但懸喻困苦此與飢者二句異年維世功必倍之之指文惟此時為然與今時則易

後知履屋之為僻僻也虐政亂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郭郭也

論伯術不同以孔子稱管仲言伯術公

以孟子稱管仲言伯術公

論王道不同以文王之時勢言以孔子之時勢言

公孫丑問曰天子加齊卿相得行道焉

得行道是得行道雖由此霸王不異矣此字指得位行道伯

異言其優為如此則動心否乎悲擔當不起微有所成

皆有所於孟子曰吾正言當大我四十不動心

時油養此心蔡註岳廣人微塵不足為多一切事業都是

已無所動勝靈做出其定所過即化于性靈上不添毫厘如龜雪

過太虛微塵散五微本自寂若又何動心看來孟子不

動心的是如此就丑所問恐未必到此

公孫丑問不動心加齊卿相一任大責重或有不無恐懼

孟子答不動心一四十驕仕道明以道明則自不恐懼

○曰若是則天子過孟賁遠矣若是指大任不動心孟賁

曰是不難言不問其所以不動告子先我不動心告子名

是不難言但曰不動則不難

告子先我不動心

不害家

人先字是速取效
驗非由純養得來
有字只是有道惟
有道故不動也
○曰不動心有道乎
余廣之曰孟章節驟看似冷細看
來却是一箇骨子說了一個孟章
後面却數出北宮黝孟施舍一項人來說了一個告子
後面却數出宰我子貢冉牛閔子顓孫子夏子游子思

伯夷伊尹孔子一項人來前面終之以當子略見學問
源頭後面終之以孔子而加之以願學隱然以孔子之
道自任矣。不動心 觀命既深覺萬華受終之皆無二義
投以變故府為非常漠不動此中之真矩 不震于王
櫻于衆喙樹為異業確不動幼學之初幾 不悚于伯
○北宮黝之養勇也 北宮姓黝名刺客之流着力
肌膚挺然 不目逃 其目凝然不轉睛逃避直
不見撓屈 不目逃 画出勇敢噴目的氣象 思以一毫挫
於人 小小挫辱亦 若撻之於市朝 撻鞭朴也市朝是若
心思所及 辱于眾人屬目之地 不
受於褐寬博 不受是不受辱褐賤服寬博衣
不辭濯整裙自虛軟而寬大也 亦不受於萬
乘之君 萬乘之君天 視刺萬乘之君 下三句正不受萬乘
子也此句重 之事刺萬乘只是說

言若刺揭夫甚言其無無嚴畏也嚴畏也諸侯無可畏也○孟施舍之所養

勇也以養其勇者不純王氣漸近志也
勝也此在未戰前說逆料戰難取勝胸中只是勝的光景而惟知勇往勿作戰後勝負看
進三句是訕刺別人量敵可勝而後進兵尚未必戰
是畏三軍者也畏三軍不是畏敵言自己畏將三軍不足以勝
舍豈能爲必勝哉此二句是孟子推舍視不能無懼而已矣一味不怕便勝猶勝意勿作舍之言

自敢向前猶諺云縱輸還**秦証**不夜子曰北宮黝刺客之
羸他一着故謂之所養也**秦証**流也按秦舞陽殺人入宮
敢忤視至秦庭則变色猶是有

秦王也。雖于是乎。奮無陽矣。

北宮黝實錄

奮軀鼓勇 激烈而往 雄視萬夫

瞋目而視 叱咤而前 氣挫萬乘

往以援人之鋒 長號宇宙身無勍敵

激而犯人之難 睥睨千古目無全鋒

五十一 公孫

三

二子發見之勇雖未知其臨事孰為當可而然然而孟施舍之無懼于已其主守猶要約也則則人人而勝之不勝其煩亂矣

此節不重較二子優劣但欲以起下曾子之勇耳二似字最妙所謂似也所以辨只為告子似孟子了恐人誤

○吾言似曾子作如寔言曾子昔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直直在人矣毋論人衆雖一不直不端而俱焉端于理非端于氣也自反而直不直在人矣毋論人寡雖千萬人之衆吾不難奮發激昂而往矣往于理非往于氣也此之謂大勇

此節重自反上下文直養之論蓋本于此乃一章大旨所繫自反功夫在平日不在臨時一吾字着力吾性凡以一是端衆非一正抗衆邪皆定自反而端便舍下集義等意千萬人吾往便有坐天地氣象

○夫孟施舍之守徒在于氣不如曾子自反以直不直則守更有進而氣不與焉所守尤得其要約也若曾子乃不動心之道也動舍何足數哉舍所守只是氣耳雖着力把持然即此不量不慮的念頭便是紛擾曾子只顧自家裏之是非隨他天翻地覆更揺亂他不得豈不疑然乎定故曰左約

○丑又問說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同異可得聞與孟子說我先以告子之不動心言之告子說人有不得於言則并其心之所從出者置之而不求於心恐以求心之故而動其心也人有不得於心則并心之所從出者置之而勿求於氣忠以求氣之故而動其心也此告子不動心之指也就其言而論之不得于心勿求於氣此知心為重似乎不以所重狗所輕然云可耳若言之不達皆起于心之茫昧而不求于心當何時可達其不可達矣然所謂可者徒有說焉夫心之有志乃主宰此身五官百骸惟其指揮志之於氣若帥也氣則體之所以克庸而為志役若役於帥者也夫志居倡而至焉則氣居應而次焉未有帥至而伍兩卒旅之衆不次焉者矣未有志至而氣不次焉者故曰持其志使帥有常尊而上求空在氣上求自不洛事故勿求于氣為可蓋所重

孟施舍似曾子 似是道不同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僕客之雄耳若比之吾儒則舍全無相似

曾子以仁北宮黝似子夏 黝求必勝似子夏戰勝敵義敵皆楚北宮黝似子夏 黝都只虛高其氣象相似

子之勇未知其孰賢 未知非疑詞是着意然而孟施舍守約也約要也舍只取必

孟施舍實錄 目無勁敵無鋒不摧焉庸知彼知已以挫不戰而屈之勢何攻不取茅倡同澤同袍以作先聲而奪之氣

○昔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 子襄曾子弟子好勇勇見不可語以少言

聞大勇於夫子矣 夫子即孔子見所聞者方是義理之勇 自反而不縮不縮

直自反指平日雖遇寬博吾不端焉 猶云吾豈得不怕也所為言非臨時雖遇寬博吾不端焉

○良而縮 平日自反雖千萬人吾往矣 往非專往戰是必求

大義証 張公亮曰漢疏有云縮義也記云古之冠也縮縮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直也

○大勇 骨力從詳審中出 以一念之謙受三才之福

○孟施舍之守氣 守氣亦自心上守但所守之守約也 此不如是相去霄壤証 玉露云子貢之多聞弄

○守約寸鉄 守約 真宰凝 屈伸自由 紛紜悉斷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不動言 與告子之不動心 指先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不動言 與告子之不動心 指先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不動言 與告子之不動心 指先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不動言 與告子之不動心 指先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不動言 與告子之不動心 指先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不動言 與告子之不動心 指先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不動言 與告子之不動心 指先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不動言 與告子之不動心 指先

在心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所重在心則此心最要明白白美妙乃不得于言勿求

知覺模樣徑路全差故為不可
 附麗于一身者為心所役使如將帥一殿
 氣非血氣周流之氣蓋從義理發來正氣也即人心之精
 明力量處使無氣則心何由運用得去克者無處不到無
 念不
 滿也
 夫志至焉
 至是分常尊
 氣次焉
 次犹云第二件有
 故
 曰
 是孟子自語
 持其志
 是用戒慎慎独工夫而敬
 無暴其
 不是成語
 守之此志常在天理上
 氣
 暴非自暴之謂是粗率過當而失
 節持志便無暴工夫原自合一
 蔡証
 郝仲輿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氣是道家養生秘訣
 氣係本命心動氣散存神馭氣謂性命雙修不得
 于言勿求于心是釋門斷惑秘訣以言語為机鋒稍涉
 擬議截為葛藤言下了當即稱妙悟故告子之學是二
 氏之祖自云仁內義外將天下事理斥為陰塵此心不
 相關起心動念由我主者為仁內財宜化裁通于感者
 為義外仁內即六根義外即六入并詆
 為賊性焉能集義知言莽浩然之氣乎

不	動	心	有	道	乎
北宮黝不動心	孟施舍不動心	曾子不動心	告子不動心	孟子不動心	
不膚撻 不目逃 不毫挫	視不勝 猶勝也	雖禍寬不揣 千萬人吾往	不得於心 勿求於氣	我知言 我善養氣	
無嚴	無惧	自反	猶可	無疑惧	
此刺客之流以必勝為主而不動心	此力戰之士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	此篤學之士以循理為主而不動心	此堅忍之士以固執為主而不動心	此任大之士以道義為主而不動心	

無暴其氣者何也何必又無暴其氣不曰志壹則動氣動
作役使看志為主便專一便氣壹則動志也氣一則帥志權只是任氣
能動氣也雖動而心不動頑發便至動志何今天蹶者趨者偶然顛蹶有意趨走是氣也是不
往差而心亦不寧步履而失氣之常正是氣而反動其心此動作驚動看心
一用事亦是不能持志反震動不安正具
志氣之相閉考証劉荅叔曰志壹動氣有善有惡大人從其大
相閉體德性用事志勝也氣壹動志不善為多

孟子卷二公孫

不動心所以異于告子者何所長而能然也孟子論心之所宜者言我知言而洞其得失則非告子不得於心之言也心之所司者氣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而

此一句是一章孟子知言養氣是至後之成功言知言非求之于言養氣非求之于氣實乃明心養心而我字全要與告子相形持志無暴即善養法二句俱含着下意孟子曰知言者空明之顯形浩然者元神之渾淪乃是不動心光昌○難言也

○吾就其難言者強言之其為氣也不煩恢拓而至大則已蟠天際地而無所不包不待磨鍊而至剛則已挺天立地而無所不備惟無以養之而有以宰之

則至大猶夫初也至剛猶夫初也則塞乎天地之間矣說至浩然處孟子亦不竟神旺故兩與其為氣也何并淋漓宇宙惟此剛大者為標持至字正典志至字應直字即縮字無害即無暴意塞即氣之充也所謂聞大勇于夫子者也由大勇大字又申出剛字以及其義皆自反而得之者直養便是無害非直養了又須無害下文集字意即在養字內集正所以養之也浩然之氣是乾坤靜專動直靜

○然此塞天地非懸虛之境也天地間全憑道義至持雖直養吾浩然之氣則天地間又皆浩然之氣矣故其為氣也有以配合乎義此道矣義或慷慨而

人從其小體氣勝也耳目口鼻之于声色臭味四肢之于安佚逐物緣引放其心而不知求皆氣之為故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動皆氣勝也未有不取氣而能養心者道家以神為馭以氣為馬神馭氣也留形即此意

○簡夫子惡乎長如云那一件曰我知言知言是照以

止則心不以疑而動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浩然形容盛大

養亦是養以此心之理內外融貫與之節以護其靈導之行以引其脈而不失其本來則心不以有所畏而動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實體曰難言也謂養到自曉得

○其為氣也是言浩然模樣尚未至大至剛不可限量至

則塞乎天地之間塞即體之充在吾身謂是在天地間

天地間氣盈之氣能養全此氣○養証余猶龍曰人之生也無欠缺如何不克塞于兩間

者道義之本體集義有事之真幾直養則真性常在動靜不違與天地相以易曰成性存仁道義之門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吾身之氣與天地通天地之氣與吾身通中和位育修己安人上下同流故曰塞乎天地之間此浩然之氣兼

三才之體段也○塞天地上下際可以高明配天

○孟子善養氣立德浩然○流行○至大○所以上

○此氣之體段

○此論氣所由不懷不慮此謂實

○此論氣所由不懷不慮此謂實

○此論氣所由不懷不慮此謂實

舞氣得道義而道義得氣而替成相相合而不相離氣足以輔志次足以翼至也若無此氣之克雖明知道義所在而為之亦屬一時之血氣餒而不前矣所謂浩然之氣可想見者如此直難言哉

再着一個其為氣也又從上面剛大則惟原出道義來是充塞天地之實際處常道者道義而常直之運用處即是氣直於而能基則于天地間道義是必有個物實地雖行于非利害之中而一片精神自能合而有助毫不至于孤危故曰配道義義在人心本有一種奮迅激昂意無是氣便委靡矣故曰假仁字對下生字正與克相反須知義與道不並當重義上醒出此字道妙自然而義妙曲制故下單以集屬義

○氣雖可以配道義然是其生也非其所以生也試思氣于何生是即其集義所生者義是心之生理即道也惟事比合乎心之所宜日積月累克之以至于其則道義所發自勃不可已即氣之所生也非于義之所在偶集之而取此氣之克也蓋惟心之謂義義則義與心違一有不合義心便不慊氣便餒了慊

心由于集義可見義在心不在外也知義之在心而求之心則義集而氣克告子之勿求是直以義為外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視義在外而不知所以集之也

論養成之後氣固配乎道義論始養之時又生於道義道是體義是用體上無做工夫處故只言集義而不及道是字案根上文來是字與非字對義與集對取與生對集如來集之集雖義於心也義如來衣之義只從皮膚上說集字也是外意集義亦從原頭說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申非義義句義于外必不慊於心也蓋氣與心原相聯氣從義上從心義不在心外義則氣不在心外取也大要聖賢學問只是打透內外二關內外交養不動心之孝也告子外義非能把握數開及實行不顧只是以無為宗謂性體是本來不動的因物付物何煩安排而義以因時制宜得各客有去來御當自若故外之不得勿求四句就是外義公案蓋精義之功在知言勿求于心則置義于言外矣氣是集義所生勿求于氣則推義于氣外矣

○其為氣也此言氣之作用處即養到配義與道理之自

合于道之宜處是義配者當直養時道義已具過當為的事此道義奮迅激昂自然益加百倍是氣之合而有功無是餒也此道義餒字屬氣不屬道義

事物之宜道義公共之路一也在人曰義以應務酬言也在天地間曰道以流行自然言也先義而後道者由人達天也人心之氣配義而成克塞天地之氣配道而成變化天地之道浸人心之義集一也配者合而為一之意流行處為氣主宰處為道義無是謂無道義也五行即五常陰陽即太極無五當是無五行無太極是無明理人心若無義則行尸走肉而志氣消矣造此若無道則時停物死而乾坤喪矣故曰餒也

氣 榮衛 周于五官 不特勢而立不藉位而榮

毅然欲往 精神苞塞 卿藐相而端際並被其光華浩然常伸 休光四表 儲帝儲王而高卑頓呈其富有遍滿乎空際 蒸騰無際 名理為之輔而揮斥益神蒸鬱于法界 迅發莫禦 與机為之奏而鼓舞自旺靜則與陰俱明 由中而出推行極勇決之力動則與陽俱闢 自內而生克拒致剛果之

是義集所生者 是字指氣言集者其之于內也義集之所發皇故生而不可遏 非義襲而取之也 義者襲之

一毫愧怍于中則此氣皆義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本領非其本有故曰取之也 我故曰告

子未嘗知義 不知心之慊即義之所安不慊以其外之也 以其視義為外 義元行曰集之言積聚也又集

群鳥聚木上也多且和之意寡少則不集二意始備集如累土義如加衣集則內充義則外掩集義者義由義出義義者義自外來集義則便氣生非義集完然後氣生也○左傳曰凡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張杜預注云密聲 集義 守貞利用以制千古人心之變

取諸曰義 集義 治浮去偽以通君子平生之實積理 集眾是以成德尊所以孝問常操才能之始事審義 集一念以裕百理所以英雄常遜聖哲之觀義是天經地義之維持故虛而不屈是清虛淡泊之疑結故實而非滯

此節以有事二字為綱。勿正勿助。不過純此有事之功而已。必有事正是集義之功。正忘助正是義襲之害。然正者忘助之根。故先以勿正戒之。語意相遞說下。喘在助長上見。氣果非可襲而服也。天下不助苗以後。却就養氣言。助字正照襲字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正照直養無害看。言不止慤也。不過弱而不克。只無益于氣。助則粗狂狂暴。必至龍耗真氣。

何謂知言集義便知心而知言曰誠字皆

故集義集義故氣能配道義而言之畔道皆義者
自無逃其鑑矣。養得此無害而人心之害。尽知。養
氣知言。原非二功也。知言者。不徒空曉其故。便有
闊距之力。當看四所字。便見病源之在何處。生于
其心四字。提起心之病。一路死于言。一路死于政
事。非有先後次第。知則俱徹耳。由言以知到源頭
處。由心以知到弊處。是甚見識。必從吾言正。以無

知言

之通達遁
之反
無所歸矣

四書章句

孟平卷二 公孫丹

27

不得于言者侯諸後世而不感也

○五說聖門宰我子貢善為說詞所長在言也再牛
閑子顏淵善言其身有之德行所長在行也孔子合
言與行而兼有之曰我于詞命則不能也夫子所長
二者若此然則夫子既優入聖域矣乎

丑得孟子所長不覺躍然有動其知言也疑于善
辭其氣也疑于有德其知衆善長也疑于曾
子之上而可與孔子比論故因舉以見賢

孟子不敢以聖自居而嘆說惡擬我為聖是何言也
昔者子貢問于孔子說夫子聖矣乎孔子說聖則吾
不能我但學聖人之道不厭而以聖人之道教人不
倦子貢說學不厭是心性洞徹之智也教不倦是物
我渾忘之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子貢聖孔子耶
孔子未嘗自以為聖夫聖孔子不居而以之擬我是
何言也

此以一聖字作案借孔子不自聖來相形語意直
到願學佳提出仁知二字此是因學論相忘處以
論夫子心體之妙不作推原即學不厭見心體之
昭明即教不倦見心體之公溥論非兩事仁智無

定名

○丑又說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
一休或得其篤寔或得其英華再牛閑子顏淵則具
全休而僅微雖不局于一休猶未得其全神聖門諸
賢如此夫子既不居聖敢問于數子何所安處○孟
子說諸賢與我源流雖同然我不敢安于是姑舍是
可也

一休非偏詣正從景仰聖修後領其一節別一
節亦具有全休之一脈其得微下聖人者最真具
體是全有聖人之休段但微有一間之隔矣微字
輕帶須知此亦公孫丑見地○姑舍是非不足于
顏子也前章云魯遜第一等事與人做便是自棄
古人之志如此

○夫子既不居聖又不居賢若伯夷伊尹列于孔子
之下而又越于群賢之上為孤竹長君伯玉其
自有乃旁觀首陽而不悔其心之不動如此耕子
華野伯玉非所自有乃以三聘而伐夏救民其心之
不動又如此于世道卓有關係與夫子自名世同
其學術確有原本與夫子自任是知同夫子以為何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據理立言善應對卑閑子顏淵

善言心德之孔子兼之行二件曰我於辭命

辭命即則不能也言自居然則夫子既聖矣乎然字指知

善說詞則不能也言自居然則夫子既聖矣乎然字指知

也勿云過于自任泰之世鄭國之辭蓋宋國之辭弱衛

國之辭趙齊國之辭教辭正所謂善政

言事者孔子欲以言繼世故與德行並稱

○曰惡是何言也既聖言昔者子貢問于孔子曰夫

子聖矣乎備而論矣乎不是疑詞孔子曰聖則吾不能

人我學不厭有求而不厭而教不倦也始知如一而不倦

子貢曰學不厭智也見聖明通真知理教不倦仁也見聖

薄視萬物如仁且智且字見夫子既聖矣人言也三句皆

一休即是仁仁且智兼之意夫子既聖矣人言也三句皆

子貢夫聖孔子不居有聖之實者不是何言也申言且擬

之之言夫聖孔子不居有聖之實者不是何言也申言且擬

人之二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子之體一休是聖道全體渾然游夏文學子張成

如孟子說伯夷伊尹與我各自一途擇君而事非其
君不事擇民而使非其民不使是以世治則進而仕
世亂則退而止此伯夷之道然也何事非君所事即
君何使非民所使即民所以治亦進而仕亂亦進而
仕此伊尹之道然也若夫可以仕則仕非必於仕可
以止則止非必於止可以久則久非必於久可以速
則速非必於速是則孔子之道也不特孔子為聖之
時夷亦聖之清尹亦聖之任皆古聖人也吾之行未
能如孔子亦未能如夷尹乃所願則學孔子之道而
安之也是不動心之大宗也

不同道且居莫露清任時字亦不是外之之詞只
渾渾說淵源各別便了仕止四句其相時觀變處
何等活潑即是孔子之知其隨時順應處何等廣
大即是孔子之仁伯王在應世上說故此亦在應
世上說玩四則字便是不動心源頭

○丑復疑于皆聖之言而謂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
齊等乎孟子說其為班者否孔子之聖不惟夷尹不
能及自有生民以來之聖人未有及於孔子者也○
丑說然則夷尹於孔子夫子以為皆古聖人也其亦

有相為同合與孟子說有三聖人未嘗有天下也倘
得百里之地而君治之皆可以朝諸侯有天下孔子
能之夷尹亦能之也德之盛固可以有天下而心之
正又不肯苟有天下若行一不義之事殺一不辜之
人而得天下皆其所不為也孔子不為夷尹亦不為
也其力量心術則無不同

生民未有不以仕止久速貫統開說○然則有同
與通節提是言其能為而妄不苟為上二句論
力量下二句論心術相承說是一事于有為處見
有王之德于不為處見無伯之心

○丑又說敢問孔子所以異于夷尹何如孟子說其
所以異未易言觀宰我子貢若極稱孔子之言可
得矣夫三子智皆足以知識聖人假使汗下亦不至
阿私所好而過譽之其言有足信者○宰我說人知
千古之上有堯舜矣以予觀于夫子不但堯舜不能
專美于前亦且遠過堯舜之上賢于堯舜遠矣宰我
之知聖如此

孔子與二聖所以異處直是難言故下正引三子
極稱夫子之語使人大着眼自思得之汗字正對

則退非其君不事明君必非其民不使使必治則進此句亂
則退即居北海伯夷也為道何事非君是君即何使非
民是民即治亦進時指湯亂亦進是出而事伊尹也為道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仕止以出處言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
速久速以去就言妙在四則孔子也

字見他因時變化無所不為孔子也
兼行各造其極而吾未能有行焉
方見推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即心學之專一不動于旁趨
意意周簡臣曰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伯夷潛龍
曰願參証也伊尹見龍也夷能潛而不能見尹能見而不
能潛終未妙于時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是乘龍御天之聖故曰聖之時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於字當與字看班是齊等
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問夷尹之品可齊等孔子
否曰否言不能班自生民以來者就非凡民也未有孔子也

曰自然則有同與然則承上同指一二相同曰有看言大
夷尹所班意
處或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百里是極小之皆能以朝諸
一二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國君是君長

侯有天下皆指伯夷伊尹孔子朝諸侯以行一不義
不合殺二不辜一人妄殺失之小者而得天下即朝諸侯有天
義殺二不辜失之小者而得天下下得之大者皆不
為也

伯夷伊尹
此見
三聖得百里地此言能
之所行一不義此見其
處其行一不義此見其
不為得天下皆不為
如此殺二不辜此見其
可速則速

曰敢問其所以異從生民曰宰我子貢若直把三賢
門諸賢親智足以知聖人稱聖之言必真汗不至阿其
炙已久

是以德服人非上說感下說應

湯武征誅一事跡於力久為當世藉口故孟子以誠偽定其衡說仁一也有以力假仁者不必有仁而但藉雄略以邀濟世之名伯道也夫既資于力以為伯則必有一巨大之國而力始可假若夫以德行仁者本真心以流不忍之政王道也夫既本于德而為王則不待侯乎大國而其德自行湯以七十里而王之王以百里而王何待大哉

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個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以力假仁者不知仁之在已而假之也以德行仁則其仁在我而惟所行矣王伯字是定其人品不作事業說

○何也以力服人而為伯者人之服之原非真心為服也小為大屈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而為王人之服之乃中心悅慕而誠服之也其悅服何如哉昔者孔子本布衣無勢力之鉅而七十子相從患難至死不變其悅服如是又何問東西南北乎在昔周家積德累仁凡數百年而至文武之際尚所稱百里可王者非乎而詩歌之自從平西自從平東自從平南自從平北無一心思而不服語服而至無思不服此王伯之心悅誠服之謂也豈伯者之可同日語哉

王伯之業皆以服人而成其假仁真仁處說之不盡故只就服人處想之王者非以德去服人只以德行仁而被其仁者自被其德耳服本于中心之悅此便是誠以服之誠見仁之誠也德本于中心之見以德之意七十子之服尤見得心悅誠服引詩重思字思是心思正與心字相合服至于思民情固極矣德入于思王道亦極粹

仁則榮全肯○這童書只重及是時三字榮辱分頭處在仁不仁仁不仁轉關處在及時引詩正及時之免侮也若及時而般樂怠敖則榮轉為辱故曰自求又引詩書云自字為說其提策當世人王何等痛快精神

孟子見當時世主不能強仁故以榮辱禍福之機悚傷之說今夫有國者誰不喜榮而惡辱不知仁是國家之元氣若精明潔制整頓國家之元氣不令痿痺則不期榮而休嘉自至若元氣痿痺不仁則不期辱而侮侮自至今惡辱矣却居不仁有安然而無變計

四書章句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力謂倚仗富強仁如鋤強扶弱之類心本非仁詐為行仁之事伯者把也把持

霸必有大國有大國方可為假仁之資以德行仁者王與諸侯之權也

仁一也存則為德發則為仁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也如湯不逆不雍彰信兆民武王聖聰明作元后而後弔民伐罪也王者王不待大言不待大國湯以七十里往也為天下所歸往也

里指毫都文王以百里百里指岐邑亦可行仁非言王考証恒譚云無制亦可行仁

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

霸互相剪滅固墨虎踞勢相敵也非征非討

思黔首爭東西帝選銳擊力相攻也

以力服人者謂以力得人之服非用力去服人也非心服也是應之力不

是屈于力以德行仁者亦是以德中心悅而誠服也是應之

自南自北東西南北都無思不服此狀其詩云自西自東

指中心悅而誠服東東漸西西被陟平園之巔浮星宿之樓

天不滿而西傾而德之西窮於無窮與左旋者熾大矣地不滿而東陷而德之東極於無極與右轉者齊廣矣

以他齊桓以力假仁此因事而借之以力服人此見非心服也此以

以仁商湯以德行仁此自心推之而以德服人此見中心悅而誠服也此以

孟子曰仁則榮仁是以心德行仁不仁則辱不仁以殘忍

是身危國弱仁便是榮全惡辱而居不仁今指當時諸侯

于不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喻其辱不能免

榮辱表記云仁者安仁智榮辱榮辱榮辱榮辱

孟子

五

昌熾 鞏固 與治同道罔不興 心愷悌則身尊顯
危亡 顛覆 與亂同道罔不亡 喜殘忍斯來僥倖

如壁際根上莫如貴德而尊士德以蘊藉言士以人言莫如貴重有德而

等顯其人
串看
賢者在位
使賢則士之有德者
能者在職
賢必有能則任

而任使分
國家閒暇
無敵國外患時
及是時
及字有情時豫圖之意
明其

刑
明是整飭不紊使無橫政無濫刑所以爲強仁
雖大國必畏之矣
畏是懷德意國勢日

不期畏
泰証
陳大士曰國家閒暇可謂無事了然須存

自良
不有事的心康節子以太平時爲飲酒醅

政刑類
貞憲考度
廉法交儆
天工代而庶獄和
要就就如捧盤水方可保得此明其政刑所以爲不可
緩也○山有猛虎藜藿不採國有仁人未可圖
也明政刑總是用仁人一段精神振奮炯灼處
議太史始和之公心政有序而禮樂可興
本周官三刺之終刑既修而兵戎克振

詩云鴟鴞迫天之未陰雨迫及也未陰雨正映國家開股徹彼桑土徹是

微天之幸 先事焦心 霜履冰至 無處不預面
乘天之隙 趨時惕志 早作夜思 靡日不早計
今國家間暇 幸有司及是時 有惟恐錯過 殷樂怠敖 旋
還也 殷樂蓋樂而又樂 衆而忘返 故有殷旋之意 是有

禍也卡字言自己討得外侮之至也○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禍福即
由已之勤惰計得來○詩云永言配命長念合自求
不字須抑揚重禍邊乎天理詩雅
福便是自致太甲曰天作孽孽藥同禍萌也旁生日孽
福盛大之福木斬而復生也故罪人

四世言漢空國界

五十二卷

神與天相通一念悞命即配焉一念息孽即隨焉毫髮不爽詩書其明鑒也現大雅文王之詩云永長言念配乎天命是為自求乎家之多休福而書大甲曰上天所作諱孽猶可避違自已所作罪孽不可違活此禍福自已求之謂也惡辱者可不慎所求哉

今國家開暇非真閒暇也亦彼自以為閒暇也般樂怠放政典上文明其政刑尊士貴德相反是自求禍多矣感慨多必警惕之意○不曰榮辱而曰禍福者甚言之以危世耳求字已字無不字要者有倚伏之幾在○引詩証福引書証禍三自字最警省言猶念也不曰念而曰言見古人心口如一處此之謂正結証自已求意

賢全旨○這章書須看五節天下字後校以無敵于天下又云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乃孟子大張眼孔安排局面為平治之王者定計益上規天下現民見從來治法不出此五者在天吏一決之耳五願字從五悅字來王道以得人心為本曰悅曰願皆言得其心也其精神則全在信能行此五

下天下者必能無敵于天下而能無敵者必先文母乎天下未有子弟不悅父母者而子弟之悅未言不本父母之誠求者也孟子勸世正行王政說士之賢能為後傑皆使能而後傑在位以此待士則天下之士群皆欣悅而思願建立於其朝矣

此言王政待士之重士為庶民之首人主所以撫綏四方經營王室惟在得天下士故首及之尊賢是隆之以禮貌不但委之以事任也使能是隨才任使賢者曰尊能者曰使二字亦是不可苟下的

又于云智過萬人者謂之傑過十人者謂之俊過百人者謂之豪過十人者謂之傑以市言之居市者專一逐末賦其市地之墨以籍之而不重徵其貨入市者謂之逐末則治以市官之法以一之而不重賦其貨以此待商則天下之商皆喜悅而思願居市其矣

此言王政待商之寬制商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考眾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盛則墨而不征不盛則并墨捐之總來法是當行的墨時或征罷征則天無也

孽天作孽以儆人猶可違猶可禱自作孽如放辟邪如水火盜賊之類猶可違猶可禱自作孽如放辟邪

此之謂也此指禍福而言如太戊桑穀生朝高宗雉鳴鼎耳修德以禳之是可違也自作災者如樂放鳴條紂死宣室不可避也○孔疏云豹象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牙孽故為災也行祖避則謂之違違違皆避也

玩時類 玩時 流連荒亡 樂不可滿般以習之 湯目 載胥之羽我勿與知執熱之濯姑與待焉 怡志 瞑眩之藥吾惜不能惡醉之酒請嘗試之

而願立於其朝矣願是身未歸而心欲效用於尊使之朝

市廛而不征市是都邑之市廛是市上之屋官為之以居商者此作活字看謂取其稅也不征不稅其物法而不征法即市官之法不物價治則天下之商皆稅

市廛之屋乃市廛而不征之舉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為規其中為王宮其前為朝左宗廟右社稷其後為市四面皆有門商賈百物併集於此其市官為之治其市民至其貿易而市官為之治其市民併集於此其市官為之治其市民至其貿易而市官為之治其市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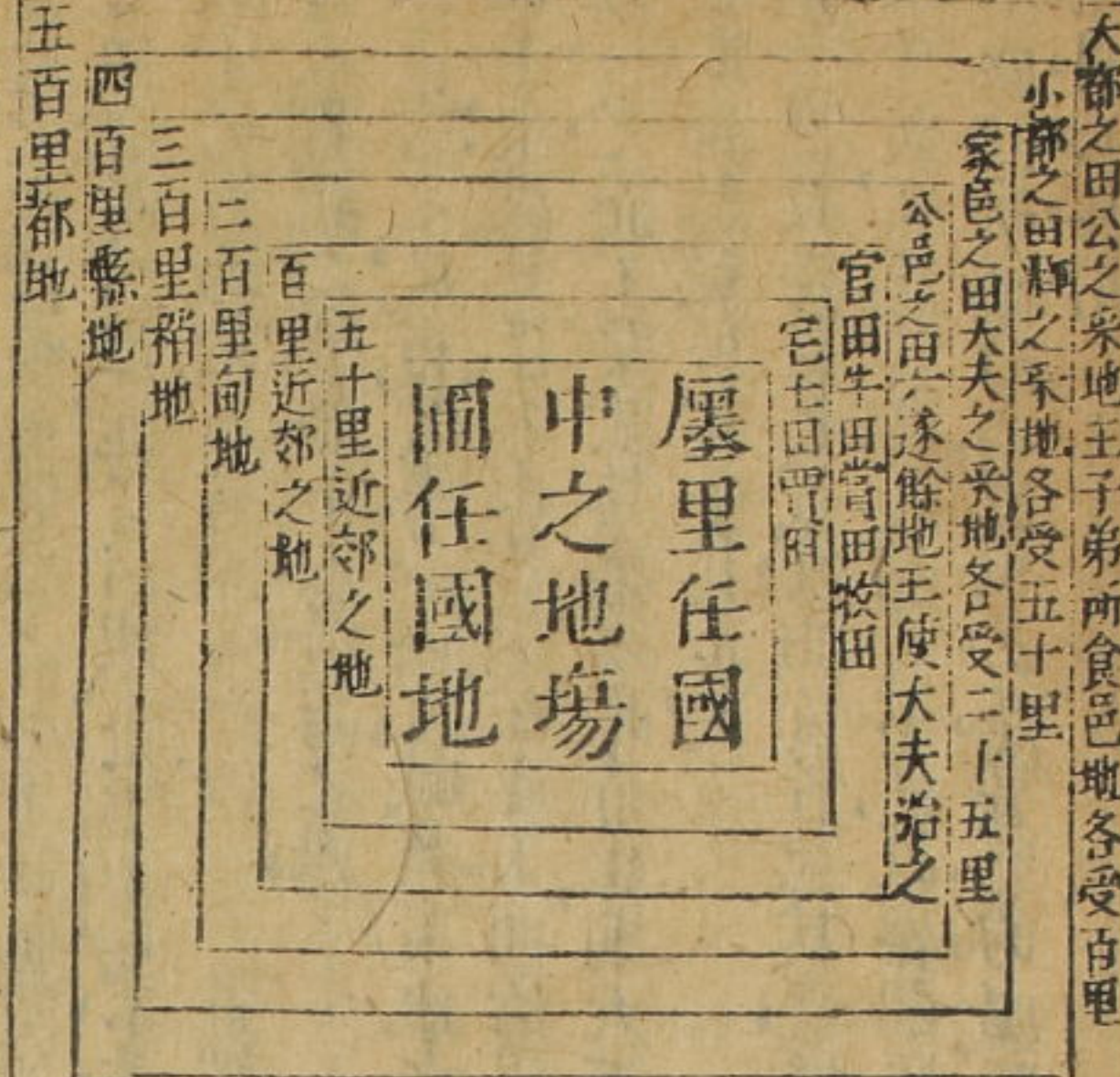
左右各三區之廛乃廛無夫學之廛

圖之市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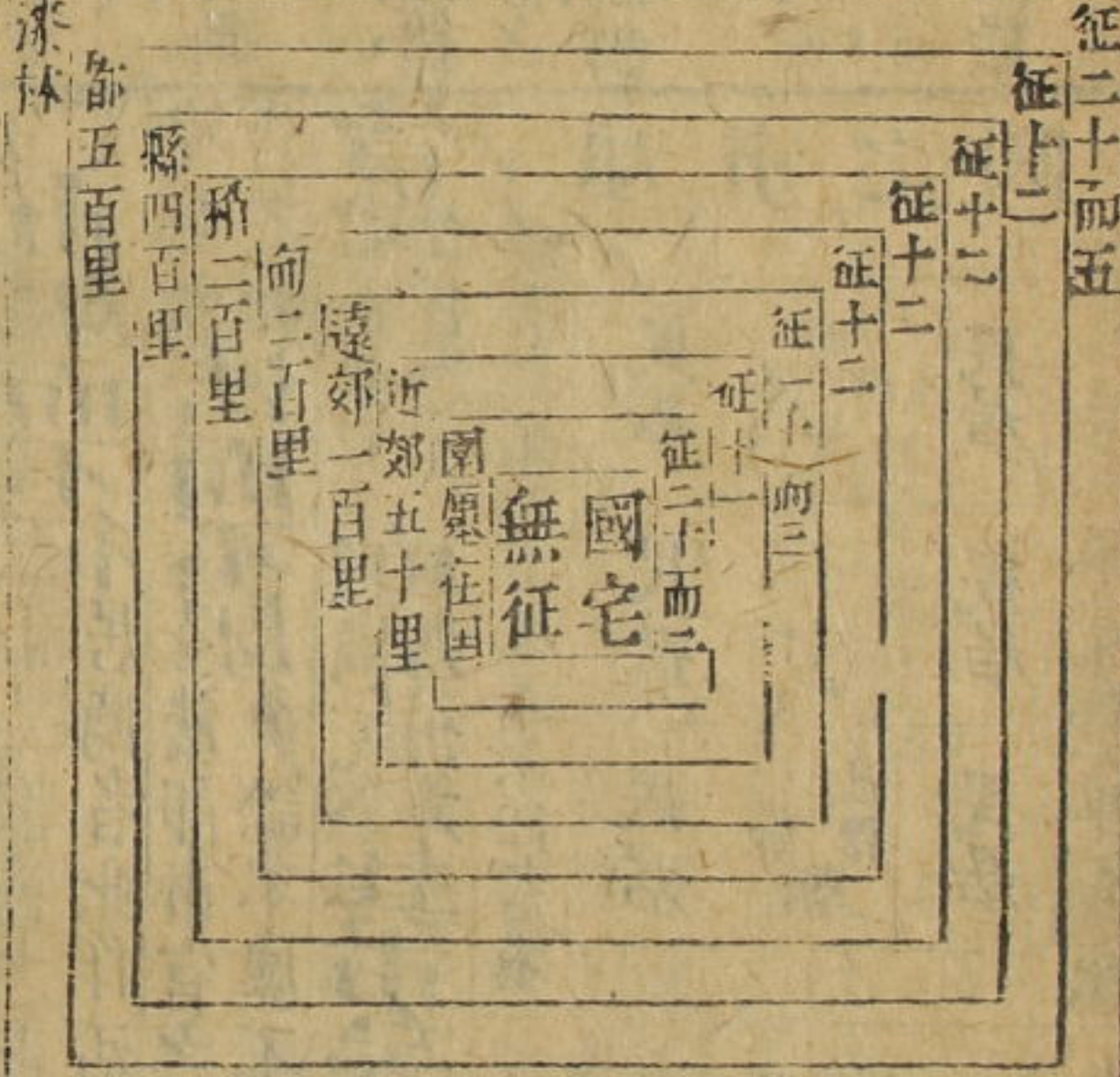
民居	民居	民居	王宮	民居	民居
民居	民居	民居	社稷	民居	民居

此都邑之市亦以井田為規其中為王宮其前為朝左宗廟右社稷其後為市四面皆有門商賈百物併集於此其市官為之治其市民至其貿易而市官為之治其市民併集於此其市官為之治其市民至其貿易而市官為之治其市民

周制任地之法圖



周制征稅之法圖



以敘次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而均市以量度成價而徵償以實罰結信而正訟以買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誅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歛賒大市曰廛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以閭閻之訛察異而徵其貨稅以此待旅則天下之旅皆欣悅而思願出往於其途矣

此言王政待旅之厚閭閻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閭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閭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奸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在市曰商在途曰旅

○耕者助乃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以此待農則天下之農皆欣悅而思願耕植于其野矣

此言王政節用愛民公田所入僅可足用自不必稅

○又以市之塵言之不但塵而不征已也民無賤事者使出一夫百畝之稅焉民無常業者罰也塵則身為貿易非無常業者比它不毛者有里布為不種桑府者罰也塵則他貨財非不種桑麻者比所以既賦其市地之塵則無夫之役無里之布以此待民則天下之民皆欣悅而思願為之氓矣

此言王政之厚流民夫是粟米之征里布是布織之征塵即受一塵之塵民字從亡謂流亡之民益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故曰塵願為氓者作市塵文說商下益新求安坤輿父居房檐者不問故不從此例以見恤之則天下云云

周禮地官司徒職辨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民所居二畝半之宅也除戶舍外墻下樹桑其空地種麻惰農不種桑麻者即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蓋所以警惰農也○民無常業者謂遊手不種田者則使出一夫百畝之稅益一夫受田百畝

○關隘而不征關是道路之關以峻出入之稅則天下之旅皆悅行之人而願出於其路矣

此言關隘之制凡衆途所會之地則立關以限之行旅有節傳方可度關以此稽考其來歷以防奸宄節是使者所持之節傳如今脚引及州縣移文在市曰商在途曰旅

○耕者助乃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以此待農則天下之農皆欣悅而思願耕植于其野矣

此言王政節用愛民公田所入僅可足用自不必稅

○塵無夫里之布上二塵以賦言此塵以地言墨夫所受游惰者比彼既無五畝之宅而責以不種桑麻之罰不可也彼既在塵貿易易便亦非商而責以無常業者之罰不可也故不得而賦天下之民民不困而願為之氓矣

此言王政之厚流民夫是粟米之征里布是布織之征塵即受一塵之塵民字從亡謂流亡之民益去其本土而占籍于他國者故曰塵願為氓者作市塵文說商下益新求安坤輿父居房檐者不問故不從此例以見恤之則天下云云

周禮地官司徒職辨民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宅即民所居二畝半之宅也除戶舍外墻下樹桑其空地種麻惰農不種桑麻者即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蓋所以警惰農也○民無常業者謂遊手不種田者則使出一夫百畝之稅益一夫受田百畝

以公田十畝為稅不種田者則罰以百畝之稅

家力役之征謂使之克從役所以警遊民也

凡此五者皆王政也惟不事虛文信能行此五者

則思惟皆悅之矣隣國之民即仰望之若瞻依之

母矣我為父母則隣民皆我子弟有為之驅率其

弟以攻擊其父母計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事而

不敗者也此則我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

天下者乃上天命為父母斯民之吏也蓋奉天以

救時代天以除暴然而猶不能以天吏致則王之

者未之有也然則欲王天下者亦以父母之心待

弟之願而已

信能二字重看當時諸侯假仁者多只此一信字

民字包士農工商之若父母從上五願字主求

天吏事以征伐言對民而言則曰父母對天而言

則曰吏民之父母天之吏也

不忍人全旨○這章書人自只肯一句及之四端說

一不忍言先王以欽之言今人以醒之言自賊賊

若以激之何等急切重覆克二字而字尤緊

孟子曰當時諸侯殘忍而嗜殺人故說今人皆有保

四海之分量人自不知擴充之耳蓋四海無非人也

人之與人本同一休呼吸痛癢觸之即覺感之即通

既謂之人則不問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也○特

人自稱而自失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心之而有

不忍人之政以全其不忍人之心矣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政由心推故其施也不勞而行也甚

速天下雖大運之一心而有餘直可運之掌上夫豈

不忍人全旨○這章書人自只肯一句及之四端說一不忍言先王以欽之言今人以醒之言自賊賊若以激之何等急切重覆克二字而字尤緊孟子曰當時諸侯殘忍而嗜殺人故說今人皆有保四海之分量人自不知擴充之耳蓋四海無非人也人之與人本同一休呼吸痛癢觸之即覺感之即通既謂之人則不問何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也○特人自稱而自失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心之而有不忍人之政以全其不忍人之心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政由心推故其施也不勞而行也甚速天下雖大運之一心而有餘直可運之掌上夫豈首句下一人字便照着非人也三字曰人則無古今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不徒曰不忍必加一人字下一休字尤至切雖是謝其賦畀之初却在應感上見得○說先王不重積美先王只重人當如先王意說人皆有便該得先王在內但先王有之便能推之以裕于治耶斯字說得最緊就下文乍見怵惕不期然而然火然泉達自然而不容不然而此斯的气象說到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無非見此仁心妙用不是說治效又要見仁心人人皆有惟先王能勿喪耳人當擴充知先王不可喪其良心

率是隣國之君率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

如此即彼之不能則無敵於天下信我之必能勝人人無

敵於天下者此無敵是

者未之有也只反言以決王道必

不得食于朝可見誠信二字是行此五者之本

無敵

以行王政言

以不忍言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心有不忍人之心

心行不忍之政

天下雖大可運之掌上

物而有餘直可運之掌上

德日生人得天地之德曰好生好

生之德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

不忍類

體元長人

惻隱乃身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孟子將入於井

時

皆有不忍人之心

深也皆有是心則其趨而往救

時

皆有不忍人之心

深也皆有是心則其趨而往救

○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何以驗之無論先王即今之人乍見孺子將為墮入于井皆奮以驚心憂易起其側傷隱痛之心此時此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而市德也非所以要譽于鄉黨朋友而沽名也非惡其不仁之聲而遠謗為此三者而然也蓋當時乍見思慮計較不及而皆有之所以謂人皆有之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

此節正指點真心示人處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所獨有曰乍見是忽而感不暇安排正是本心發見處若時時是此心便可與堯舜相對非所以三句就其一時不及轉念而言若既見之後便不可知矣

○由是自然皆有現之謂之人必有惻隱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推而謂之人必有羞惡辭讓是非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若人則與聖人同類必有是四者之心矣

是字本上文乍見見其心言見此心是人所固有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個心不忍是心之生生處方才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隨感而發此四句都是反說以見其必有耳非人也下要打轉

○則何也仁義禮智之心隨人而具此惻隱之心乃仁之端羞惡之心乃義之端辭讓之心乃禮之端智之心乃智之端端緒所露也天下人俱有仁義禮智未發則寂然有感則喜怒哀樂未發則先王若也

仁義禮智其理只一心無多種心因感之而惻隱則就他源頭是仁感之而羞惡則就他源頭是義羞仁義禮智是性非知可知非識可識惟于發見處見得耳故曰端緒之端便見其可克而又不可不克之意

○且人之有是四端則必有用猶其有四體則必有運動作爲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應用者是自入于其自賊者也爲此而謂其君不能不難責於君者是陷君於不義也

有四端如何又云端有四體蓋四體是一個氣脈相貫四端是一個精脈相貫氣脈一不貫則四肢痿痺即爲不仁此喻最切二賊字與忍字相應應

可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內與納同納交猶言好救此孺子則其父母要譽求名也救此孺子則親黨朋友必稱之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則親黨朋友必稱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惡聲惡不仁之名目擊此孺子不救則人必惡其不仁也然字指休惕惻隱而言

○是觀之是字指驚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知人心者以此不忍有無惻隱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是觀之是字指驚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知人心者以此不忍有無惻隱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是觀之是字指驚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知人心者以此不忍有無惻隱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是觀之是字指驚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知人心者以此不忍有無惻隱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是觀之是字指驚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知人心者以此不忍有無惻隱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是觀之是字指驚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知人心者以此不忍有無惻隱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是觀之是字指驚痛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則知人心者以此不忍有無惻隱之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由是不忍心則生理息矣安得謂人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敵不必先王元

此節無兩

此節無兩層意。全重知字。上人之所以不能克者。皆不知耳。一知之便能克之矣。工夫全在知字。此心常不昧。常流行。則自然克達。自不可已。然曰始。始字。達尚在。朋滅通塞間。未有定事。故轉出能克一字。能克云者。以心行。政是也。足係四海云者。始天下可運之掌上是也。

矢人全青○通章爲時君而殤始終勉以強仁之事

里仁節言仁美而不可不爲人役節方禱到榮
辱提是真如爲仁張本兩相比較而決其莫如爲
仁正孟子爲人擇術必先言是不智也醒以是非

之心欲人興仁後言如恥之動以羞惡之心欲人
人決於為仁

孟子見當時戰國諸侯日尋干戈彼此相角敵或勝我。便不恤国力。殫竭以求舒其憤。全不知反己自修。故醒之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乃言不仁者必歸之矢人。夫矢人本心。豈不仁於爲函之人哉。特矢人業爲矢。此心遂爲矢用。故惟恐矢之不銳。而不能中傷乎人。函人業爲函。此心遂爲函用。故惟恐甲之不堅。而或至傷害乎人。何矢人之不仁也。巫之祈生匠之利死亦然。術使之耳。故術不可不慎也。就其合吾仁者去其累吾仁可也。

矢人句透出仁字。閔人句透出不仁字。心以習異術使然也。故不可不慎也。不可不三字可玩。此術字不止執術。卽道術亦在其中。

釋名云矢指也言其有所指同迅速也又謂之箭
七前進也周礼夏官司弓矢掌八矢之法枉矢罔
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鏃矢用諸近射正
獵殪矢箝矢用諸弋射恒矢庫矢用之散射○周
礼考工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

○凡有強於我者此泛指人言見得不但先王知皆擴而充之矣知

察誠皆指四端擴推廣意充滿其量也擴充卽在知內看出勿後一層

始然火不可滅泉始達泉不可竭**萬世**克即克到始

是以休四海者皆包括于度內禮不足不足以事父母

二句與上二句相反看
不言之間與人物相周旋陰陽

引伸 因心生覺因覺生照不任推致之勞

觸類 任人以賦隨覺自完絕無宛轉之術
前此者渾乎未形後此者沿乎無盡
引端于此者自堂堂端于彼者莫量

不忍之心

以先者言
德仁
凡有所行
無非仁政
以休四海
忍今之政如此

子曰矢人豈不仁於西人哉

矢人惟恐不傷人只因後性以習移一則恐矢不利 西人惟恐傷人一則

心甲不堅一惟恐字正今日為
用之心使然而不得不然
巫臣亦然大巫為人祈禱
大匠作為棺槨

故術不可不慎也故字承上仁不仁之異術字承就所業言慎只是兢也此心而

羅仲素詩云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

堅實錄
梁材而為之也則取乎華而固期有屬之別
為容而制之也必稱其人而固亦有壽之名

或華嚴徹必酌其兩无偏
抵衷低朕之外別有儿崔
贊空低朕防暨替之慮

欽易欽直之餘更饒功力
索約華空絕鰲嶺之病

矢人函人
此是
比肩
矢人
惟恐不傷
人死
此是
畢所

巫者匠者
 之心
 百人
 惟恐傷人
 此皆和順
 人之生
 當護

世宗二公

犀甲壽百年兕犀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田必先為容然後制華祇其鑽空而然也然孔小貌則華堅也祇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祇其朕而直則制善也蓋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斷則安也

○慎正慎所擇也孔子嘗說里以仁厚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焉得智由孔子之言味之夫仁天所寵異而良貴無崇天可乎我而為尊簡不可廢也亦人所托也而萬境不搖人所當處而為安宅不可離也我自自之我自自之誰得而禦之莫之禦而不仁自失其尊與安之道是真不有慎擇之明智也尊爵安宅正与下人役相對不是汎汎論理之詞要見得至高貴安穩而舍此至客身如滿地方是語意益天以不忍傷人之意界于人而使之相生相亦以覆冒此群生以莫安此世界正所謂休元以長人者順出之為雨露運用之為雷霆皆此仁也無往而非至尊至安者也此處將尊安二字形容得透則下不仁者為人役不言自了矣

○既不知而不仁將由不仁而益不知良知愈昏瞶了示以礼之節而不知其所為礼示以義之宜而不知其所為義便不免為辱人賤行必受人役也為人役必配之矣人役而恥為役何不擇而處其不為人役者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何不擇而處其不為弓矢者

仁義礼智有則俱有先則俱无不仁不智无礼无義即承上文說人役三句是歎而進之之詞恥字重役字即小国役大國之役業已擇不為仁以致為人所役而又引以為恥恥為弓矢者何異只其言恥之無益

○然從愧恥終難免役失其尊而卑我者矣失其安而危我者矣如恥之真如為仁至尊至安在我斯人役可免耳○仁果何如為之乎正不如也人之恥弓矢人之恥矢也其如射乎射者必先正己而後發所以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惟反求諸己以求其

中而已矣為仁未有不免於人役者若猶不免於人役必仁之未至而反求者愈力矣此仁者之所以知射也

莫如二字要玩此句乃通章綱領要不為仁者反

○孔子曰里仁為美里有仁擇不處仁焉得智也仁就心語不同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仁為萬善之統領天自賦予是擇之明人之安宅也人自人所受言安宅謂仁乃莫之禦而不

仁禦是是不智也是字承上來不智是無擇術之明

○不仁不智此言既不知仁則良無禮無義使不知仁內有事有處人役也自失其尊安而人役而恥為役羞為弓矢之

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循弓矢人恥為弓矢之

○如恥之字指莫如為仁為人役是崇尊射者正也而後發射者外內志正外發而中不

怨勝已不怨人之反求諸己而已矣志正外休直

射實錄 操矢 正志 駟弓 雍容而入澤宮之選此耦 望鶴以趨 露征誅之象亦自存揖遜之神祈爵 擬的以赴 際弓矢之會亦自寫礼樂之意大射之礼有五大旨期平視德天子諸侯各中其鹄為仁之教至多端存乎識道終身致世必循其方

以不仁之可恥言

天之以不言
聖訓為良貴

人之以人言
安宅不可商

以知恥莫如為仁言

人役而恥為役
由乎人恥為子
矢人而恥為矢

此見
仁道不仁
之大

此言
人自
不智

由不
無礼
智故

由不
無義
不知人德

無不自已而求

無不反求諸己

此弃
尊嚴
曠安
宅所
以為
人役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路貧者也故不能死
于得聞而改之○聞善言則拜言有益于心身心國家拜有貶損
德聚証陳大士曰有子路喜聞過肺腸始可窺同善境界
路稱改過勿憚最學問一點緊吝不化正是圣凡隔絕處顏子不二過子
弟着故從子路說起

拜善勤咨 踴躍 屈己求言 拜嘉不爲勞
肅納鼓舞 折節受善 軀倭不爲屈

設旌以來之又復降以受之
懸鋒以招之又復俯躬以納之

舍已從人忘已之聰明智慧見人 樂取於人以為善

摩無非即於人者以是明人亦未嘗一毫自用

參証黃石子曰隆休以禮降心以樂休降可以鬪始

與善隆可以鬪終故鬪拜禮也澤樂也

忘情于物我智愚賢否均納之同治之中

油然各足探澤爲一人之美而勸勉卽爲衆人之修

盜然同具難納爲天地之量而造就卽爲君師之機

典靈明者同靈明等學靈未殺之始

典渾融者同渾融等造化不分之際

取諸人以爲善取字對典字看我取人是與人爲善

也則人我精神互相體注是與天下

人公共爲此善也與字作同字看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善與天下共爲是尽善之分量而毫

無缺者故曰莫大大指善之量說

參証韓求仲曰困于路

千里月更上一層樓

善者也。亦是善與人同。與人為善。不是天下有意為善。以求取于君。只是困于坎阱。鼓舞之內。若陶器新染。不覺意倍。為賜躍耳。乃形容虛居之詞。末句由舜推開到君。于上正是勉人處。

韓非云。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畝畝正。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諍。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正。○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今濟南府。○黃帝時有竇封人。為陶正。此陶之始也。陶謂陶瓦為酒樽。陶即器。○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文子云。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

伯夷全旨。○道藏書大旨。非論夷惠正以發。明學之意。原旨云。孟子于孔子。則曰。願學於夷惠。則曰。不由大有權度。在揚復所云。不由夷惠。只是不願學。隘與不恭。非貶詞。

處世自有中行。不善不入。而亦有包荒之量。無道不校。而亦有不屑之教。此無可無不可。生民極。未有之聖也。故孟子於此。顯學之意。說昔商之伯夷。伯夷非其可事之君。則不事。非其可交之友。則不友。不特君友必求其是。而且不肯立。于惡人為政之朝。不輕與惡人相為一言。立于一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即如以貴人之朝。衣朝冠而坐于城下之塗。炭然惡人。猶其惡也。立與言。猶其體而交。誘也。推原其惡。惡塗炭之心。人不必惡人也。思與鄉里。常人共立其冠。有不端正亦小過耳。乃望之然。不顧而去。以避之。若將于我而汚浼焉。然鄉人猶齊民也。冠不正。猶失容也。推是若浼之故。諸侯雖有能為善。好其聘召之詞。命而至者。不為容受也。其所以不受也。者。蓋以受之。斯就之矣。夷謂當世之人。無可就者。其不就也。是亦不屑于就。已益以去為道者也。

伯夷提見得世一無可事者。事君交友。常也。立朝與言。暫也。一步進一步。意通節本。其行而推其心。只描寫其意向如此。非實事不屑就處。便可想見其隘意。

○其在魯之柳下惠。不羞污君。而事之。不卑小官。而處之。以汙君小官。皆自效之地。進不隱已之賢。必以其直道至于遺佚。而不怨。人其自泥。旁而不憫。遇

四書百篇經圖詳

取善類

山澤成虛。論思集而感應。通惟折。鼓舞以盡其致。天地同流。志氣合而融為者。抑揚進退。以陳其懷。淵體之所包。應萬物往來于其中。而自斟酌焉。人之自已之善。忘乎其取。而取乃奢。朴衷之所受。知太空。茹吐乎萬象。而皆虛游焉。已之亦人之善。渾乎其為。而為乃厚。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是

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他心下只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至泥也。炭墨也。如至青推惡惡之心。推之原。伯夷與鄉人立。鄉人鄉里。當人非其不善者。其冠不正。小非也。望望去之。不顧之貌。若精洗焉。是故諸侯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人善其詞。命恭敬聘問也。不受也。其詞命以其不善也。不受也。受之故。是亦不屑就。已之為潔。而切切。非也。神農虞夏之傳。堪維同心。聲氣希。問夷于若。若後而非其友也。問夷于非。非其友。而非其友也。問夷于三千之一心。八百之戮力。而非其友也。即問夷于朝鮮之父。師耶。鄰之孕。而終非其友也。重其身。為清醒之身。視其友。皆腥穢之友。

○柳下惠。不羞污君。以君自汙。而吾自潔。非不卑小官。以自小而吾自大小。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賢即道。一正一反。官亦仕而不卑也。遺佚謂棄于閑佚之。呢窮而不憫。呢方即困。遺佚而不怨。地不怨。無尤人之心。呢窮而不憫。呢方即困。時之憂。故曰。爾為爾。我為我。我成其我。界限分佳。且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四

孟子卷之四

改其言曰爾曰為其在爾於我何與我自為其在我
於爾何與雖袒裼裸裎露單衣之褻褻亦佩帶之程
焉然于我之體亦爾之目其無恥焉能汚我哉故
曰然與之相為借處而但不于自身喪失焉當時
援而止之而為之止援而止之而止若益不止則去
之矣惠為當世之大無可去者其不去也是亦不肩
于去已益以就為道者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四書章句

楊裸裎於我側露肉曰袒單衣曰褻褻
程亦休也皆無恥之狀

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
此句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孟子既述其事又從而斷之說伯夷之不肩就覺
一世之大無可容身已隘矣柳下惠之不肩去覺一
世之人無足計較不恭矣然必夷而後可隘必惠而
後可不恭人若一由之則未得夷先得其隘未得惠
先得其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此所以願學者
有在而去就自有道也

四書章句

人和 精貫 幸與合離 群心有精聖而繼繼無夫
神翰 一德同心 舉國有神鋒即金湯非此
天道遠而人心邇 惟德德及乃可動九天而戰風雨
恃德固而恃險危 惟食德產乃可藏九地而止山岳



三聖之城 三里是郭之小 七聖之郭 七聖是郭之小 城環而攻
之而不勝 環攻兼四面兵圍 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
其間豈無得 然而不勝者 言終不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然則不勝者 言終不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此天時不如 地利之驗也
然則不勝者 言終不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然則不勝者 言終不 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小城 半壁 偏安 恃險而勢又迫 彈丸之陣
非若都城百雉之壯足以鞏固宸居 孤注營壘
不及上游建壁之勢足以鎮定王帛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 非不固也 言不言之意城
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 言不言之意城
以養士卒堅 委而去之 是不守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黎証 鹽鉄論云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于越楚有方
侯晉有河華之勝而奔於秦秦有隴阪峭塞而亡于諸
田常榮紂有天下併于豐亨秦王以六合固於陳涉非
地不利無術
以守之也

小郭 光封不比函谷 擁衛孤城非有長江天塹之險
天授不埒方城 周匝空際又乏深溝高壘之奇
孤城斗絕而有寒窺伺之胆者則藉此郭為保障
皆城借一而有憑之為藩籬者則藉此郭為護衛

孤城斗絕而有寒窺伺之胆者則藉此郭為保障
皆城借一而有憑之為藩籬者則藉此郭為護衛

孤虛王相不出於干支時日有干支而干支有孤
虛旺相也時四時該十二月在內日是一日該十
二時在內此猶年有四時猶舉春秋以該之也干
天干甲乙等十干是也支是地支子丑等十二時
是也孤是空亡如甲子旬中戌亥空甲戌旬中甲
酉空云云是也何以謂之空亡如甲子旬中遁至未
酉而十干足以無戌亥為空亡甲戌旬中遁至未
而十干足以無甲酉為空亡云云是也虛者子實
則母虛如甲乙木實則壬癸水虛丙丁火實則甲
乙木虛之類是也旺相者如春木旺木生火則火
相夏火王火生土則土相王者為王相者輔之曰
之屬二字所說者廣其在兵家不止孤虛旺相也
如歲星所在之類皆是
何以見之其內僅有三里盛民之城其外僅有七
里護城之郭四面環繞而攻伐之而卒不能拔城取
勝夫既環而攻之擇日進兵必有占候而得天時之
善者矣然而攻不勝守者是天時之氣數不可憑不
如地利之扼要為可據也
此節申天時不如地利在環攻上見就來上說環

知三里七里雖言其小却須說着要事方切然環
攻不勝中已見人和方不能勝不然便至開門延
敵矣

管子曰內為之城外為之郭○釋名云城盛也盛
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白虎通云天
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德
於天子也○月令曰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
築城郭○孫子曰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管
子曰凡用兵者攻堅則動衆瑕則神攻堅則瑕者
堅棄瑕則堅者瑕故堅其堅者取其瑕者
○又有億丈之城非不高崇也臨不測之池非不深
遂也所以守此城也者兵刃堅甲非不堅勁利鉞也
米粟之所積非不多也人心離散委而去之以與敵
是地利之形勢不足憑不如人和之推戴為足恃也
此節申地利不如人和在委去上見就守上說城
地四句不平兵範衛此城也米粟寔此城也以威
民可以固國可即以威天下耳然人心不和卒委
而去之是豈高深於人心而城也為後莫富強於
人心而兵食為嫌

考輿地提綱云城外有池池有水曰隍○趙氏曰古

甲以董為之故曰人為之工後世如用兵日

鑑○金仁山曰有穀曰粟無穀曰米粟即穀也古

人米與穀兼稱米切用而易厥穀氣全而可父緩

急兼儲後世軍儲備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然則人和之所係豈小哉故曰域民不以封疆

場之界也○可施也○鞏固其國不以山谿之險

可破也○威震天下不以兵革之利也○可摧也○

以固結人心必有道矣惟得人和之道者其教則孝

弟忠信其倫則君臣父子通之為一氣勝之為一體

不用威權以俾服民志民自然欣附無事則好

戰有事則效死而助者多所謂有形之固固于封疆

無形之險險于山川也無形之利利於兵革也不然

失人和之道者人心亦失而助之者寡以言勢助之

至極即親戚亦不和而畔逆之毋論遠矣以言多助

之至極即天下亦與和而順從之毋論近矣

域民三句不重只引起人和意三不以謂非其所

恃也得道在胸休民心上看助與反反就是順之

意政是人和至平時言末節方說到用兵

○周禮夏官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

無有乖離之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金

仁山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為疆○爾雅云水注

川曰谿注谿曰谷

○以我為天下所順者攻彼親戚之所畔者向背之

情異而多寡之勢懸故凡為君子之師有不待于戰

如其有戰亦決必無與為敵而克勝之矣乃知天時

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可以就見不可以

召見孟子可以往見不可以往召自重之道然也一

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可以就見不可以

召見孟子可以往見不可以往召自重之道然也一

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可以就見不可以

召見孟子可以往見不可以往召自重之道然也一

孟子在齊賓道也非臣道也齊王可以就見不可以

○故曰承接之詞不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域是界限封是

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國險是險阻威天下不以兵革之

利威即無敵於天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利便利也非銳利之利得道者多助得道是得和人心之

寒疾不可以風有疾不朝將視朝朝是明早視不誠可使
 寡人得見乎欲孟子性朝得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
 孟子亦托疾以辭造是往而至○明日出弔於東郭氏明日是辭疾之明
 出弔者欲王知其非疾而不可召公孫丑曰丑不知而問昔者辭以疾今日弔
 恐不疑於理見信疑於理曰昔者疾今日愈愈是全無疾如之
 何不弔不明言出弔意欲使自悟也○王使人問疾王果不知孟子醫
 來又命醫來治疾亦是王勤渠處孟仲子對曰仲子孟子從昆弟乃權辭以對昔者有王
 命王命來召有疾之憂不能造朝言病臥不能採薪未得造朝今病小愈
 趨造於朝王命趨我不識能至否乎至是至朝此句緣小愈來使數人要
 於路曰要是迎而告之非攔路也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令無歸而造朝以寔已意
 蔡註吳元行曰王稱疾不來孟子亦稱疾不往猶孔子
 闕亡之告也東郭宿景莊猶孔子取瑟而歌之意

○魯黃曰：「明日出甲子之節，孟子故示其無疾。」齊王固信其真疾，孟子是直行其峻節。齊王是曲用其權術，故問疾警來。當是卿調朕，亦調卿之意，說者但看爲虐文熟套，恐猶是老生迂話也。

齊王孟子

以就見言 此國君尊 以有疾言 此見彼

以將朝言 此賓師尊 以肯疾辭 此見我

國君之禮 以仁義

以當簡明日 此典取請道 惡而歎 此言疾

○不得也之景，其宿焉。景丑齊大夫不得已，非無奈何，乃勢已不得的之是往宿。

是止暴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

父子主恩 父在上而子事之 外則君臣 君在上而臣事之

之大倫也。 倫以自然之序言 父子主恩 所主在恩重 君臣主敬 所主在敬重臣

敬君嚴 王合不敬君嚴 其見王之敬子也 就平日禮過言 未見所以敬王也 敬

應召意 曰惡是何言也 是惟其不敬王之言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

齊臣所言非權謀則功利 豈以仁義爲不美也 非不知仁義爲美德 其心曰：「是

王言者亦豈以仁義為不美而不言也其心薄王
曰是何足以言仁義也云爾以此心視君則心之玩
喪不敬真有大過乎是若我則非堯舜所行以義之
道不敢以陳獻於吾王之前其心尊君適出尋常之
外故齊人莫如我之敬王也

不得非迫于所要全為托疾之意一聯于丑再聯
于仲子不得直達于王故以宿于臣者通于君與
出而同意君子欲責孟子把君父大倫說來重君
過主敬又重臣敬君過不知臣敬君惟有仁義仁
義所以成其君之尊者也然仁義真過於堯舜故
特發出我非堯舜之道二句以明敬王莫大于是
不敢二字多少含量故齊人莫如我句的確辨斷
語直是愧殺無數齊臣

○景子說子以仁義告王為敬否也吾所謂不敬王
者非不與王言仁義之謂也但禮文有曰父召即
往而無有遲諾是主恩者之行其愛也君以命令來
召亦即起行不為緩侯車駕是主敬者之盡其禮也
今子固已將為朝見于王也及聞王召命而遂不為
去矣故君如此宜與夫不悛獨之禮若不相似然此

我所以謂子不敬王也○孟子於是明曉之說吾所
以不應召者豈謂是不俟駕之常禮與昔者曾子有
曰晉楚之為富備不可以逮及也然彼雖以用其歛
衆有之富我自以用吾統衆善之仁彼雖以用其貴
不可屈之爵我自以用吾高不可屈之義吾何憚於
彼乎哉世人但知富與爵耳曾子獨伸仁義於其上
夫豈不合于禮中自然之義而曾子如斯言之是或
應召外又有此一當行之道也蓋此道之在天下原
有通達以為尊尚者三以君道言爵居其一以長道
言齒居其一以師道言德居其一在朝廷之禮則重
君所尊莫如爵鄉黨之誼則重長所尊莫如齒輔持
世道長率斯民則重師所尊莫如德曾子無嫌於晉
楚正以此今之君但有一爵其不任王也若以
多寡較屈伸惡得有其一以慢其德

景子但欲以臣應君之禮律孟子引孔來重不俟
駕句亦不知賓師之不可以臣孔律也○豈謂
是正對非此之謂言我乃不迫爾是這等說其前
伴不知應看仁統萬善無所不有故對富說義最
高然雖然物表故對爵說有抑富貴伸仁義意非

何足與言仁義也

他心上說這等庸云爾如此則不敬

莫大乎是

是字指這君何足與言仁義

不敢以陳於王前

陳是責難陳善以聖明聖其君故齊人莫如我敬王

言是王不敢之心以

事君類

謂說唐虞以素所懷來者為對越之令

一出于祇事之心 昂而臨我者不殊山龍藻火之居
一本于稟承之志 仰而我事者宛一時雅風動之主
以堯舜為仁義之祖 仰而受洪熙則必以禹皋自待
以齊王為堯舜之君 念都俞景象即欲以唐虞尊君

○景子曰

莫如我敬王非此之謂也 我誠不敬王非不

禮曰父召無諾

禮云父召唯而不諾亡君命召不俟駕

君命召不俟駕

固是孟子聞王命而遂不果

○曰豈謂是與

不相似然禮即不俟駕之禮

在內自貧士視

彼以其富 彼指晉楚富我以吾仁 善不富

此為不可及

彼以其富 是財用寬裕 我以吾仁 善不富

彼以其爵 就位

我以吾義 義趨物表 吾何憚乎哉 性中

限如處何愧憚于

夫豈不義 不義暗 而曾子言之 言指彼

四句是或一道也

或另有一理與俗見 天下有達尊三 達

也通天下古

爵一有德 一有德 一有道 且朝廷莫如爵

通以君

鄉黨莫如德 年高為尊 輔世是維持世 長民是師

治民莫如德

即仁義有諸已此必天下 惡得有其一以

慢其德

有字當就字看有一不曾明指

祭証

補世如云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也長民如云

召之臣

正是這個人故曰莫如德

達三
得其三則三統之國脈可扶之而不墜是二
其扶持世界之法物 會其三則三才之體

親而尚齒先王爲齒而示人以尚正爲齒而明以尊也爰

殷然設三老五更之而若不敢以丹陛而輕黃耆也如
此矣石氏養于東序西序殷人養于左學右學周人
養于東膠虎庠先王爲齒而隆以養正爲齒而奉以尊

也介介然著常珍寢膳之樂若不敢以堂皇而屈凡奴
也如此 皤皤黃叟 台背期耄 老老 長長

將大有爲之君大有爲就王業說

尊而不敬召之欲有請焉見定之謂屈已以親之

不足與有爲也有爲指事業而言○故湯之於伊尹伊尹字鳴鵲而後

學師事也臣委任也學處正是就開
其謀而任其謀以出卽是臣之意
臣

桓公於管仲寧焉而後戾卽王降而伯尊樂之

虛懷 養其清高 上必有知人善任之明

鋤帝王之色 以一堂寤寐倡振鷺之風
去吟齋之習 以廣直鉅典養鴉斬之羽

今天下當時地列國醜類皆出利功而無卓起齊等也也德

大能相功和無也無別子好臣臣作任字看所所教教是從我役使

不如星所愛者已從學

不待字看 其才直不學後臣 猶不口石桓公

余猶龍曰大抵君尊臣卑大分定矣然卑而不伸則無以達上尊而不諂則無以逮下上下不交則

泰道不成。功業不就。故學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不臣也。當其爲師。則不臣也。大學之

雖詔于八子無北
面所以尊師也。

五十一 公孫

三

湯君錄
一德交孚
三聘示勤
虛己以聽
折節以求
選衆而得元聖
旁招而得天民

佐賢師保兼師衡之任以聖師聖而大德懋昭
轉德賓師揖調變之司以聖輔聖而九圖不忒
征誅不殊于揖遜
堯舜克俾于厥后

見王敬子此以敬此見賓師
未見敬王之小言不以趨走
學而後臣
此見人君
不以崇高

孟子所居非堯舜道此以蔽而以責難桓公爲晉仲學而後臣而以責德尊士爲貴

陳鏐孟前日於齊於字作王餽兼金一百在字看

五十鎰而受宋薛是經前日之不受是前日在齊之日

今日之受非也今日在父之今日之受是則前見
 受非也非字指傷廉去子必居一於處矣猶云里竟有一不足處○孟

實也。是對非者謂受者是而辭者亦是也。語意側重辭是。須有斟酌。

宣統 孤行快其信心 平心以付豎面不務其偽
齊 參處特于成迹 提衡一定分數實所應得
通神 外面而酌理勢之自然則同井附合要非矯激
規畫 帶中而爲人己之當然則受其遷就說其井規避
宣統 也 宋之時 將有遠行 將離宋 行必以賤
宋之時 將有遠行 而遠去 行必以賤

戒心戒心戒備不虞之心子何爲不受此受薛爲是○當在薛也薛君致故爲其德之非薛君語是子何爲不受此受薛爲是○當在薛也薛君致故爲其德之非薛君語是

公孫

三

考證 錢希聲曰以禮曰受以財曰取君子于財必有所用之無所用則居貨而已史云喬貨可居金玉曰

貨賄取而無處徙積阿堵無用之物以爲貨耳非君子之事故不取也

餽 仲續緒 浮雲落日帶遊暉前曷禁窮途之屬
餽 陸機 陸機 綠波碧草 騰雲霧而不堪長揚之屬
解袂之情借不腆以相將 殷殷片濠聊當信宿徘徊
祝懷之煢托一片以自表 區區不腆聊作前路知己
悠悠長途應壯風塵之色
遙遙逆旅誰無行李之資

辭受去取。○
 宋餽七十鎰。此謂送行之餽。
 薛餽五十鎰。此謂有戒之餽。
 皆受。

子持戰之士戰有技兵士戰士也一曰而三矣伍失

應凶年饑歲凶年是兵戎疾疫 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
 無力者轉展轉而死 壯者散而之四方者羸人矣
 溝壑深谷 此字指展轉流

不能止夏彞仲曰每誦章蘇州句身多疾病思因里
日出不言有流亡愧慙錢未嘗不依回隄嘆也又朱子燭
途所見不堪有詩云阡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
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元無辜合有人間父母心

王莽云哀容
暴亡應貌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受是承領而爲之牧者牧是養則必

求牧與勉矣是求之于主人有見權不在我意求牧而不得是不得是不與之則反誚主人乎當以牛羊還之主人抑亦

五
卷
公

卷之五

乎抑亦立而視其死以不求與於是大夫自任曰居
民牧而不能為民請命此則距心不求之罪也○距
心知罪矣若顧無悔意則臣謹為奉行大君借倉
稟則臣誰為跪請宜責實臣王美他日孟子見於齊
王說王之大夫治為都圖者臣知其政計五人焉然
自知其不為民求之罪者惟有平陸一孔距心遂以
問答之語歷歷從容為王誦言之王亦聞而受責說
處仁民流恩澤不下此則寡人不與之罪也然而老
羸仍聽之溝壑壯者仍散之四方牧與勢仍中制而
不發止傳其罪已之一言何益之有
孟子非專責距心不去但以不去而明其罪不容
諱耳距心亦不是專以不去為已罪但云立視民
為已之罪仍然有權不在我之意○為王誦之非
稱孔距心也特為百姓訴說一番耳王曰此則寡
人之罪也合前節此非距心之所得看來已見君
臣交謫情狀

釋名云都者國君所居人所聚也○百里曰都四

○章全主○這章書見君子去就各有其道職居
官守職之事也去就聽命於官孟子行道濟時之
事也出處听命於道所以不同
君子之於人國也毋論守道守官意主相成而已
子指謂距心曰子之辭出守灵丘之邑而請近為士
師計其才位於理似也為其齊王左右可以言時政
之得失也今既數月之久矣尚未可以遂其初請之
心而言其○距心有激于此因王刑罰之不中諫于
齊王而其言不用遂致還其所為之臣而去事君之
恩守已之義兩得之矣○齊人訊孟子說所以為祗
電而使之言則嘉善矣所以自為而不言猶然不去
則吾不得而知解之也

辭靈丘舍官守意請士師令言責意似也說為國
愛君之心上說數月二句是激之傳言非數其去
也○諫王不用而去是進退之善亦在孟子一教
中耳

○齊人徒知律孟子以人臣去就之節而不知孟子於
齊未為臣也乃公都子以孟子有深心非齊人所
能知也故述其言以告孟子○孟子說吾嘗聞之也

立而視其死與決無坐視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罪乃不求
勿指不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時言為都如言治邑臣知

五公焉知以相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罪指失為王誦之是

者詞誦猶誦詩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罪指不與發以

器証史記云卜式入山牧羊累致千金上召之曰吾有

上通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

起居應者轉去無令散群上以式為奇拜為郎○周介

生云為王誦之是孟子口陳一個飢饉本即鄭俠所獻

流民圖真是熱言勸誘真是冷語打動

諷諫類旁引以對臣之法言無作告君之與語

行直于誠假直諫以寫孤忠始與臣明朕瞶之罪

痛失伍之持戟王亦知法似借諫公糾全齊之職官

痛失伍之持戟王亦知法似借諫公糾全齊之職官

孟子謂靈丘曰齊大夫無考子之靈丘而請士

辟其官灵丘是齊國屬邑士師無官之長謂也似也

邑守職在外難以伸其忠止師則近王者也似也似有

以心在王為其可以言也則可以言諫今既數月矣

久見有未可以言與此句疑王刑罰之不中今既數月矣

可諫處未可以言與此句疑王刑罰之不中今既數月矣

用不用是不致為臣而去致是還士○齊人曰所以為

用則善矣善如云誰人則工意所以自為則景知也行不能去

吾不知是微刺之意

行已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之志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

綽綽然有餘裕哉

得所以所賦及言

口利也惟封疆之臣有土地人民之寄則為官守凡朝

廷之臣為耳目心管之托皆有言責故祗電辭遠邑而

請士師辭官守而就言責也後世拾遺補缺之設言始

非古矣

去就類

居而速官請

出於於滕

王使蓋大夫王驪

王驪朝暮見

反齊滕之路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王驪輔行

卷之四

既達于庶人則法制當得矣不得無財是設言除
是分所不得爲雖有心而無可分卽分所得爲無
財亦無可奈何若棺槨之制自天子達于庶人彭
人所得爲而爲之又值有財之日吾獨不如古之
人乎○此化節緊承說去言得之爲有財而遂用
之者正爲無使土親膚耳必如此方爲尽心非更
端之詞形天曰化○吾聞節言人之至情不既所
色者廣厚葬特其一耳儉非止愛惜此心不足便
是儉

天命天討惟奉天者得行之而其本端于德有非德之德然後可以禪受有湯武之德然後可以征伐子貢予之非禪受之君齊王亦非征伐之主也沈同齊臣以其私意問于孟子說燕之罪可伐與孟子據理答之說可伐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今

蘇武傳匈奴王會
不得字倉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二意然照下不皆
於王與亦無王命者只重無王爲是

有伐莒之舉或問之說都教齊國伐燕其事有諸孟子告之曰本當于齊是勸也第沈同問燕之亂可伐

伐之也彼如復問曰孰人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夫吏而代天討罪者則可以伐之譬之今有殺人者

於正陳大士曰人子事親至葬而終凡附于身附于
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曰悅曰悛曰怨之謂

王與人是
子之不肖
齊人仕爲
相

私與之章之爵祿私以爵祿與人夫士也乃貪位倖進者

是於是以其爲木以爲之

以揚休命于曾貢也。樂燕而授之人。此何咎哉。格

而終臣之以竭心盡力遂無將干之分也創舉而襲
位罪亦甚矣 自其不當與而言無王命也墮先業
子會是矣 自其不當受而言替王命也奸君分也

之有焉。行指讓之事于叔季之秋。既不可與進而

齊人伐燕人討之或謂燕燕君臣曰臣與與之之曰曰可可矣矣前

沈同問孟子答皆就**彼然而伐之也**遞然吾言而伐燕

彼如曰謂吾行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無天

此以明齊段是客只借或問之曰人可殺與人指殺人之則殺其非可殺與

之曰可殺謂是論其罪如曰孰可以殺若再審其

伐虢有異執無道何勸之也句止應未殺天下公也三

五子云三
公孫

或問之曰殺人之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殺彼如
後問曰孰人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惟為執法之士
師而代君罰惡者則可以殺之今非天吏而以燕伐
王命之窮也

此篇見燕自可伐只是齊不是伐燕向孟子若勸
齊伐燕之問不曰無之而曰未也下字極可味蓋
燕有可伐之罪若湯武在上亦准擬其罪問罪之
師矣但齊非其人則固未可與議此也不單謂無
王命也為天吏段是不勸齊伐燕的主意天吏方
許伐國奉天命也天無言何以謂之命民心向背
是也孟子不以天吏與齊不但明已不勸齊其有
望齊為天吏者

燕人畔全旨○這章書陳賈是有心為王釋憤孟子
無心答之却刺着陳賈心事
初齊伐燕勝之宜王欲遂滅燕孟子止之而王未即
聽燕人乃畔而更立太子平以拒齊于是宣王怒言
其輔子孟子勿取之言此正悔心之萌人臣所當以
改過者何陳賈之曲于媚君說主無慮於燕孟子

焉王自度之以為與周公孰有仁愛且有智明王驚
嘆說惡是何有以公擬我之言也賈說周公使管叔
監守武庚于殷管叔即以殷武庚畔如知其叛而故
使之陷兄於惡是不有愛兄之仁也如不知其畔而
誤使之陷於料人是公不有防兄之智也非不仁即
不智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處茲敵國之王乎
賈謂見孟子而為解之

齊人之危不仁致人之畔不智王慚是猶足用為
善處○陳賈明知齊王不敢與周公較量而反令
自揣即一旦字便倒在智一邊知而使之只要形
出不知周公知其將畔只要引起那不知其曰周
公未之盡亦正謂不是不仁必是不智定要坐周
公以不智之過一邊賈謂見而解之見孟子辨得
周公有不智之過則王之慚自解須知他極力回
護言勿作詆聖語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食邑于管周公相武王
誅紂封其子武庚於殷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
其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蔡叔
疑周公流言毀公云將不利於孺子王疑公公辭

天下亦非私也王者功德存百世其子孫百世為王天
道也民心也父子維休生民以來家之有故故曰其
也堯舜不以天下與子遇舜禹也無舜禹而棄其子非
舜禹而奪人之子之天下皆私也故曰以天下與人易
為天下得人難燕噲之事則明鏡矣噲以此市
其公孟子以此討其私公則禍福私則禍福

用法類 五則其在法一行則無有能生之者 明國
殺行而殺者服當必有人焉 明罰飭法官之祥刑
殺行而殺者止當必有人焉 取亂侮亡軍之善政
荷得其人欲釋之而不能苟非其人欲刑之而不敢
無其人而待之天討尚在無其人而代之王法遂亡

伐燕可否 以子之受燕言不可輕伐 此有可伐之理
以天吏可伐言不可輕伐 此知勸伐之誤
以士師可殺言不可輕殺 此知勸伐之誤

燕畔 齊作亂 王曰吾甚惡於孟子 慚是燕不用孟子
齊作亂 王曰吾甚惡於孟子 慚是燕不用孟子

○品嘗言 齊臣導 王無道焉 謂不必憂 王自以為與周公
孰仁智仁指愛人 王曰惡 王以賈說已是何言也 言生
以智知人 王曰惡 王以賈說已是何言也 言生

而使之是不智也 不智是至親莫察其 仁智周公未之盡
也 謂聖如周公且 而況於王乎 况王不及周公 賈請見而
非不仁即不智 而況於王乎 况王不及周公 賈請見而

監殷 紂惡不可赦 立之監以杜其黨與連結之謀
以尊則人之叔而出鎮強藩足以肅豪悍不軌之志
以親則文考之昭而托外重鎮可以壯大國維翰之固
○見季子問曰周公何人也 以人曰古聖人也 以德言亦
兼盡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諸疑詞也賈豈
將以引其 曰然據定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賈豈不
過于公也 曰然據定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賈豈不

意 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 諸疑詞也賈豈
將以引其 曰然據定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賈豈不
過于公也 曰然據定 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 賈豈不

去居東二年管叔以武庚畔成王與二公在內謀

執官蔡殺之周公不知也事詳周書大誥篇

○賈遂往見孟子而問說周公何如人也孟子告之

說古者全德之聖人也賈又問說當年使管叔監殷

官叔即以殷為畔也其事有諸孟子說然賈又問說

此乃周公先知管叔之將為畔而故使之以誅之罪

與孟子說公寔不知也知之則不使之矣賈說然

則聖人且有不知之過與孟子說論過須論其得于

何人知周公于官叔為弟也官叔于周公為兄也子

試思之兄惡未萌弟何忍為之逆料周公不智之過

不亦宜當其有此乎

節內然則聖人且有過與一句政賈發問之意承

接其緊周公之異於齊事皆全在兄弟二句弟兄

一體公乃心王室而忍逆料其兄之時已天理人

情之謂何為兄受過故曰宜只可說這過是該有

的不可說當理若當理則非過矣

○自古過不同人之處過亦有不同且在古之君子

縱不幸而有過則即改而新之至于今之君子既不

幸而有過則即依順而成之古之君子其過為過

也後有知日月之食不自掩飾民皆觀見而思以赴

救之迫及其更後也民皆瞻仰而信為欣喜之今之

君子豈徒順遂之又從而為文飾之辭或援古以飾

公或借此以文彼以無心之過而為有心之惡可勝

憾哉然則自愛者當以古之君子自待愛人者亦不

當以今之君子待人也

古之君子受說不指周公人皆見之又在改之前

不知將以是日不知也勿云誤使之只云事變

其過于公也日不知也巨淵公亦不知將畔然則聖人

且有過與有過指不智見公且日周公弟也盡佛

兄也見公當愛兄見兄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公心在王

如已心不忍以兄之心有異于已之心是其一

過也全在不忍逆探其兄之惡上見故曰宜

周公實錄多才兩朝定策竭其羽翼尾殺之勞

破斧風雷之變念四方之孔棘靜中有風雨之俱

缺斯東人之悲承哲王之既冲逸地有裳衣之成

為孺子倚安危膺金縢而拜領命

為冲人輩危桑臨斧鉞而端軍國

○是古之君子過則改之古君子之指改是勇于洗滌

之學過則順之順是過已所只依他

如日月之食無所掩蔽民皆見之見是共知共

心事暴白民皆仰之仰君子之原無過

之文在順過下又從而為之辭辭是自文其過而

之添出文過又從而為之辭辭是自文其過而

蔡証大全云孔子之過過于愛君周公之

周公之過過有所拂手足腹心之中何緣生其過

不必鴟鴞之哀金縢之啓即此一過便是聖皇天后土

之靈

不必碩膚之孫四國之皇惟不謝過便是對文昭武穆

之則

以齊王甚惡言此本惡言以陳賈無惡言此又惡言

以齊人伐燕言殺其父兄天理人倫安在以此燕人

以武王勝殷言立武庚使天理人倫之至以此聖人不

於同朝之上察人私心極甚其怙喜今又復舍棄寡寡
意得同朝甚喜有君子王自喜也或說同朝之臣皆
子對其口至齊未可必不敢以預請耳繼此得見
固臣心之所願也○至他日而孟子猶在齊也望王
可知耳王乃謂其臣時子說我知孟子之不可以復
留也我意欲中于齊國而授與孟子以居閑重道之
室皆養其弟子從遊之粟以萬鍾使在位之諸大夫
與凡齊國之人皆有所矜敬法式子盡為我言而相

孟子為卿于齊正以足用為善既不能無意于王
而數過時可又不能無意于天下故欲去不遽去
耳迨至道不行乃致為臣而歸○王乃追念其不
可召之言而見猶是足用為善處然開口便說
可以繼此云是顯然欲聽其去特孟子一服行道
念頭未能放下故婉以答之耳及至他日見孟子
遲遲不去故又繆為留之且其所留又只處之官
國之中不置之朝廷之上使諸大夫國人矜式但
望其子弟從之之事却遺其君用之一邊分明
見孟子迂濶難用姑使坐鎮雅俗以要尊賢之空

孟子子盡為我言亦有自慚不能用難于自言意
○時子難于直言遂因從陳子而以王言來告孟子
孟子以王意未嘗不勤遂以之言告于孟子皆不說
孟子也○孟子說時子之言固然夫時子惡知其不
可復留也欲留于者必諒予之所欲如使予欲富則
前日為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餽辭多
受寡是為欲富乎既非欲富則吾之所欲宜有諒予
矣而可苟留耶

時子陳子轉相告處皆以王命為可從耳○不可
二字虛虛說既不欲富則所欲必別有在行道意
引而不發
古今姓纂至齊有賢人時子者著書見在孟子新
論
○不可留而留不免貽叔疑之行矣昔季孫有言曰
異哉子叔疑之為人使已為政不復任用則亦已止
而可矣乃又使其子弟繼而為卿夫人亦就有不欲
乎富貴而叔疑獨於富貴之中恣恣兩端有私為龍
斷之行焉季孫之言如此

引季孫語重龍斷二字不用影道不行又使子弟

今又棄寡人而歸寡人是別去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他日
對曰不敢請耳有不肯固所願也行道意
王謂時子曰事是無考我欲中國而授與子室
安置意寧是養弟子以萬鍾鍾量名一鍾六斛四斗
設教之所

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
子達此意全為國
家體面非誠心留賢
得老成人為之領袖
亦足見朝廷氣象
附考
鍾量名趙氏曰四豆為區
區受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受
六斗四升十釜為
鍾鍾受六斛四斗
穀
飲服
耳提
講席生輝
大夫以先王為法
出入有規
中國門牆之設直可迦涿涑之源
孝弟有訓
為鍾廉錄之便差可當大烹之享

以時子之言告孟子
即齊王所言重
友托故代達
孟子曰然
欲留固
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
不可是義不可復留
如此
欲富
設使我辭十萬而受萬
十萬為卿之祿也萬鍾
為師之餽也辭指為卿
時受指
是為欲富
言欲自有在
今日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異是嘆其所行恠其不與人同也
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
權不用是罷政已止也
又使
其子弟為卿
又使是復謀
人亦孰不欲富貴
人指眾人本
欲而獨於富貴之中
彼于富貴中獨營營
有私龍斷焉
私
專也龍作壘長丘如防也絕路曰斷為私壘斷絕行貨不令
他往而登其上以望來者如今牙僧接商之類極言其貪
也
子叔疑實錄
仕術巧
盛滿不祥每召高明之

孟子卷二公孫

恬寵營私 博餘榮以自潤 不以體統惜國
 貪權固位 擁政柄以徐圖 而以名器傳家
 古指神農以後說市 以其所易

古指神農以後說

市
以
其
所
易
其
所
無

易是以貨物相交易非專利也

司稍阜財而行市陳物有賤丈夫焉有字是昔日無今有賤而經市又質劑而結信丈夫專利之小人也

必求龍斷而登之看貨物叢集處便據其衝要如登高然以左右望而制之

和貨物主何從前至之不便
人得分其利有一網打盡意
人皆以為其專利

欲行之稅以抑其貪行商此其丈夫矣
見不特駕

市心 盤據 宛然 逐逐 百計 以固家之便

術窮力雖
望得無虧
患得患失
以名利爲殖途
計深谿壑
營求無已
自私自便
以政柄爲奇貨

工營窟之術而踞厚寔以自擅
善謀身之策而挾奇貨以自居

孟子此指不
問所類也

雖此得見
此孟子
不苟去
已矣又使子弟爲卿
使已爲政不用則亦
此不得于此又
求于彼之心人

此則得乎此又

養以厚鍾之私心

此人是齊王親近之人但不先調度

三晉有天子君之側而欲爲士留孟子之行
自言不答隱憑也隱憑也凡坐留行挽去

姓名深匿曾無半刺之投觀望倏違似在公私之際
左右未容不避按劍之盼踉蹌卒至如同風雷之變

○客不悅曰客是留行之客不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弟子

者自稱齊宿齊戒
越宿言其積誠意
太子臥而不聽絕人太甚
請勿復敢見矣

退曰坐慰他勿得明語子語子在人昔者魯公無

人乎？思之側則不能容于思的欲子思知凡之教無

公孫

五

客不愧便有翫然欲去的尤景故復命之坐兩無
人之人正暗指留行者如這一人留子思却承繆
公之命道達誠意故子思爲之留卽不然亦如這
一人之干泄柳申詳不徒以已意留却從繆公處
稱道調護故二子爲之留今旣不承王命來留又
不去調護王側空把已意代致殷勤何益之有看
泄柳三句非二子全倚君側之人只見繆公信用
故樂爲之留初不見中間維持調護之故究竟魯
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耳若三子知此則與干譽
左右何異○孟子在齊以賓師自處故獨舉子思
自例而不及子思是責其平日非只留行一事二
乎字諛詞不說煞令他自思

矣未知所以爲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爲之石何子思曰君有患百姓之心則莫如除一切非然之事也數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振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泄柳字子柳魯叔仲皮之子也繆公聞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艾子子曰泄柳閉門千古高風中詳想亦聞風而起說到抗節于霄直上處則安身自有家法

孟子既去齊而出境尹士語於人說不識齊王之不可以爲致王之湯武則是無澤王之明也識其爲之不可然且至齊則是干求利澤也識王不識王姑無論顧千里而謁見于王似非不明不相遇合故爲辭去去速矣猶三宿而後去晝是何棲遲而濡滯也

思師道澁柳申詳臣道也自是不同
留行之客長
者孟子自稱
而不及子思
是責其平日不善
調護非指留行言
子絕長者乎
絕者不相關之意隱几不應是絕
其人也無因強通是絕長者也

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若曰茲近
中詳曰請問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也慢而不
知賢夫其親敬非公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
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答
曰有龍穆之徒好飾弄詞說觀于坐席相入肩以爲之
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猶子良修寔而不修
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撞不發若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
公叔子與之同色而非能知此其所以愛同己而不知
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大賢小賢分鍾息繹之矣而並行於山之間則雖
 儼均爲王國之禎焉 師臣友臣共服師儒之化而均
 蒙特達之知則澹濟磐髦咸壯幽岩之色焉 不微國
 君之榮 不樂小人之驕 出爲鶴和 處爲鸞其

孟子去齊有

此客
 爲君
 愛賢
 之意

魯繆公無人乎子思
 之側則不能享思
 之意

此君死臣
 不察其誠

子爲長者慮
 見若
 本無
 愛賢
 之心

此臣恐君
 不察其誠

而不及乎思

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王指齊王爲湯武是興王業則是不明也言
是無擇其不可然且至不可是不可爲則是于澤也言
王之智誠其不可然且至不可是不可爲則是于澤也言
不在功業特求千里而見王自鄉來齊不遇故去不遇是
小恩澤以自闕果于來矣道不行

三宿而後出書三宿是去之遲是何濡滯也濡滯是遲留不決有恋寵位意上則

卷之五

如此去就不失士則於茲不悅

千里而見王必不輕去既不遇故去正宜速去此是謂張本尹士不識王之三段意重在三宿出晝邊上二項伴說

○高子以其言告孟子亦甚不滿夫尹士也○孟子解之說夫尹士惡知去齊之予哉千里而來見王是予心有所願欲於王也不遇故去豈為予心之所欲哉予雖欲不去而寔不得自為已止也○惟不得已而去重拂千里見王之心是以予三宿而出晝在尹士以為濡滯於予心猶以為遲斯時猶意庶幾一悟而改前愆今王果如改諸則必反予寧三宿以俟耳惡知予哉空空說予所欲欲王為湯武也不得已三字重看語意無限憂○猶以為遲正為望其改也王庶幾改之三句正表予心猶以為遲之意

高子齊人嘗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歸于時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急若伊尹之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慕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德而懷其德乃得為是夫衛女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可加不能叛反視我不義我思不遠

○至既出晝而王不予追也已矣予然後浩然有歸而不已之志在予之歸志雖然而寔豈遂忍終舍棄乎王哉王之資猶足用為善可為今日之湯武也王如用予以齊三天下則豈徒使王用其善而致齊民于治安將天下之民舉皆由于此善而致之安王固待予予猶待王王庶幾改之予雖出晝而日望之此節在予雖然一轉多少留戀處借齊以安天下正是孟子大經濟然必齊王先用孟子孟子方能去之根此六句正表豈舍王哉之意

○是予一念終始不能忘王如此豈若是淺衷之小丈夫然哉諫於王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盡日之力而後宿哉而何嫌其濡滯為○尹士聞之而悟說士誠不知君子愛君遠大之心而為一狹小之人也夫此心至于能悟其下而終莫解於其主則去國之心愈感矣

予豈若節承上二節意一氣讀下言予之濡滯如

茲不悅茲指濡滯不悅

王澤類

興彈鋏之懷曳矣王裾以博簪乎四蓋周旋承寵寵望闕門而中不勝熱徘徊無盼矚望離途而腸仍幾結

○高子以言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不知來齊去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欲王為湯武故不齊的心事

遇故去豈予所欲哉違其心予不得已也今日沒奈何去去以避濡○予三宿而出晝予不得已也於予心猶以為速一速字正反王庶幾改之庶幾是期望意言王固不用是是何濡滯意

王如改諸悔悟便則必反予反追還也此敘方

三宿出晝

欲去不忍留不能命駕南城莫禁窮路之感慨

委蛇未幾忽解解長往雲樹蒼茫聽轉聲而心惆

如水之流不可止予雖然雖然以歸豈舍王哉豈舍王哉

此心終不忍舍王王由是用為善王由大資材是王如用子

之詞用指用則豈徒齊民安國又安天下之民舉安

天下舉安是能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而日望其反予

此是出晝後陳臥子曰戰國生夷那討一個安字此望王的心事是孟子一段壯心未已情况空中繪現

令王想見其一字一泣一咳一珠或為情動而反手之

歸志何而退發低徊者予而退發者非予也夫有使

之者也何而決絕躊躇者予而決絕者非予也有先之者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小丈夫指局量淺狹諫於其君而不受諫一不受只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怒悻悻然

此是以厚道望君不忍然長往效小丈夫之所為耳小丈夫言彼所見者一身之去就孟子所見者天下之安危於此分別個大小原不在忠厚淺薄之迹○尹士亦君子路上人故聞言即悟

克虞全言○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要之不豫從悲憫而發則其所為不豫者正其所為不怨不尤也

孟子道不行去齊有不勝憂世之感者克虞于路中詢問說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說君子即不得天不怨天即不尤人不尤人今日何為而有不豫耶○孟子解之說不豫非遂以為怨尤乃彼一時經常之論此一時也感慨之懷豈可同哉

克虞之問是安慰孟子語不是訊詞○彼一時此一時姑就克虞所見聞時言之耳此一時暗含下數過時可言見得此時關係非小乃遲遲汲汲之時自有不容忍然者

○此時何時乎自古明良相遇必有一定之期而不可易故五百年貞元會合必有主自應運而興其間亦必有德業聞望可名于世者出○聖運世固王者若客已亦何嘗怨天尤人

孟子卷之三

世子全言○這章書決絕在道一向字堯舜一人也成廟景公等一人也推之善國亦一人也改以察於終之而決於一

官戰國之時聖學不明天下之人但知功利之可求而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而至也滕文公為世子年尚幼將之楚國又有使命之事乃知經過宋而訪見孟子不以事大為重而以見賢為急即此可見性善而入聖有機矣○爾時孟子與之語非止一言揭其大旨惟道本性至善於言則必專為稱贊性之堯舜蓋兼世子初心而論之也

楚與宋不相值之楚與宋不同道交鄰與見賢各一事將之楚乃適宋而見孟子是慕孟子之仁義有為求長楚人之富強亦是性善一念之偶融○故孟子一見世子便道性善道字諱得千言萬語但約其旨不外於性善耳蓋欲他先知個本源則為善必力去惡必勇道性善正明堯舜可為非以堯舜証性善也

日之力而後宿哉去輒窮盡一日○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士尹士自稱小人即參証楊伯當曰按楚詞云

志懷逝兮心劉纓紆余鬱兮時對又俗云已知無益事還作有情痴凄其展轉的是孟子去齊光景

千里見王可見其所欲王如用子肯從齊民安天下民舉安此行道濟時

不遇故去可見不王如用子肯從齊民安天下民舉安此行道濟時

孟子去齊去齊後不無克虞路問曰路中夫子若有不豫

色然不豫是不悅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前日是受學之

子不怨天不得於不尤人不合於人不尤今日○曰彼一

時彼指前日所論是自修身而言此一時也此指今日所

時彼指前日所論是自修身而言此一時也此指今日所

滕文公為世子世子諸將之楚之往也將往楚國

宋而見孟子過宋是因孟子○孟子道性善道言也性

若無性則心亦死而不靈矣善乃繼言必稱堯舜

不一而足或謂養或治法君道皆舉之矣必稱堯舜正以

堯舜是性之聖為盡性之極者人既性善則人人皆可

為此物所世子孟子之溫金之聖性即是善為堯舜

後善斯成兄合繼善成性之言

文公實錄魏國魏滕地維天塹莫勝國之小全湯

方里可書必不來經綸之手性善繼善有物

圭田可書自無憂幅幘之袂性善成性有物

根于天依于人以極于各正一人先得之

本于命流于情以歸于依合盡人同然之真

盡人同然之真

盡人同然之真

盡人同然之真

○世子自楚反反是畢交補復見孟子要求盡此性未

見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疑性善堯舜無所待夫道二面

仁者也佛氏之萬法歸一卽是此義

○成說謂齊景公勉勵疲丈夫也彼指聖賢我丈夫也

吾人也是個丈夫丈夫猶言
大人積尺爲丈男子之稱
吾何畏彼哉畏字是不
敢擔當意
曰舜何人也舜只是個人子何人也子也是個人非別是一個人何爲者也

爲非必曰立意見只自
 盡吾性傾與聖賢一樣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謂我
 師而至原是周公入堂
 方說同是一性
 章可

之言只虛虛說
周貧其志
聖人可得意

我師 一脈之呼吸易通 緝熙之心操已具訓林
紹庭之謨烈可徵 徽猷之克踐母煩乞矣

一授受之思其義如何

心源昭接是諸親則父而尊則師
世德作來於以祇父事而佩師訓

○今勝絕長補短絕是截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亦不甚小

可以爲書施成個好國書三說命篇之藥不取眩

潰之狀。腸亦不。苦口利於病也。又言藥而毒東齊海食

五子卷三 文公

二

○善其身即以善其國亦吾性分事也今滕國之地
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雖不得為強國若祭識善端
而擴充於政事間猶可以為為善之國即充舜大事
乘在此矣弟恐因循不振耳在昔商書說命之篇有
曰若其食粟不至於昏暝迷眩厥疾亦為之不瘳可
自安弱小而奮於有為哉

世子之疑只是為國小事大之不勝焉能有為焉
耳不知為堯舜只從性中為出自盡其性以盡人
之性則不論國之大小故說今滕數句按出他疑
根而微善於國善國一語讀後面井田學校許多
作用此正為堯舜之實處若果二語只教他勇猛
從性上作工夫自病自棄他人代不得耳

殷高宗得傳說為相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若樂不聰厥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
厥足用傷

定公全旨○這章書親喪固自盡句是一章大旨
三年之喪五旬見古今貴賤各求自盡而世亦有
不可不盡曰不可他求曰是在世子正堅其自盡

之心世子曰是在世子正堅其自盡而不他求矣
當時諸侯居喪親迎盟會征伐越縹而行事喪紀廢
壞已入矣勝定公堯世子不安於當時所行之喪禮
謂其傳然友說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性善堯舜之道
於未於心終不能忘遺今也不幸至於極大變故吾
欲使子之即問於孟子求其相安於心然後舉行喪
禮之事○然友承命之即問於孟子孟子說當今世
而講求喪禮直有關於世道人心不亦善乎居親之
喪固實人子所為自已竭盡心力之時也曾子自言
說親生奉事之以禮親死掩葬之以禮祀祭之以禮
可謂盡孝於親矣是則自盡亦豈外於盡禮但世
子諸侯也諸侯之禮吾未之習學也雖然吾亦嘗聞
之矣親喪自盡必三年齊疏祖麻之服三年之服
也什粥糜爛之食三年之食也自天子達於庶人分
有貴賤喪則三年三代以來共之而謂今日可易乎
子亦聞大略如此世子欲盡心亦盡此禮而已
為性善堯舜之說常自耿耿在心故也孟子告之
亦仍不出性善之旨○親喪固所自盡此正觸發

四書日翼經圖解

善國 天錫以如堯如舜之性 堯類長君厥初可具
則龍以可應可虞之國 而大華弱厥化攸同

大業隆于厥躬 雞鳴而為運掌力更捷於鑿池築城
豐功軼于列辟 仁義乃真富強事矣假於聚民開地
性之善原不向桓文而問津 國之善亦不必從齊桓托命

前引三言 彼丈夫我丈夫高屋建瓴何人可師 此示世子初
人有為亦若定文王我師周公章數我 無高遠之異

孟子初告世子 善性 此是仁義不假外 再告 此見古今聖愚本
善性 求聖賢可學而至 而同一性初無他說

後引三言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猶可以為 此成世子安
善國書曰若樂不聰厥厥疾弗瘳 於卑近之病

勝定公堯 諸侯死曰堯 世子謂然友曰 然友世
世子謂然友曰 然友世

實與我言於求 即性善堯 於心終不忘 性善有會於
不幸至於大故 值親之喪 意欲使子問於季子 特遣然友

有不問父兄 然後行事 喪禮也 ○然友之鄉聞於孟子 承
不問父兄 然後行事 喪禮也 ○然友之鄉聞於孟子 承

以喪 孟子曰不亦章 喪禮久壞此問 却問世道人心親喪固所自盡
禮問 孟子曰不亦章 却問世道人心親喪固所自盡

自盡是自然盡其哀痛見意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 以服勞
在獨斷不可不為人所阻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 以服勞

如冬溫夏清皆 死葬之以禮 以衣衾棺槨言如踰關哭泣
定晨省之類也 死葬之以禮 以衣衾棺槨言如踰關哭泣

祭之以禮 以禴祀蒸嘗言如祭祀以時 可謂孝矣 如
之之 祭之以禮 以禴祀蒸嘗言如祭祀以時 可謂孝矣 如

則心愛者禮之禮吾未之學也 就儀文隆殺上 雖然 然友
方是也 則心愛者禮之禮吾未之學也 就儀文隆殺上 雖然 然友

依禮 吾聞之矣 是謂其大槩通 三年之喪 此句齊疏之
未學 吾聞之矣 是謂其大槩通 三年之喪 此句齊疏之

服是木下紼 什粥之食 皆在三年內厚曰什粥曰粥
服是木下紼 什粥之食 皆在三年內厚曰什粥曰粥

自天子達於庶人 貴賤 三代共之 自三代而已通行
自天子達於庶人 貴賤 三代共之 自三代而已通行

參考 禮問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
服葛七帶三重期而小祥練冠練緣腰經不除○禮
大記曰君之喪于大夫公子衆士皆三日不食于大夫

公子食粥士疏食水飲夫人世婦諸妻皆蔬食水飲大
夫之食主人室老子姓皆食粥衆士疏食水飲更受

孟子卷三 文公

其不忍之良處。諸侯禮未學是節目。三年之喪是
大綱。齊疏舒弗在三年內。自天子二句相承。說陳
伯玉曰。我妻固所自盡。曰盡見不可一毫有缺。于
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有缺。外人曰固所自盡見
寡在獨斷而不可。豈為人指沮。故曰自天子達於
庶人。三代共之。若今貴賤各宜自盡。而世子亦不
可不盡之耳。

○繼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
王克商封之於滕。傳至滕侯。當魯隱公七年。始
以滕侯卒見於春秋。然猶以為未同盟而不書名
也。迨宣公與齊孝侯。報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
公榮頃公結盟。公處母再傳至定公。元年晉魏舒
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
功曰。滕薛雖晉役也。時滕尚為宋役。追定公子文
公見孟子。聞性善堯舜之說。行喪禮。舉井田於其
前。行自楚陳相自宋而來。歸矣。厥後二十一世周
赧王二十九年為宋所滅。

○然友反復世子之命。定正為三年之喪。同姓之父
與異姓之百官皆以其難盡而不悅。曰魯君宗國。果
禮之。則魯宗國諸先君於此禮莫之舉。行吾國先
君於此禮亦莫之舉。行也。乃今至於子之身。而反復
以行之。殆於先君為不可。且志記之言曰。喪祭依從
先祖。其意蓋曰。吾有所受之。受之於先祖也。何必反
哉。

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
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之。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
即休先祖的口氣。謂先祖教人從其禮。其意謂
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嘗不是。但誤處在錯
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矣。

○晉文公禮制未終。而納降。宣公喪未期年而逆女。
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若說陰制不行。則自康王始。
因周公負展以朝。諸侯遭流言之誘。故成王薨。康
王既笑即位。或其時別有制。如人臣暴殄之制。而
後人不傳與。

○世子阻於父兄百官。又謂然友說。吾他日於禮未
嘗以之學。而祇好在武事之馳馬試劍。乃今也。父兄
百官皆上提。先君而不於我。滿足也。吾恐為群議所
阻。不能盡心於三年喪之大事。子可為我問一。群心

食水飲土亦如之。既葬。王人疏食水飲。不食菜羹。飲
亦如之。若大夫士一也。饌而食。菜羹。而食肉。

三代共之摘粹 情根古今之一 不隨世代為浮沉
制出人心之同 不沿世降為遷易

本於孝思 時異而心不異 仁者可以現其愛
根於天性 運遷而禮不迂 知者可以現其守
固心以定制而必欲自致者。若萃三聖之心。思于一
畧分以伸情而各欲自盡者。若合三朝之筆。盡于一
以其將行。言。皆不欲。未知反求而不能取信

世子問行喪禮 生事葬祭 此乃道 自天子達 此見禮
疏服解食 行禮 三代共之 此見古

○然友反復 反者前承世也 命今來回復也 定為三年之喪 定是議也 是
命今來回復也 父兄百官莫不欲 父兄指同姓百官是異姓世
之教也 父兄百官莫不欲 父兄指同姓百官是異姓世
欲而行之 曰魯宗國諸先君莫之行 魯宗國諸先君莫之行
而周公為長故宗魯謂之宗國也 魯先君乃後世 魯君

小宗之行也 言元君亦自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以禮而行之 不可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之舊章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從先祖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為先祖教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後人之詞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言定為三年之喪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子所教也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文自明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惟於日字不肖 志言先祖 志言先祖

喪祭從先 賻吊相聞而不見有終喪之舉 信使相
得於故老之傳 賻吊相聞而不見有終喪之舉 信使相
周禮考之則於禮無據 以家法推之則於法無所因

○謂然友曰 世子謂言全不肖 君他日未嘗學問 未嘗學
性善堯舜 好馳馬試劍 唯好世俗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
講求禮制 文馬試劍 唯好世俗 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
見我行喪禮皆不滿足 我是我不明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也 典禮之故非自歎素行不足 取信也 恐其不能盡於天

民道下字俱有針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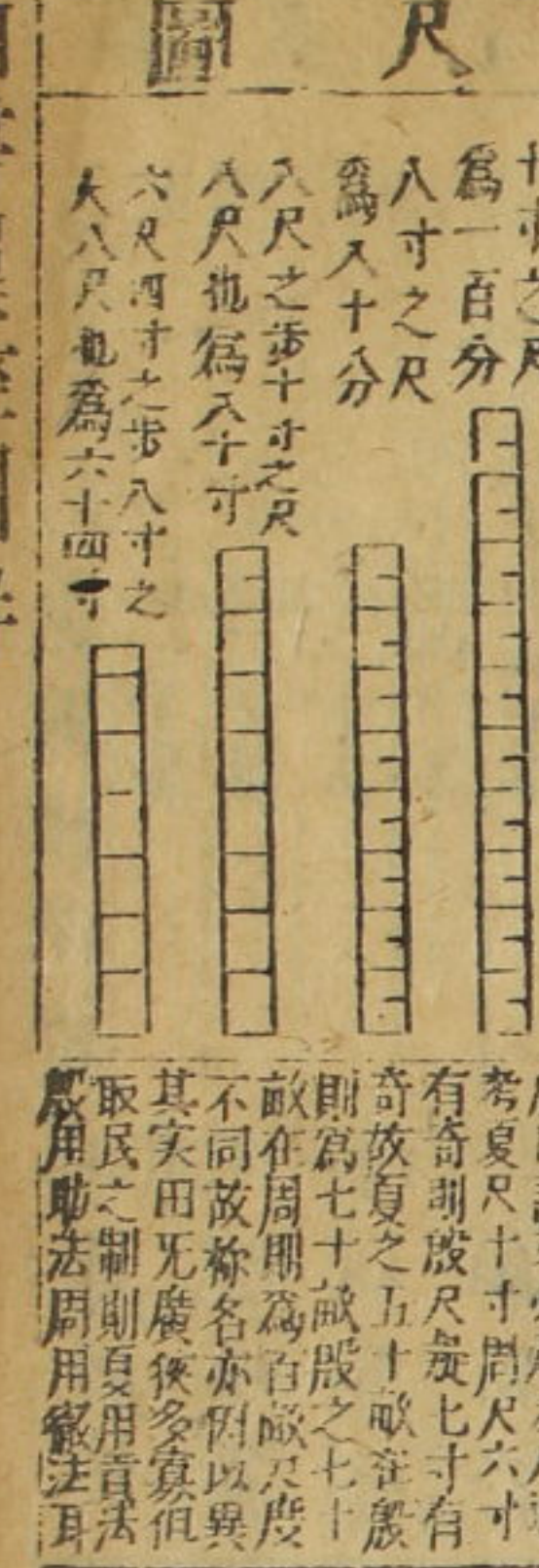
○夫仁人賢君也是故賢君必恭必儉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下之君子正養民之君子也所以接之各有定祿而民之為野人者正其祿所自出取祿於民則有一不濫之制也○陽虎非知仁者其言亦可鑒焉曰所為在富利不有仁愛矣所為在仁愛不有富利矣其亦有見於仁者之制乎

是故憲象上文賢君即仁人暗指三代之君必字正不後處制即恭儉之實勿作而層本聖取民有制而兼言札下者蓋設言亦是為民養賢正欲撫字且札下有定祿而不至多取其意亦歸於厚民也伏下分田制祿案○問民是為富實是為仁此即結上起下引意重為仁也

○有取之制莫如三代夏時洪水初平可耕之地少每夫授田五十畝而計五畝之入為貢殷地漸墾則田增始為井田之制每夫受七十畝而借其力以助耕公田周地益墾則田益多每夫受百畝鄉遂即用夏之貢都鄙即用殷之助八家同井耕則同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謂之徹名雖不同不過因時而損益

其多寡之數其實實圖十貫其一於五十畝之中効亦十助其一於七十畝之外周制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皆十分取一也然貢以下貢上其義易知所謂徹者耕則通融無彼此之間收則均平無多寡之殊徹上徹下之義也所謂助者不于私田內取民之稅惟於公田內借民之力如賴藉之義也均以厚君子畜野人矣

制民恒產只在取民有制內言取民有制而制民恒產在其中矣故此節只重取民之制切不可實皆什一也則既下之賦上而斷上之所取為什一正是取民有制處徹者二句是申言助徹之意相通以起下文用助張本所以更不解貢○貢助徹考詳在本節講內



四書章句

而有

○陽虎曰魯季氏之叛臣不為富仁矣必不仁然節制○陽虎曰必不富然後可以為仁考証○陽虎曰必不富然後可以為仁考証

有能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觀富不親仁君焉用之

恭儉類 敬儉 教儉 本子惠之懷而周濫于康侯之畫接謙尊而卑故卑以自牧 寅畏厥恭度天命以治躬大生曰肅敬約以自持 清心寡欲公美利于大造

○夏后氏五十而貢 夏受禪故稱后若君也分度曰氏五

七十畝不責供稅但 周人百畝而徹 周人百畝而徹周人用股之助而於

之使遠近 其實什一也 意皆至誠愛民都是十分而

取其一要重君 徹者徹也 耕則通融無彼此之分稅則均

未嘗多取意 徹者徹也 耕則通融無彼此之分稅則均

之蓋助者藉也 不于私田內取民之稅惟于公

徹助實錄 無偏贏 君不計畝籍 趙上下為均

十人而受若數不容一人而緩若事 効力之心急

九區而公一分何難八家而力一區 急功之念切

什一風土各有宜徒拘其常且無以通其變 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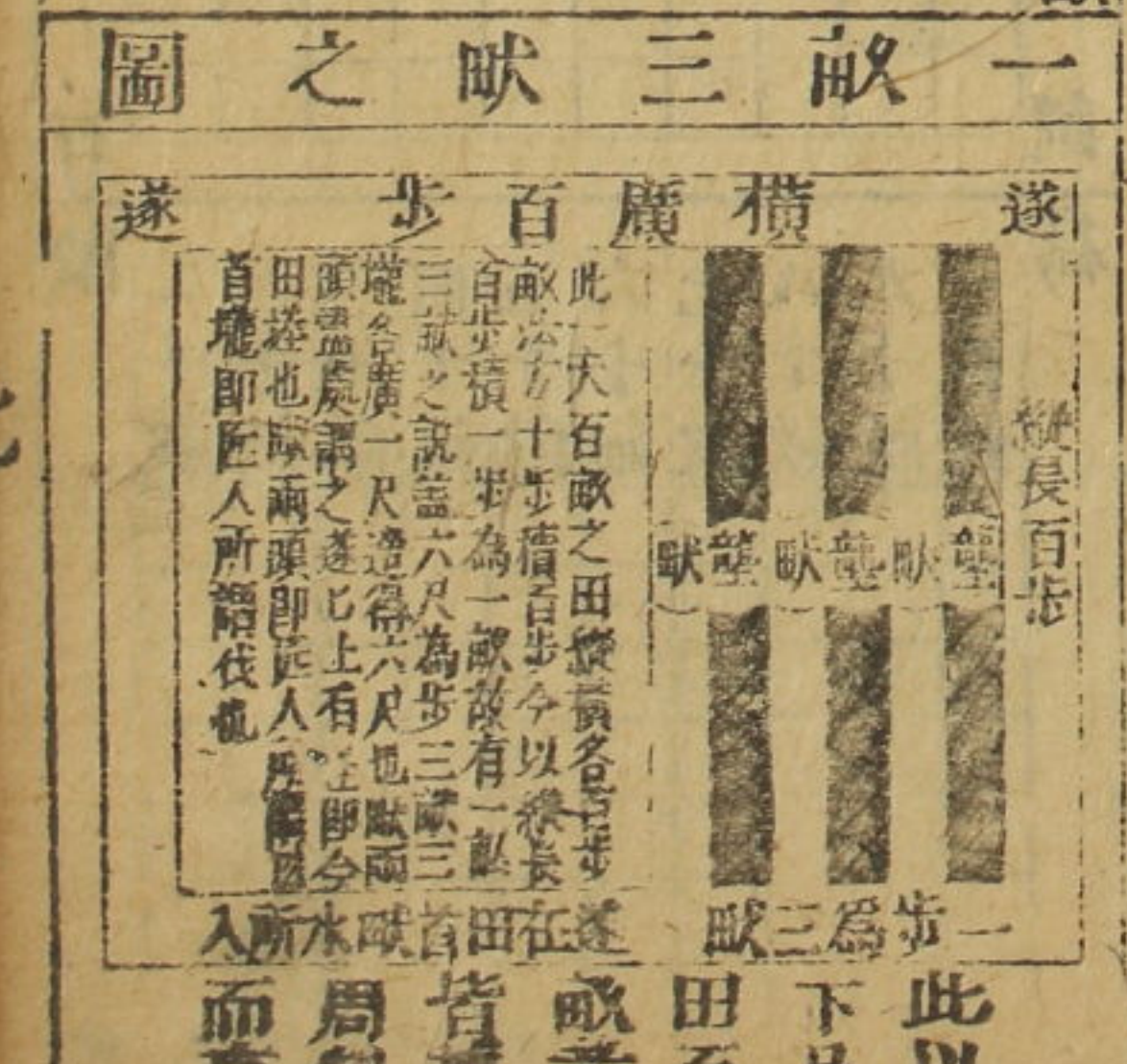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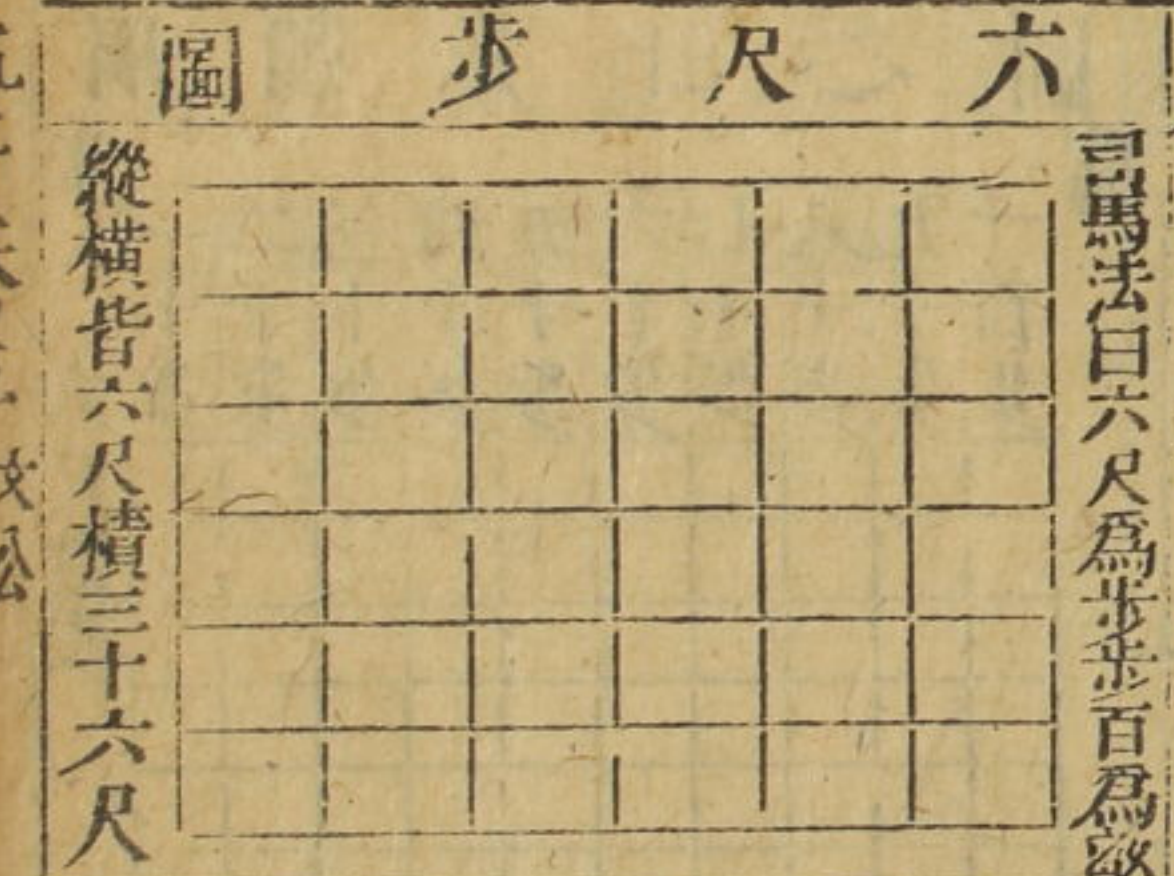
或以井授或以畝分夏后殷周不必相仍 挾實而觀

征其畝者畝之餘藉其力者力之餘焉湯文武如出一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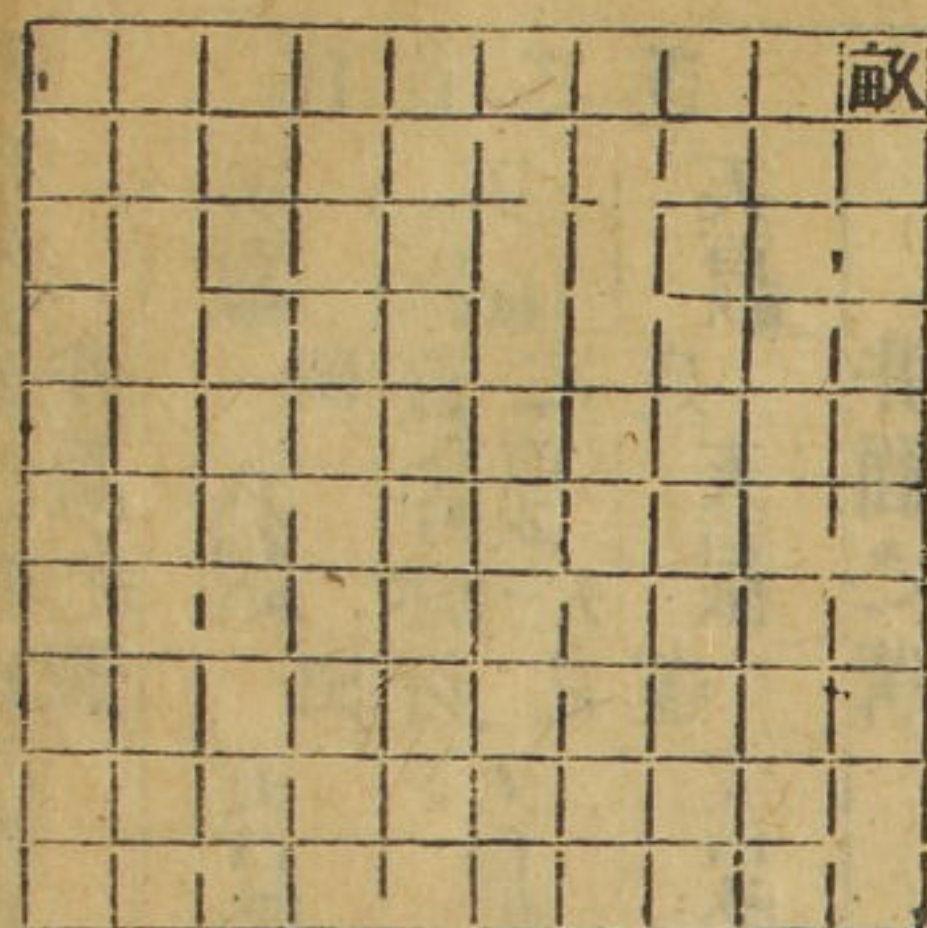
孟子卷三

文公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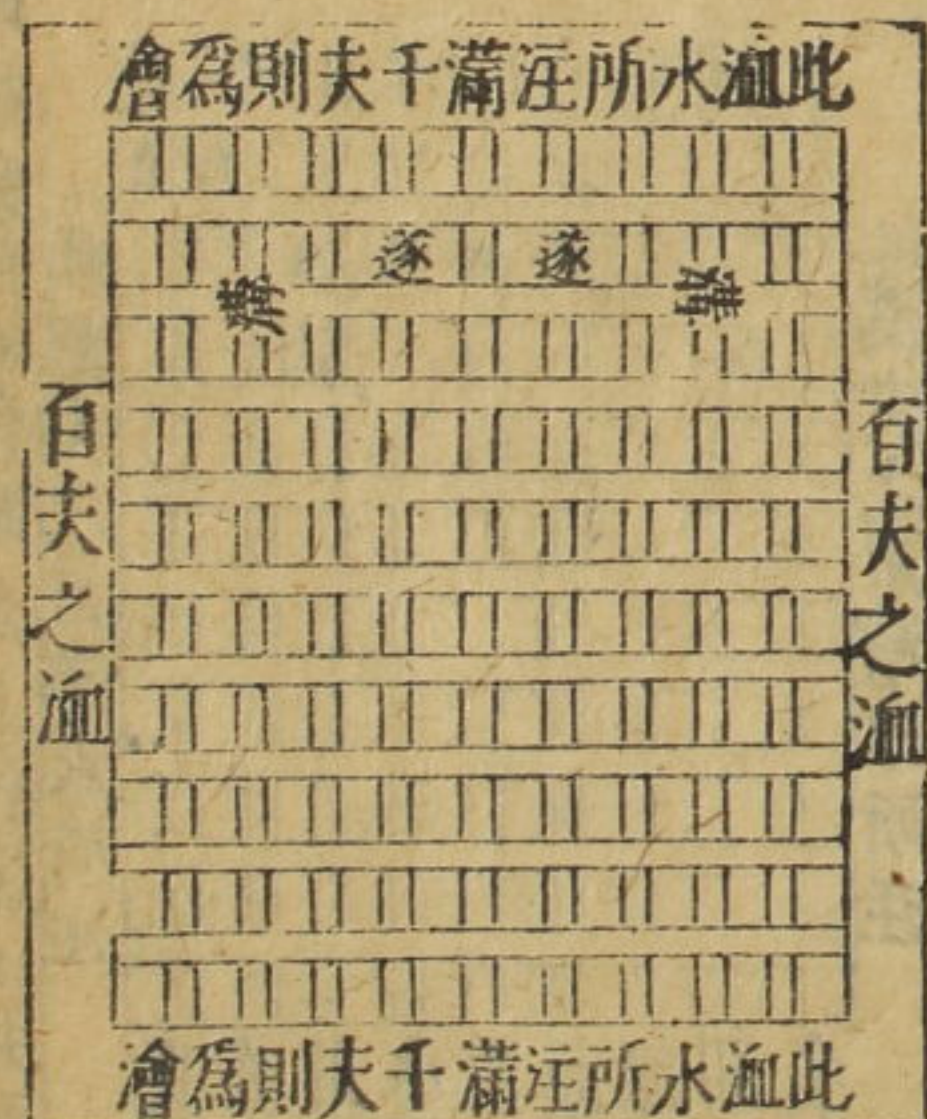


圖畝百微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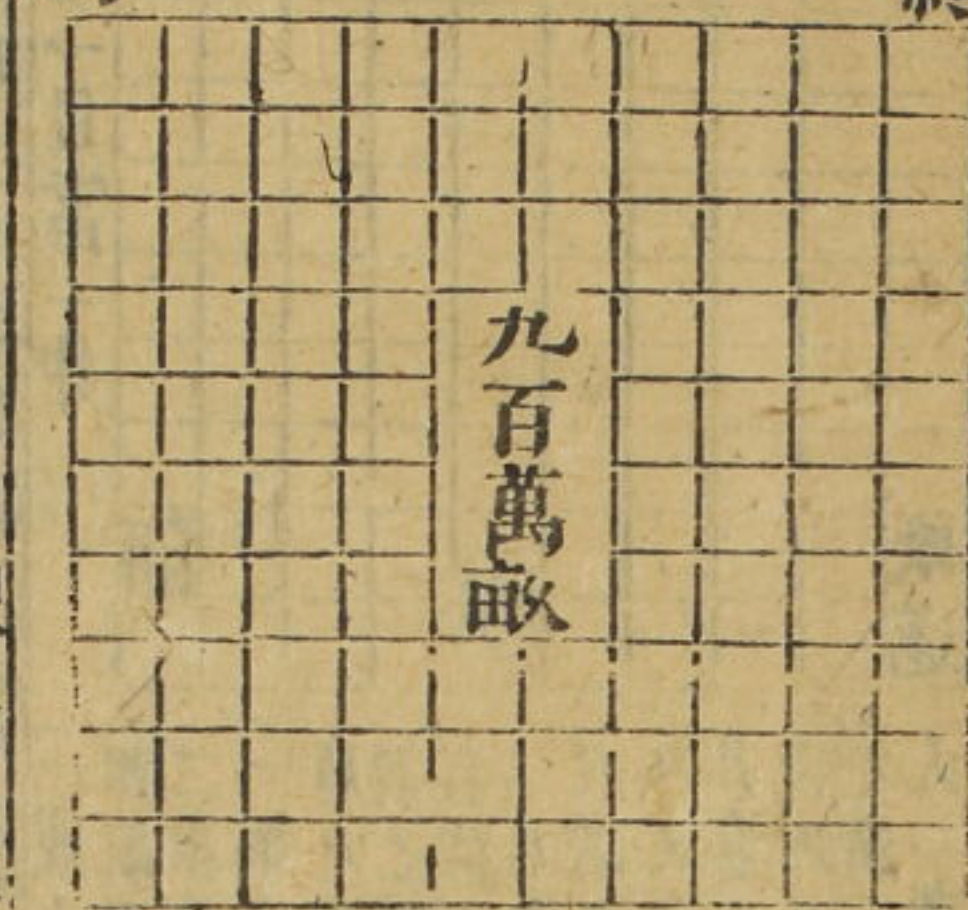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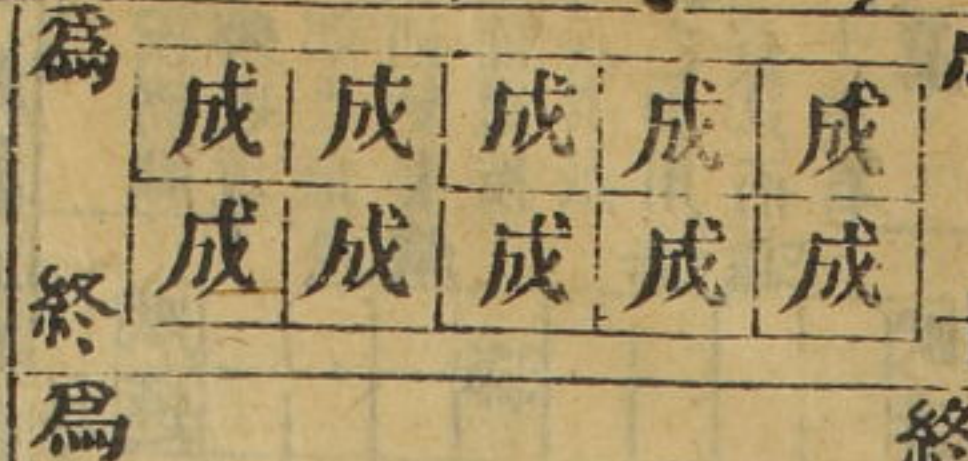
禮家謂兼貢助
茲止列百畝圖
貢助田皆可通
矣慶源輔氏曰
都鄙用助法則
收公田所入以
爲君子之祿卿
遂用貢法則使
什一自賦以充
國家所用此周
所謂微法也

圖之洫溝法貢



按遂樂溝橫之說本
賈公彥匠人疏口據
禮家一夫百畝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徑十夫
有洫遂徑皆縱橫
皆橫此圖內小方
一夫百畝之田也夫
田左右有縱置水路
爲遂十夫上下有
置水路自遂注者爲
溝溝水積至百夫則
入洫洫亦以縱受

畝萬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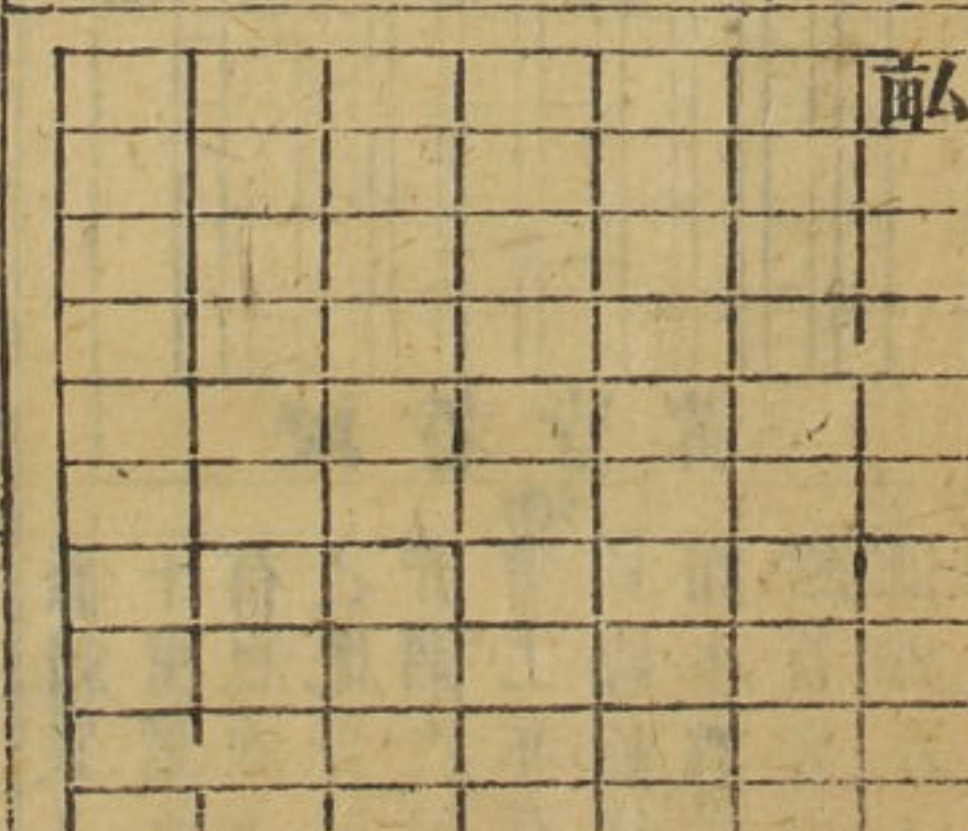


禮家謂兼貢助
茲止列百畝圖
貢助田皆可通
矣慶源輔氏曰
都鄙用助法則
收公田所入以
爲君子之祿卿
遂用貢法則使
什一自賦以充
國家所用此周
所謂微法也

圖畝十五貢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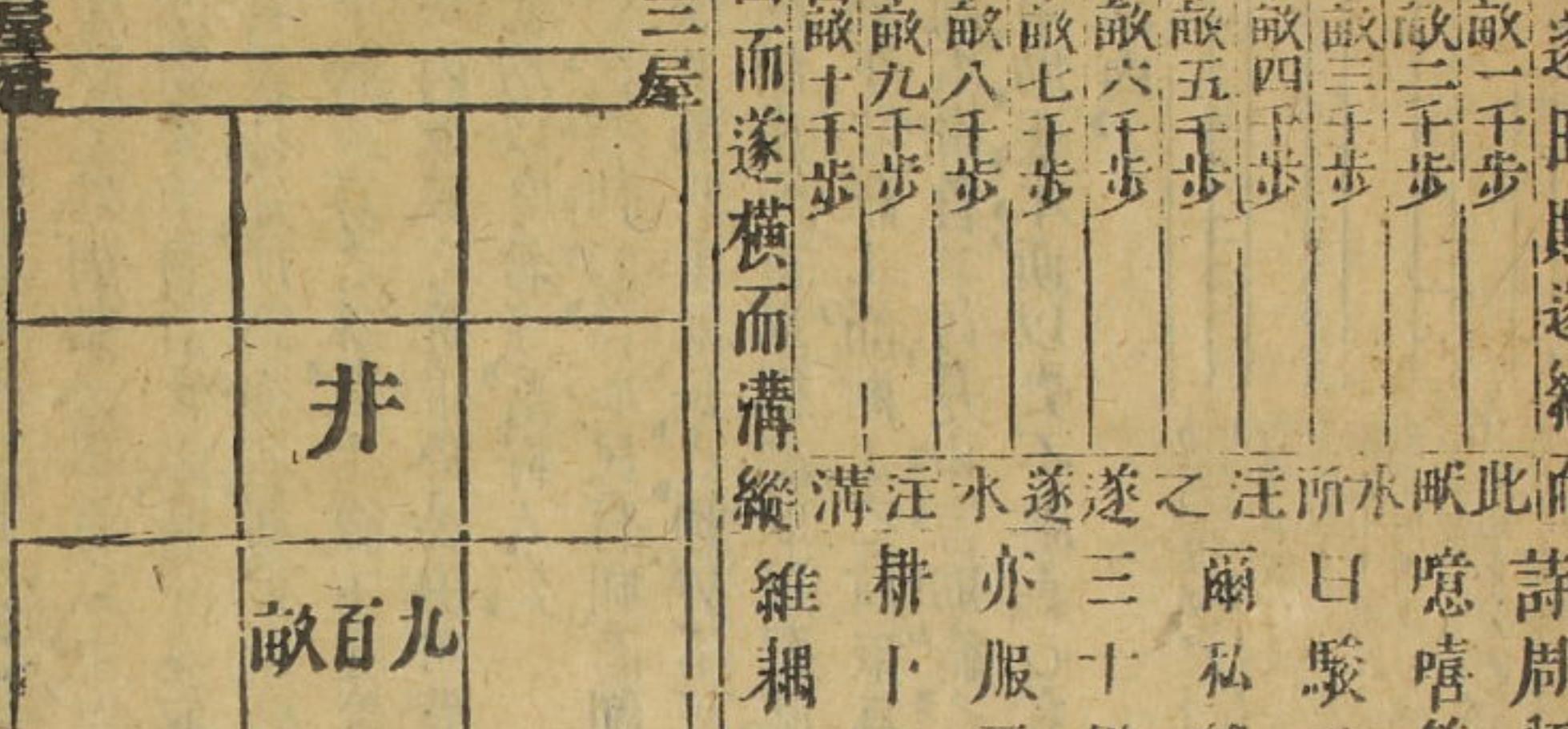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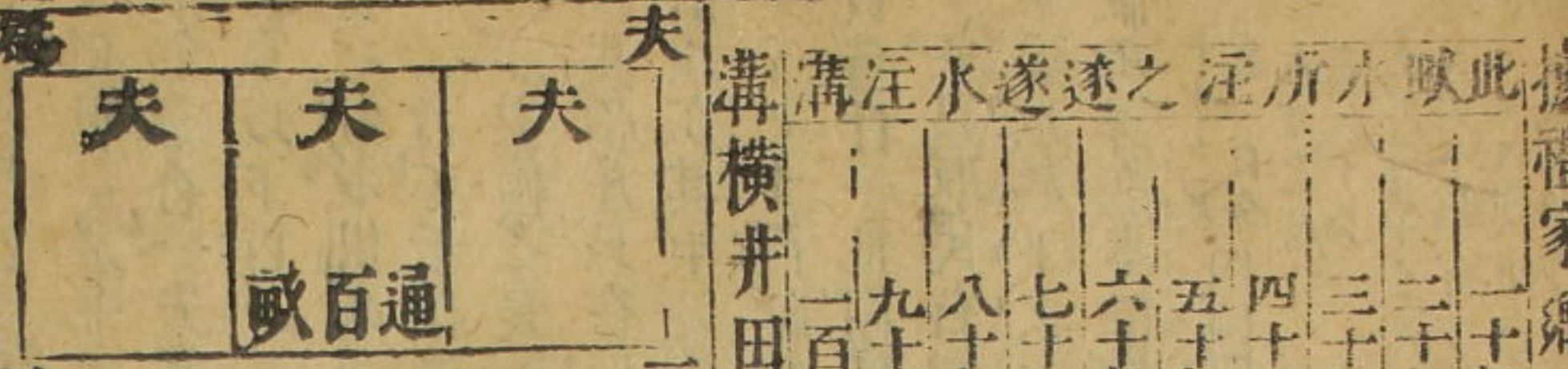


圖畝十七助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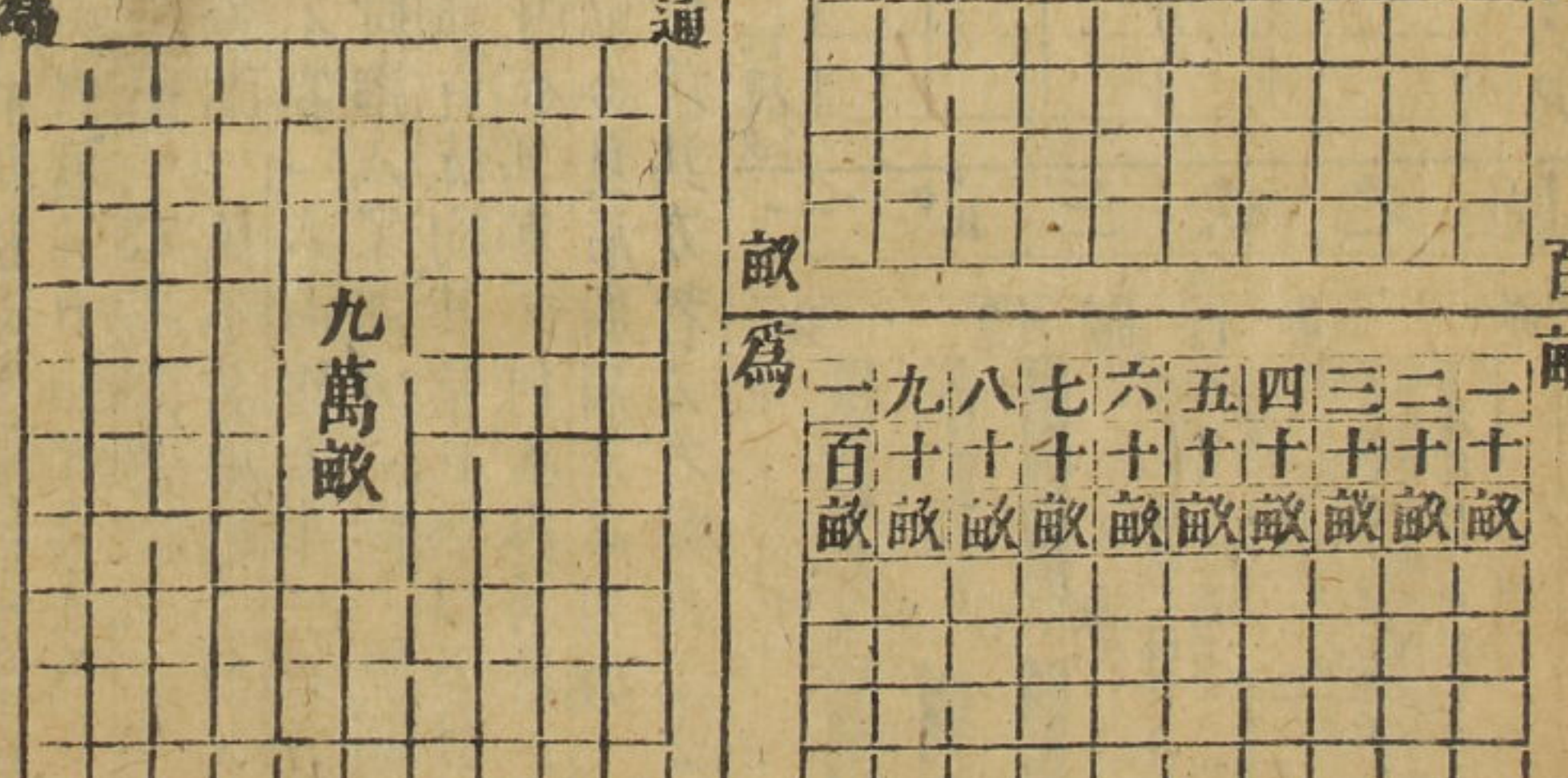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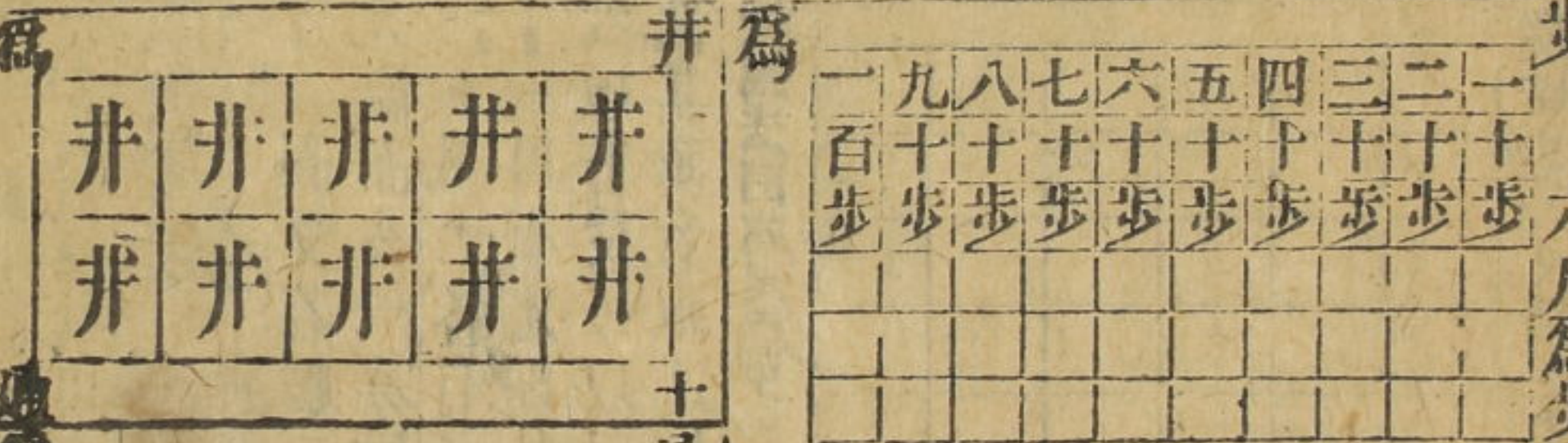
殷末初法田
分九區區各
七十畝與同
井田制同今
列七十畝圖
公田私田皆
如是也井田
畝法宜縱橫
水流入於遂

圖之井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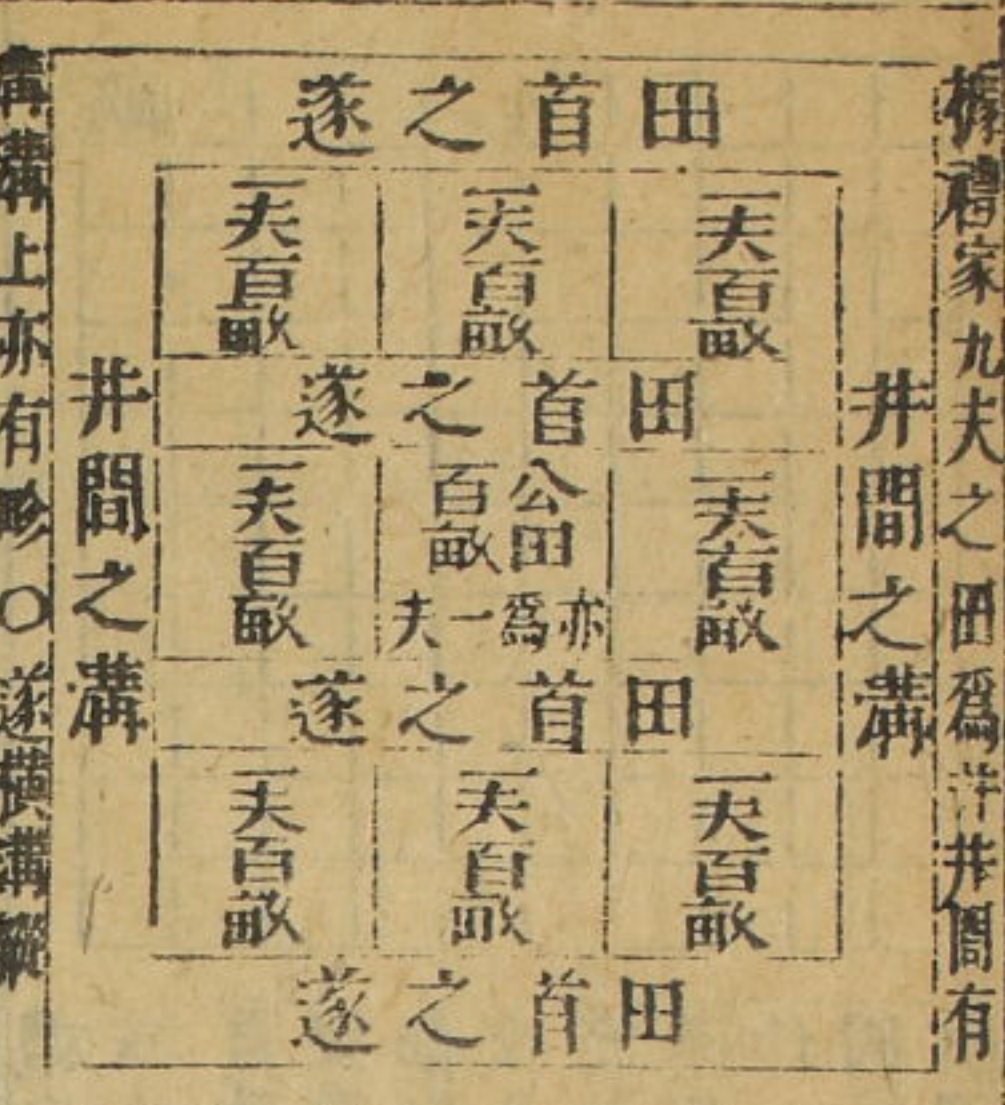
禮家謂兼貢助
茲止列百畝圖
貢助田皆可通
矣慶源輔氏曰
都鄙用助法則
收公田所入以
爲君子之祿卿
遂用貢法則使
什一自賦以充
國家所用此周
所謂微法也

圖之田井制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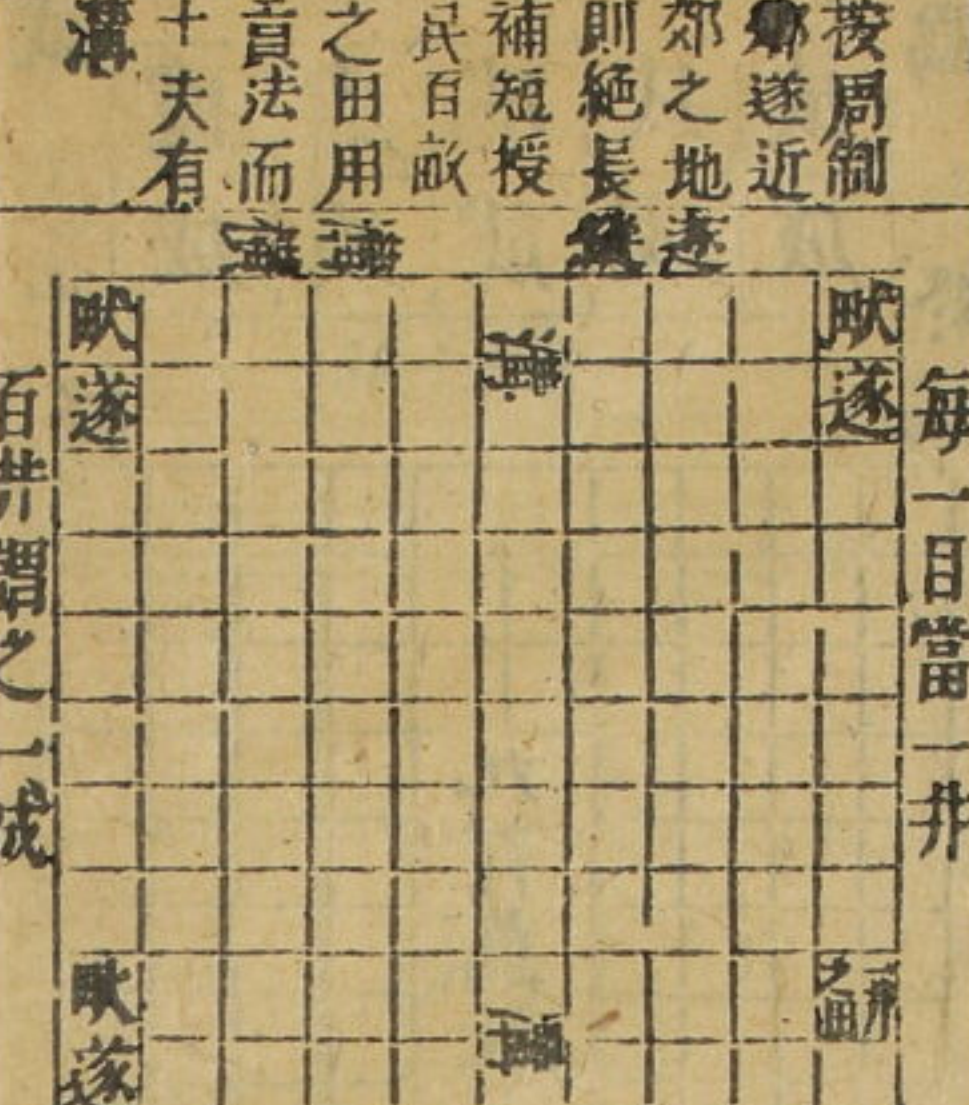
按遂樂溝橫之說本
賈公彥匠人疏口據
禮家一夫百畝夫間
有遂遂上有徑十夫
有溝溝上有徑十夫
有洫遂徑皆縱橫
皆橫此圖內小方
一夫百畝之田也夫
田左右有縱置水路
爲遂十夫上下有
置水路自遂注者爲
溝溝水積至百夫則
入洫洫亦以縱受

九夫為井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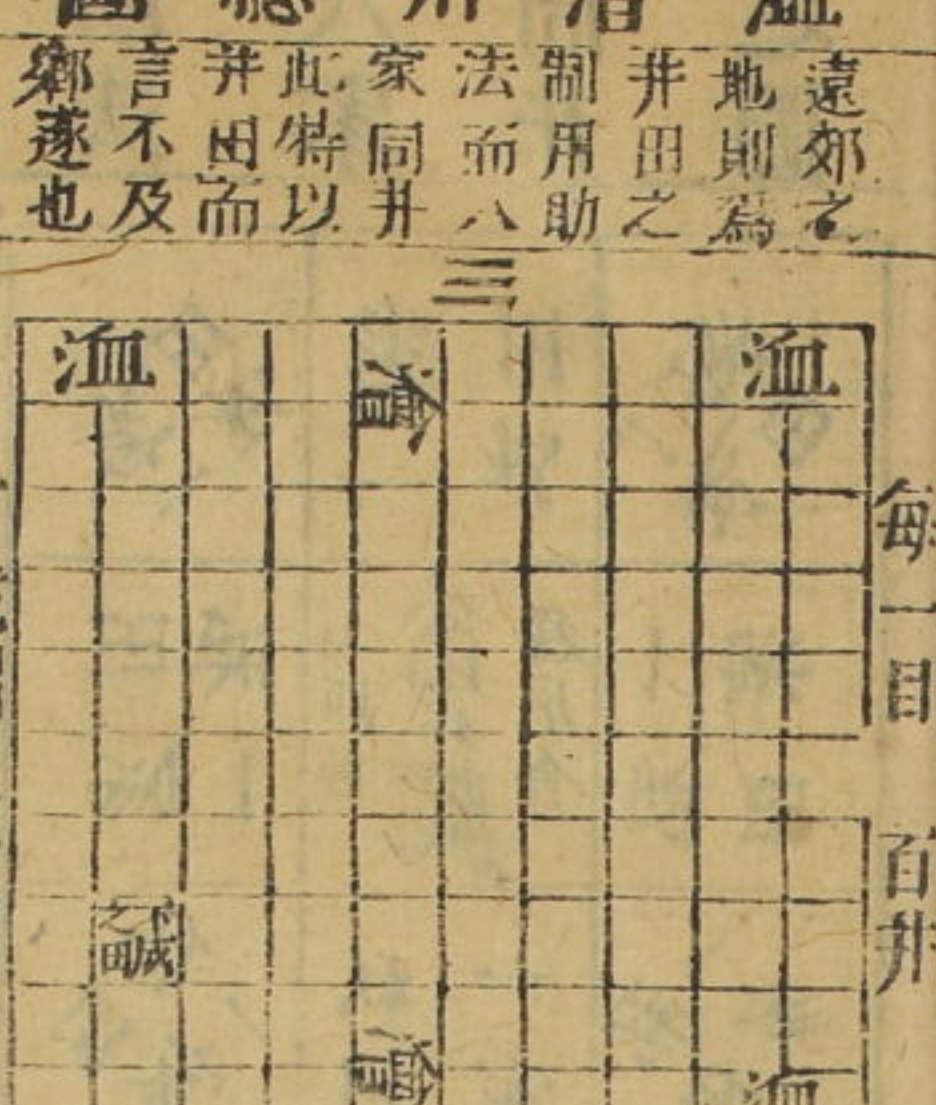
井間之溝
井間之溝
井間之溝
井間之溝
井間之溝
井間之溝
井間之溝
井間之溝
井間之溝

井田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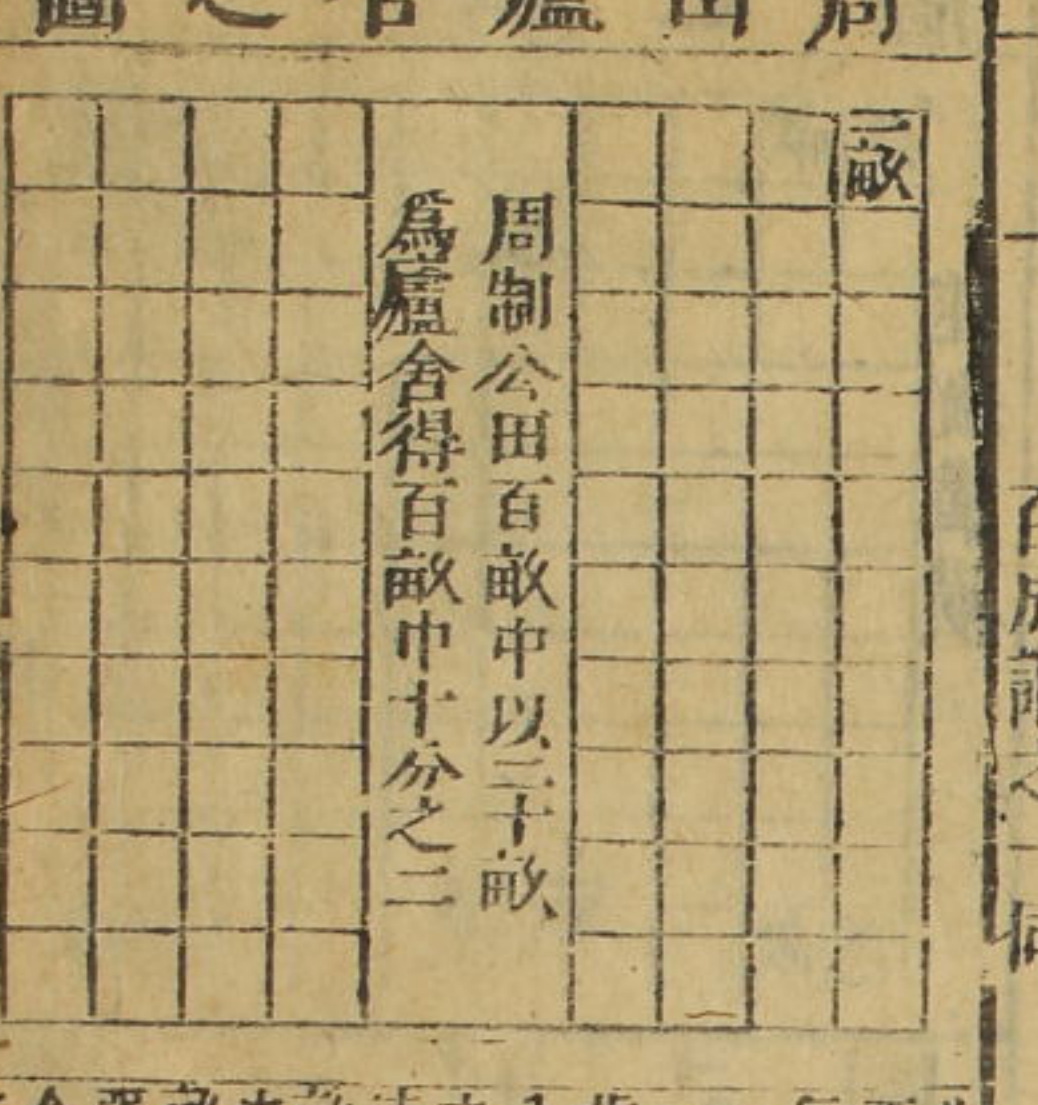
井田之圖
井田之圖
井田之圖
井田之圖
井田之圖
井田之圖
井田之圖
井田之圖
井田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洧水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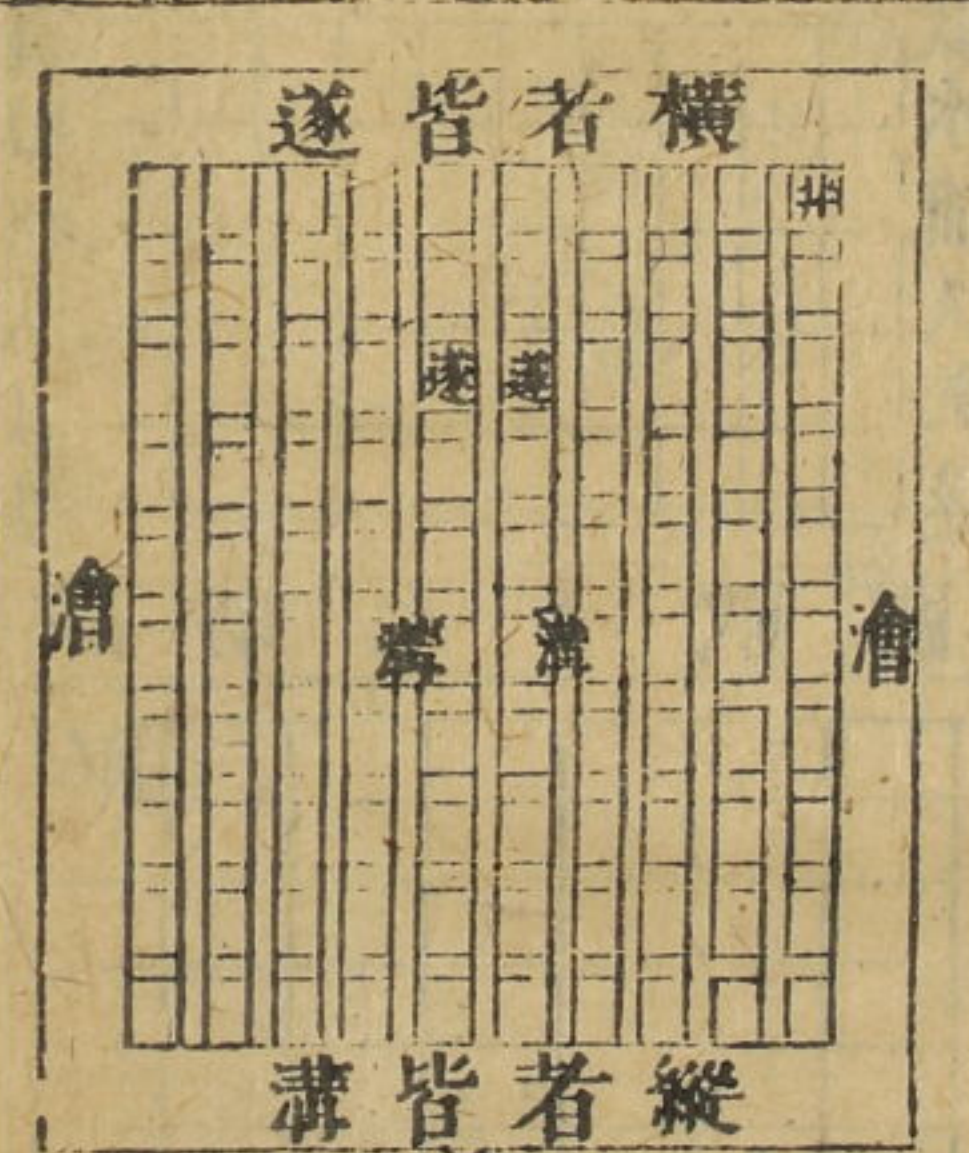
周田廬舍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周田廬舍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貢法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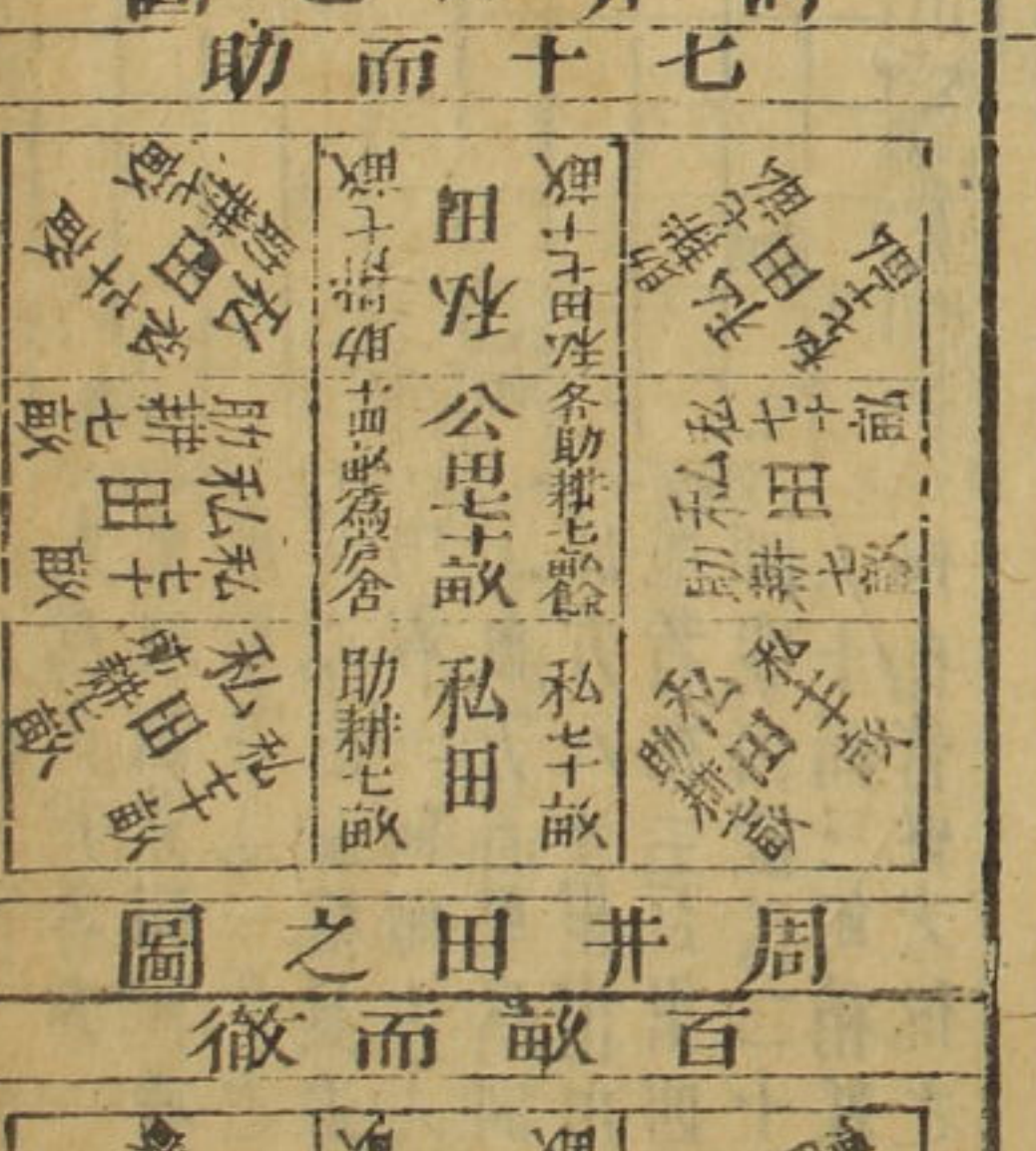
井田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井田洧水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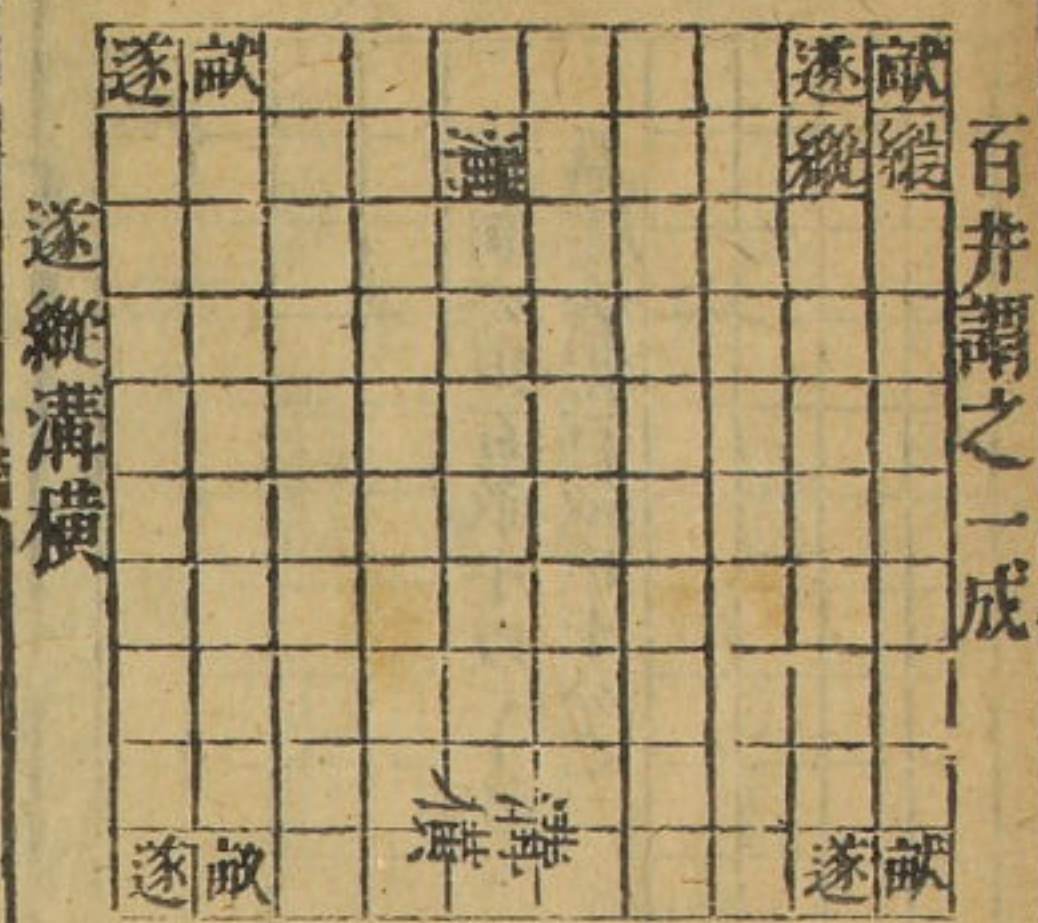
殷田廬舍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殷田廬舍之圖

商井田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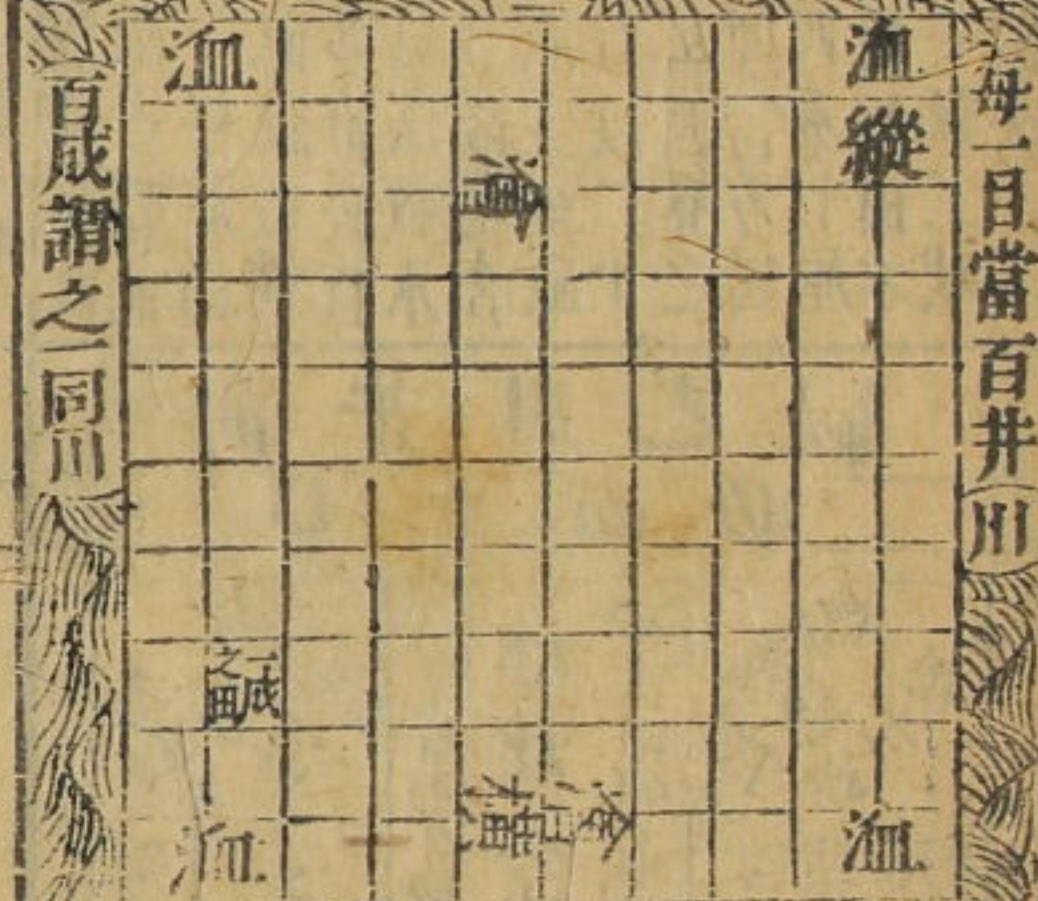


商井田之圖
商井田之圖
商井田之圖
商井田之圖
商井田之圖
商井田之圖
商井田之圖
商井田之圖
商井田之圖

田一成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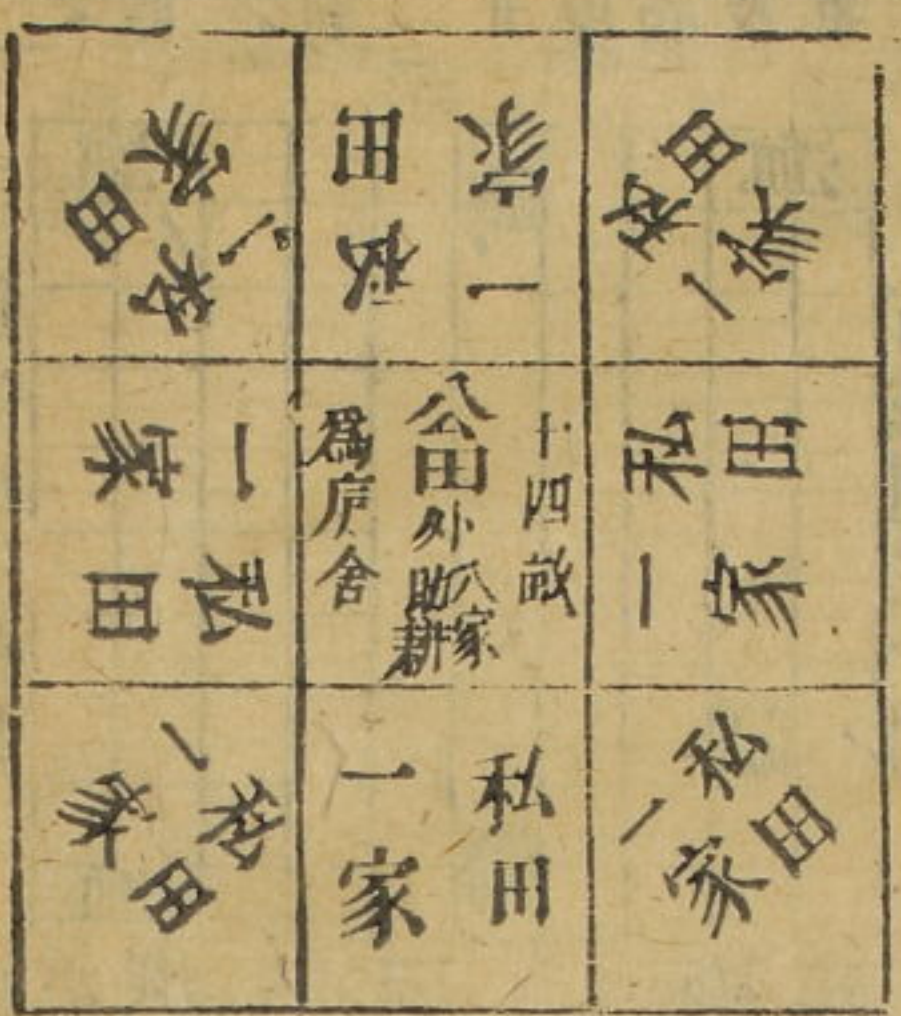


田一之圖



按周禮冬官下鄭注畿內采地之制凡夫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

助法八家同井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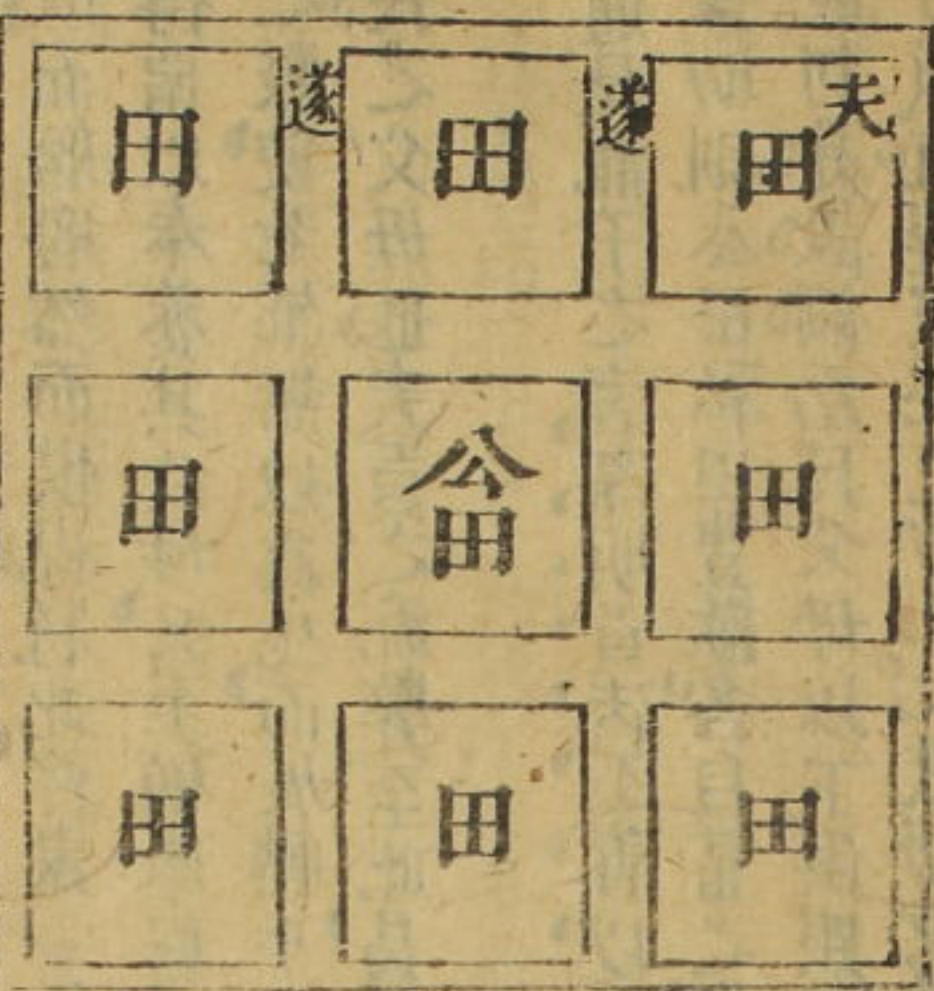


註云都鄙用助法八貢夫正以一井此而言耳推其至於為有溝...



註云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此止以十夫而言推而至於十夫...

都鄙八家溝塗之界



大率金下即溝之鄉遂一井之溝而至於一十夫...



此十夫之溝金極而至於百千夫亦天所受之田...

十夫八家考

有川川上有溝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用貢法十夫...

鄉圖	比家五	閭	比五	族	閭四	黨	族五	州	黨五	鄉	州五
遂圖	鄰家五	里	鄉三	鄣	里四	鄙	鄙五	縣	鄙五	遂	縣五
軍圖	伍人五	兩	伍五	卒	兩四	旅	卒五	師	族五	軍	師五

善於貢貢不善是後世行貢之弊非禹貢之初也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校
 凶歲樂歲之中定爲常貢之樂歲粒米狼戾樂歲豐年也
 法後不拘豐歛俱無增減也狼戾猶狼藉
 放散之貌多取之而不爲虐是設詞則寡取之只照依取其常例
 凶年糞田而不足糞田是壅田一年所收不足償糞田之費則必取盈焉取盈
 亦非加賦只是要蒲常數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盼也是恨視貌將終歲勤動
 一年辛不得以養其父母不得以養其父母言不得又稱

貸而益之稱是舉貸是借人之物而出息以償之以益取盈之數使老稚轉乎溝壑

考証林氏曰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視稼時用法之弊耳○坤雅云狼藉物雜亂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草多穢亂故曰狼藉

稱貸 罄所有而輸 暴君汚吏既析秋毫而稅之 貸所無而益 富家巨室又權子母而奪之

君貴司農司農茫無以應於是撿常格而誅窮民曰爾其上供 司農責窮民窮民茫無以應於是撿券而復請富民曰其其出息 刈穫未歸而征輸之吏頭會箕歛按簿書而責逋者已至其門 歲額方完而豪富之戶收息重利據契券而取償者又盈其室 粟入公室之帑 利歸私家之儲 家無磨石儲 室有懸罄曷

○大世祿 是功臣子孫世 滕固行之矣 固字見得既行世祿則世祿乃從公

田所出奈何 不行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 是井田中 遂及我私 遂及

田也。惟助爲有公田。助是行井田法。乃有公田。由是觀之。此字指周詩亦有公田之說。田之雖周亦助也。經文武周公而不能改則其善可知。衆証。鹽鉄論云發

孟子卷三 文公

而遂及於我八家之私田。往制惟獨助法乃有公田耳。而周雅所稱如此。雖我周更名爲徹。而亦不外助也。助何可不行也。

夫世祿二節一乘已然之執。一陳同休之愛。善引榷味。固字隱然。只是未行助。君子已蒙其恩。而野人不免深受其病矣。蓋世祿已取給於助。助之公田也。行世祿而不行助法。則不通。在今日之貢法上加取而民益病矣。此助法之當憲行也。○引詩不是再証助法之善。亦非謂滕當法祖。只爲當時助法已變。此特因詩中兩語想條。周亦用助出來。雖字亦字要味。自殷至周久矣。且以文武君而周公相豈不能制立法而助。却因殷之舊正見助之不容不行也。

○恒產既制。恒心可興。必設學官。或庠或序。或校。任擇其一者。舉行而群鄉國之民以教之。庠者取養老爲義。教民以尚齒也。校者取立教爲義。教民以興行也。序者取習射爲義。教民以親德也。其所開皆不小故三代各取一義以名學。夏承唐虞相繼之後。故天下相安於孔讓則亦教之六德六行而已。故曰

必以爲宜也。非爲與貢並議也。殷當革命之後。新清天下千戈之習。亦教之習射親德而已。故曰序。其與殷宜也。不當與助岐視也。周道尊尊而親親。天下共圖於尊親之化。則亦教之養老尚齒而已。故曰庠。必其與周宜也。蓋當與微相成也。此皆鄉學也。至於國學則三代共之。蓋鄉學因民習爲磨勵。故隨世代爲變更。國學則統四方之同。故有定向而不易。究其分於鄉合之於國。皆所以明人心自有之偏也。人君誠設教以倡明人倫於上。小民自相親睦於下。君臣父子之間情義暢然。放辟邪侈之民相去遠矣。

此見行助之後。便可設學校以教民。總見助之當行。設字有久淹而特起意。鄉只一學。庠序校特備舉其制耳。夏曰校三句。見三代各異其名。此上只敘三代建學之制。皆所以字非只合鄉學。國學說乃總結三代用心。皆歸於明人倫。方見學校關係至大。而不可不設。意人倫一明。小民自相親睦。而不可離此視。無恒產而放辟邪侈者何如。○且此原爲王道之歷世而莫與易者。一有王者起

考証 小雅大田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傳。曰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平糶君德而蒙其餘惠也。

世祿 惟正之供。無缺而養廉。有典何違。分潤以給班聯。匪頒之分。無經而常。伏不充何由。加額以資。重簋沛新恩。則極之敷施不竭。添額以頒。君子若坐而享。願德則神。之取給常殷。計賦以授。小人亦力而供。隆禮豐祀。而助伐之藏。故府者皆得食朝廷之報。勸忠勵後。而賢良之足守官者。皆養成樂利之中。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設字有久淹而特起意。兼言庠序學校。欲文公擇一而設之也。

庠者養也 取尚齒之義。**校者教也** 取考校之義。**序者射也** 取相習之義。兼言有次序也。三代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三者皆鄉學之名。

學則三代共之 國學皆三代所同。此皆所以明人倫也。此方是學校開風化。人倫明於上。倫字自有親意。處皆字兼鄉學。國學。人倫明於上。倫字自有親意。

小民親於下 是人倫之內各相親。陳言不害。上書言止。八建。國莫尚於尊儒。厥後壁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洗波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說訓聖範。開導心靈。譬彼衆鳥。類諸珠玉。然後人倫以睦。卑而有序。執理自基。習公所。以誰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千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禮讓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

庠實錄 執爵執醕 爲黜俊之階 欲觀人之忠 自有養而五更三老得以齒德之尊受朝廷之寵 自有序而智愚賢否得緣序塾之教進親長之醇風

校實錄 正德 意主作人 春秋修詞 先務後威 尊道 家聯師儒 冬夏讀書 先賞後罰 設學比 耳無異聞目無異見教之所以開天下於模 懸小鐸 退之以德齊之以政教之所以加天下於儀

序實錄 比禮 修揖讓 則旋進反修其少長之儀 序設而綱進耦退力者有所試其力巧者有所試其巧 序設而四維既鈞於此而序實以賢於此序賢以不侮

有王者起 後有王天下 必求取法 皆取法於滕 是爲王 之君作也 之先養後教

爲王者師極言其爲王道之替以散勳之言三代
盛王逝相爲法別無第二般治道○此節重子力
行之句咏新命之詩政以此鼓其力行耳新國從
新命來故曰亦助以養其生而學以養其心膝國
規模從此一新這便是天命所向處

則便無定法而穀像不平會暴得以多取而君子亦失所矣惟得以兼併多取如是是故暴君汚吏正所謂貪暴多取而豪強兼併非所暇問者而欲自便其私必慢其經界行仁政者必於此譬登料理因地以分田因田以制像則兼併無所容貪暴不得肆自均自平可不勞而定也故仁政必自經界始

使畢戰問井地以下。重正經界句。正經界直貫至
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千五畝。不正經界如何得均
得平。死徙無出鄉。由正經界來。方里而井。則正經
界以別野人。乃君子之所以專於治也。仁政從仁
人在位。仁字上來。井田全在公私內外之界限分
明。正字有執法秉公毅然不屈不徇意。經界既正
三句。止見經界不可不正。意孟子主意只重取民
有制及小人分田上。但一行助法則有私田。必有
公田。有相產。必有世祿。而君子小人不得不兼舉
而互言之。必如是則完得一個助法耳。行井田正
經界都是重民事處。然須重分田而制祿自在其
中。勿並重。經界不正三句相承說下。暴君污吏必
慢其經界者。爲奪取民財計也。故法不貸於豪強。

文王之謂也以文能行仁于力行之

制產是有激發自振不
阻於國勢之卑弱意
亦以新土之國
良法久廢今更新
也國新則天命亦

新語 大雅文王之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

文王之德以戒成王。
新民
天降康
民依于命

民管在乎日用飲食 祈其無逸在乎小民之休
天意在乎用功康功 上帝鑒觀卽在求民之莫

之君將行仁政將有且然未然選擇而使于委任必勉之重

之勉副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是經理其田之界限卽
其任
經界不正若界限經井地不均井田之田地穀祿不平何出得均勻

民所輸之穀以爲君子所食之祿義寡皆無一定也選自止之儻征言是故暴君污吏豪強貪取

之必得真經界國經界不領然已必畏而之經界正分田制不分互
徒以授野人制祿田以授野人制祿可坐而勞可均而平也
制公田以養君子公私不相侵不

慶源輔氏曰。度孟子來滕。不久便去。故使畢戰往問。○若有人君欲行仁政。使彼此均平。田無多少之差。則必從經界之事。飯起而暴君汚吏貪得勝多。只知有我。不知有民。只知爲己。不知爲人者。則必欲慢而廢之也。凡事湏是敬。則能立。纔有慢心。便日移于弊壞也。

分
制祿
野九
野郊外無謝此分
卿以
如卿受田六十此世祿
品當二百四十
井此外又有圭鬯制之

田
公田
全得
百畝
助
一而
其所以入以爲
君下之祿食
常法
田五
法之公田圭田
恐亦如此圭澤
下圭
田五十畝也古
者田祿皆助
外又有
此以厚

田 圭田得之內鄉遂之 國中授也田不井所以 治野十畝也所以養老也 餘夫率受田百畝如妻丁以八口爲此百畝也○一大父母常制之

圖	之
五十畝	五十畝
公田存	公田存
五十畝	五十畝
自賦	什一
貢法節周之	賦其什一以充
養君	國之用蓋用
子也	人也
五畝	二十
有室然後更受	有弟是餽夫年
野人也	外又有

丘下卷三 文公

三

○泥君小人不可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夫
 勝雖壤地福小不得與三代爭烈將有為子而仕
 者焉將有為野人而耕者焉無君子莫有行政以治
 其野人而制祿固不可廢無野人莫有出力以養其
 君子而分田不可不先哉○分田制祿之法何如因
 人而授亦因地而分諸言所以定之者于野外田可
 井授者畫地為九區中分其一為公田而行助法若
 國中田難井授始用什一之法使自賦一分於君而
 野人得其九此亦以濟助之所不及也

分田節推原分田制祿之由無君子二句不重相
 須臾只申上文以見必有此兩人而分田制祿不
 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制祿亦是為民須側
 重野人邊○請字貫下三條以九一而助為主惟
 中國行不去的所在始用貢法九一是西井什一
 只是計畝九字什字是分田兩一字是制祿須知
 此特參用貢以濟助之劣非貢助並行也此正實
 教以正經界處○李彭山曰助謂野人出力以助
 穀不勞官也自賦謂君子就田以取稅不勞民也

○不特此也且於世祿常制外又有以厚君子卿以
 下有大夫士其祿寢薄則於祭享漸有不克必有主
 澤之田以奉祭祀也蓋祿必稱其職之大小而祭思
 之心則一故不與祿同其隆殺而皆得五十畝所以
 廣孝也○於百畝常制外又有以厚野人一夫上父
 母下妻下以五口八口為率如有弟是餘夫也恐俯
 育有所不給另給以二十五畝所以廣慈也此雖在
 常制外然分田即有此田制祿即有此祿皆經界所
 當正者也

上節谷井田之問主田二節乃法外之仁又其餘
 波矣然亦是分田制祿一時事主田取以奉祭以
 濟世祿之不及無卿大夫之別此先王孝治天下

經界錄 分疆 規方作賦 小之一井為運
 天下經界在封疆故申益郊圻天子巡候何以昭其腹
 一國經界在井里故定原隰司空亦在草萊而知其情
 我疆我理 井邑為阡陌始
 是則是壤 土田為封疆始

○天壤壤地福小 壤地上界 將為君士焉 將為是必有君
 者 將為野人焉 野人是耕 無君士莫治野人 治是出政之無

野人莫養君士 養是出賦 請野 請勸給之詞野郊外地
 九一而助 九一以井田之區數論九區中 國中 郊內鄉途

不可為井 什一使自賦 什一以收入之分數論什分中
 稅助而 助則津日助則官自收公田之入而民無
 不助者言 賦不助則使自賦於公而什取其一此於

助分數更減者野在四郊外費轉輸助借其力則九一
 不為勞賦分其九即什一已為多故先王之賦無復有
 始矣 一 草 分責 子民 佐制變 非取備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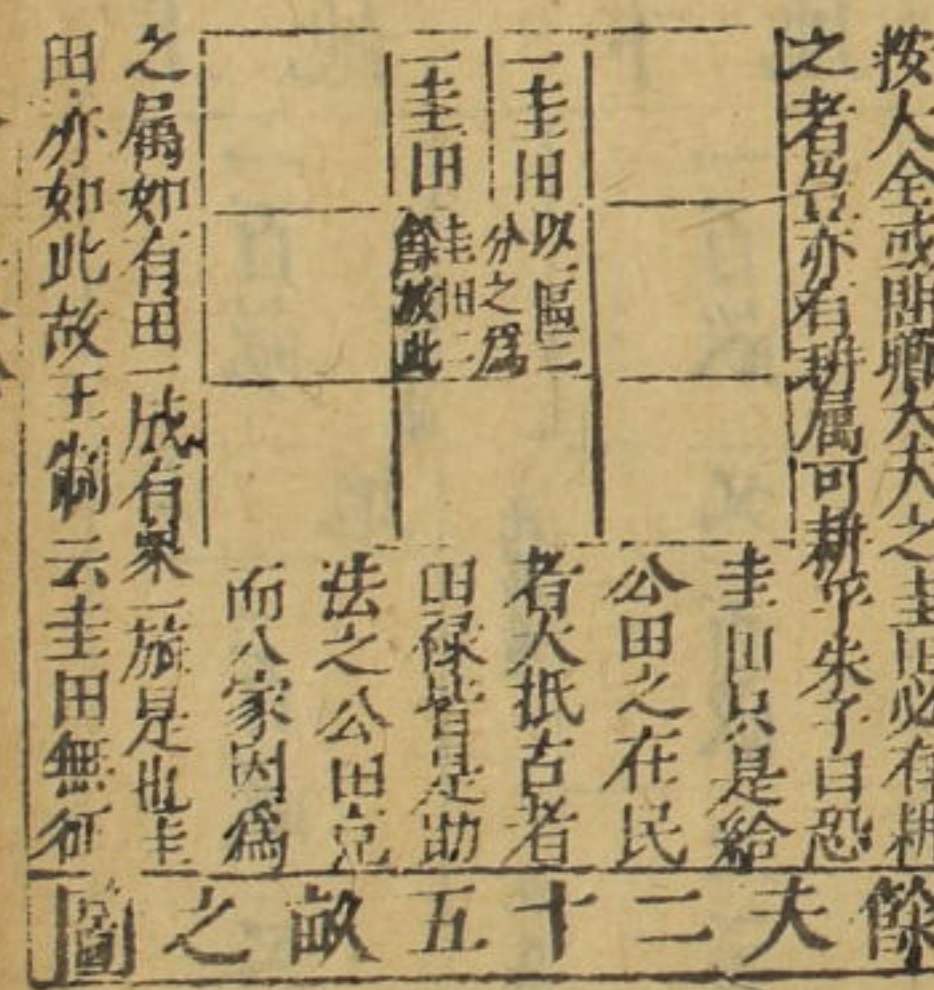
環翠里恩 其心思知慮足以悉民之微
 群聚待理 其觀而幹濟足以周民之休

○卿以下大夫必有圭田 圭田祭田也圭與調
 五畝 五十畝一區百畝之半也是酌其可供祭
 祀之用圭田無降制乃先王一視之仁 ○餘夫二十

五畝 餘夫者家長為一大及父母妻子五口或八口若有
 分之一也以給其衣食 考証 王制曰圭田無征所以厚賢
 此內俱有經界當正意 考証 也趙氏曰圭澤也德行澤曰
 始與之田 此殷法也

卿以下大夫必有圭田 圭田祭田也圭與調
 五畝 五十畝一區百畝之半也是酌其可供祭
 祀之用圭田無降制乃先王一視之仁 ○餘夫二十

卿以下大夫必有圭田 圭田祭田也圭與調
 五畝 五十畝一區百畝之半也是酌其可供祭
 祀之用圭田無降制乃先王一視之仁 ○餘夫二十



圭田餘夫田或都鄙八家
 有田畝中分之為兩小五
 夫或畝八
 家或畝八
 有餘夫乎
 殊不知民
 六十則民
 與四餘夫矣此百畝可以

上農夫全
耕百畝

中農夫耕七
十五畝

舊大初
二十五年

遂人以疆予任毗

正夫餘夫田圖

遂人以疆予任卮
下農夫耕五十畝
餘夫耕餘夫耕
三十五畝三十五畝
上中下農夫皆正夫自公田中
八分之一外上農夫自受私田
百畝中農夫受七十五畝餘
十畝授餘夫下農夫受五十畝
餘五十畝或更授一下農夫或
分作兩餘夫各二十五畝即皆
可通餘夫二十五畝者百畝中
四分之一也

圭田五十畝者、於公田一井之中、而授之以半、卽爲五十畝也、餘夫二十五畝者、於私田百畝之中、而授以四分之一、卽爲二十五畝、皆不外夫井田者也。

○夫井田立而死者徙者無出其鄉卽在鄉田同井之中處常而出作入息則相友伴同其歡樂防患而護守探望則相扶助同其捍衛不幸而有疾病亦群相與護佐而捍衛同其困苦如此則百姓皆有恒心

而親厚和睦民俗善矣况又有以教之風化當何如耶

承上言井田既行不惟善民生又善民俗人心得此而固結不散王先王之以良法美意聯屬民庶無出鄉以鄉田同井故也鄉田同井句是過脈語謂一鄉之人凡同一井者下二句從同井來相友相助相扶持正是親睦比景首句言死徙無出鄉下言相友三者無出井便自了

○同井之制何如里不方則相侵而田不得井方里而井田之經界明也田不九百則祖誦而非所以爲井比九百畝井之經界明也就井而分計之其中百畝爲公田其外百家皆私百畝使各出力以同養公田公私內外之經界明也就井而合計之必公田之爭畢然後敢治私田之事乃所以別野人使知養君之子之義也一井而公私分一井之事而先後辨美於治地中藏治人之法焉

此節詳井田形體之制以終惟助為有公田諸野
丸一而助之說蓋上所論乃立法之意未及形體
也此詳言之方里而井二句是井田形體大綱中

卷三

北馬

三
上

中

一百畝 又一百畝

等

地

此爲茶

地 下
地 陶

一百畝
又二百畝
又二百畝

餘夫

生同貧賤之伍而幽數居盈則獨受夫有餘之號
外受奇虛之名而室家不足則未離夫丈夫之稱

○死徙無出鄉指遷居無出鄉是不離鄉之外鄉田同井

謂一夫之用也
共井之家也
出
入
想
入息交伴也
守望相助
守是捍患
鄰大難定

參正 李文甫上。按先王教民六行。差友睦姻任盾是
如此節則不行備矣。攸孔子曰。居况于鄉而知

道之易
易也
鄉田井
相陰陽
覲流泉
計旱潦
東西為緯

凡區分其地 無偏盈之私 合諸天道宜諸地理
八室安其域 無偏絀之病 通諸人情準諸土俗
獻會獲經理之宜而响七原隍無非王者任土之勸思
簞食存廣矣之利而繫七疆場無非王者陳修之美積

○方里井方一里之地計里以定井井九百畝井有九區每區百畝其中爲公

中一區百畝爲公田
八家皆私田
外八區八家各百畝
同養公田
耕字公

事兩事字指耕稼後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井田井田之制以宜民
以明事上之義也因民之向以治地
安方里里里明明井井里里依依於於井井乘乘屋屋而而隨隨牆牆屋屋之之

宜井依於里出入而兼守望之衆山林之地九度
當一井京陵之地七井當一井淳鹵之地六表當一井

井七相仍而地形如繡畫故其所以廣樹藝而裕
貢賦四井爲邑則就邑之里而方之四邑爲丘則就

上之里而方之四丘爲甸則就甸之里而方之四甸爲縣則就縣之里而方之里比不素而溝塹相錯錡鋤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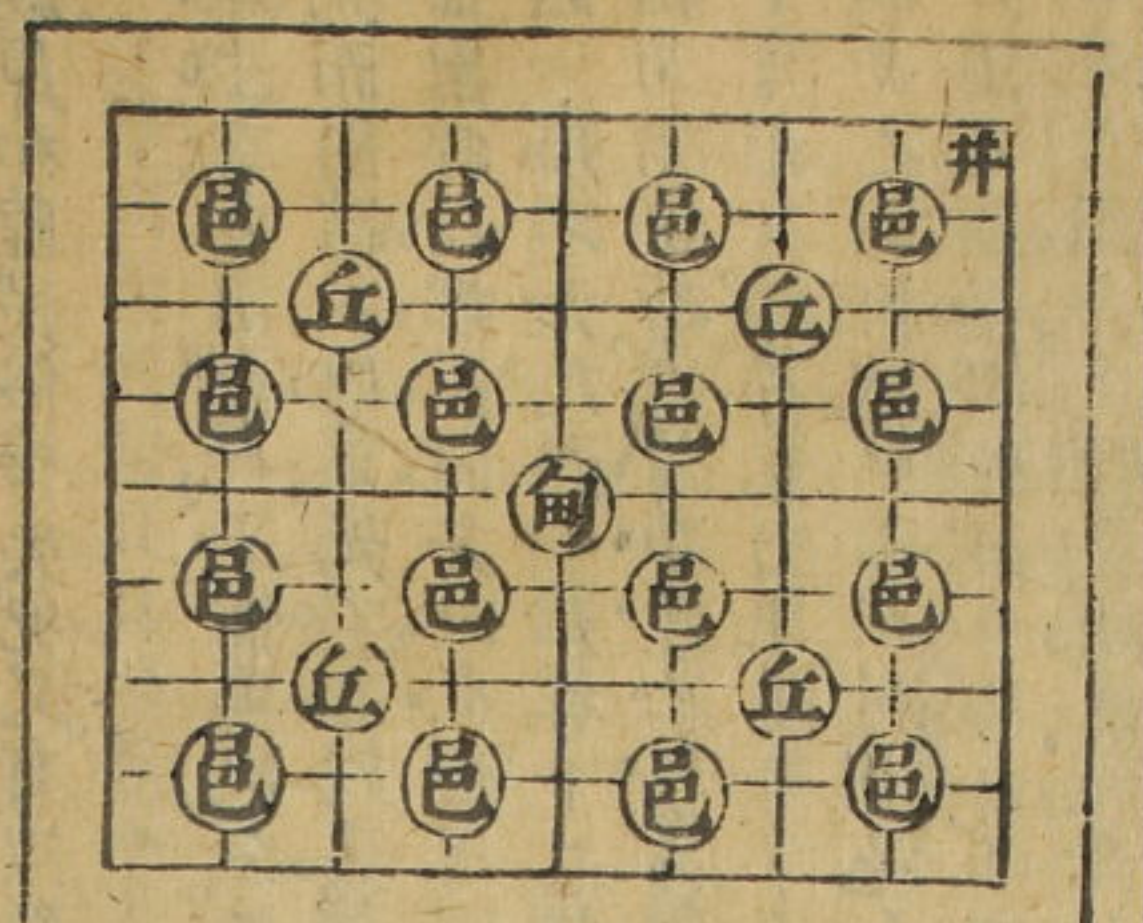
同皆所以謀地利而勤農事

四庫全書

五十二卷三十一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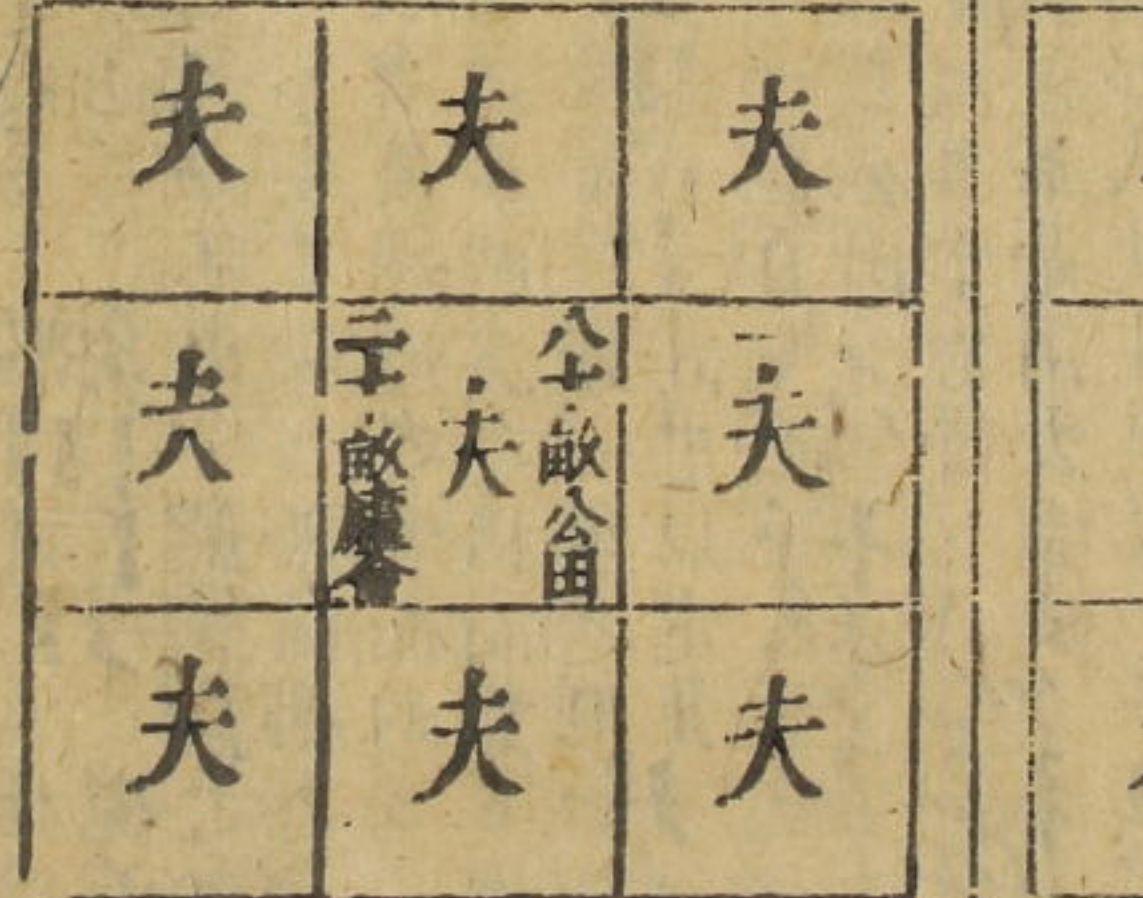
卷一

井邑丘甸總圖



中開一甸共六十四井旁加一里共三十一井通共百井若除治地則方八里而為甸若併治地則方十里而為甸此所以為甸也

井法助股什一容九夫之圖



此圖之田計九百畝方圓一夫也中一夫田一百畝夫為私田而一夫公田八十畝中一夫田一百畝夫為私田而一夫公田八十畝

公外私以定其區先區後私以別其分此又是井田形體之細目所以別野人也一句秘妙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已破許行並耕之說添出一君子解便不是

通典曰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漢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間為四通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於禹備于周壞于秦也○井里考詳圖下

井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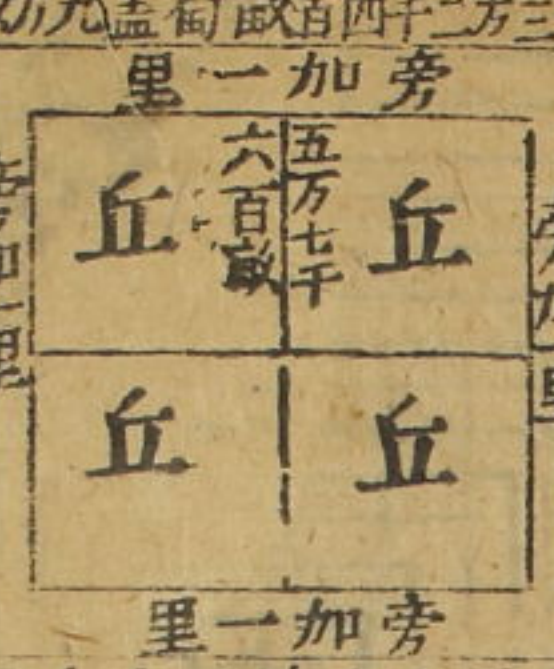
方里而井四里井為井四里井為井四里井為井四里井為井四里

邑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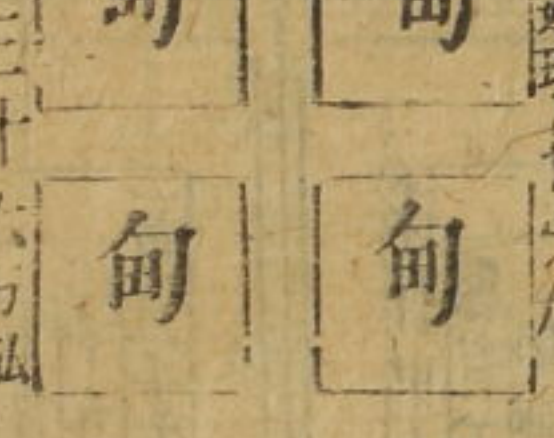
丘地方四里十有六井一邑四里而為甸此所以為甸也

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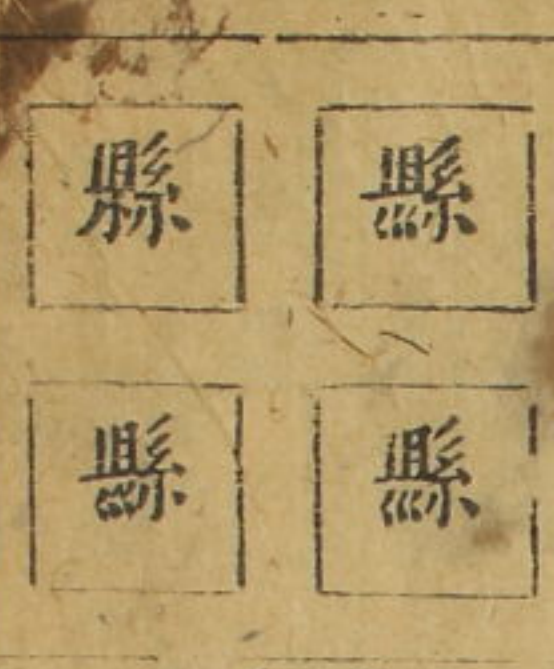
甸方八里六十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

甸圖



甸方八里六十井出車一乘甲士三人

都圖



四縣方三十二里一千六百井積一萬四千六百井

都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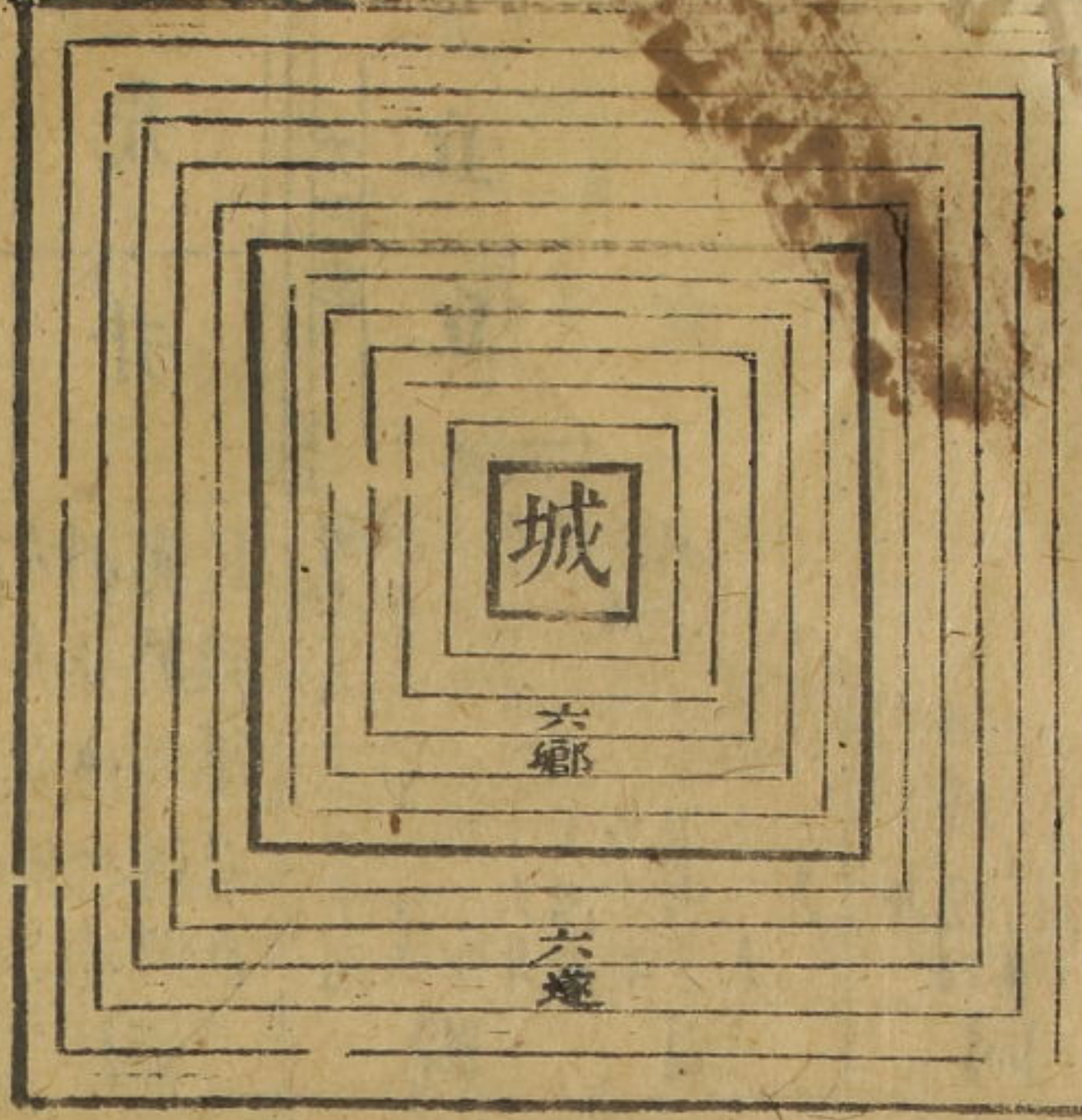


四都為一甸內三萬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二萬七千二百

五子家三文公

五子家三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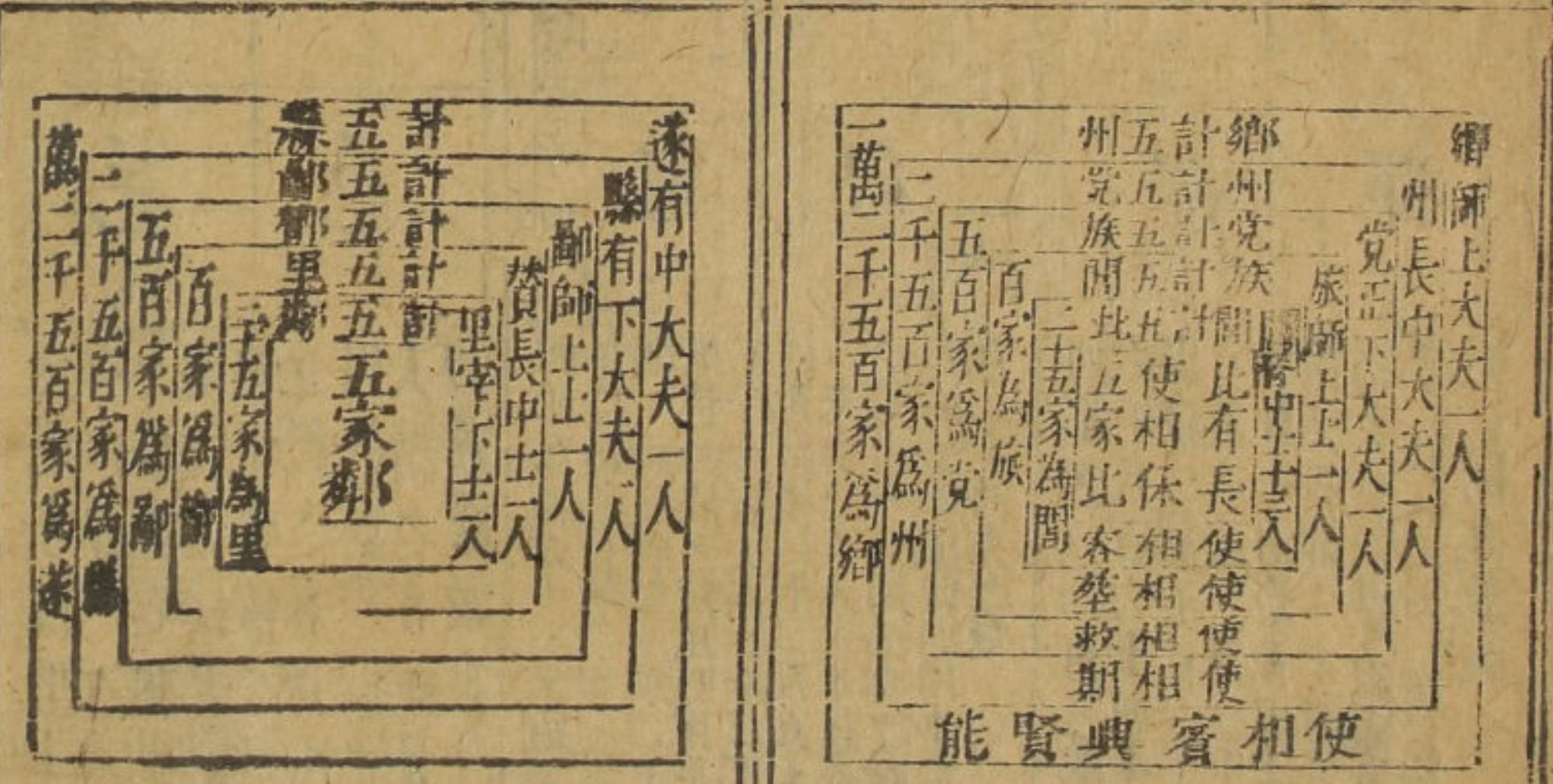
圖遂六鄉六畿



王畿方千里六鄉六遂當
分以一面五百里
分則每分當有

四十一里強若加都鄙則
鄉遂只在二百里內十二
分之止當有十六里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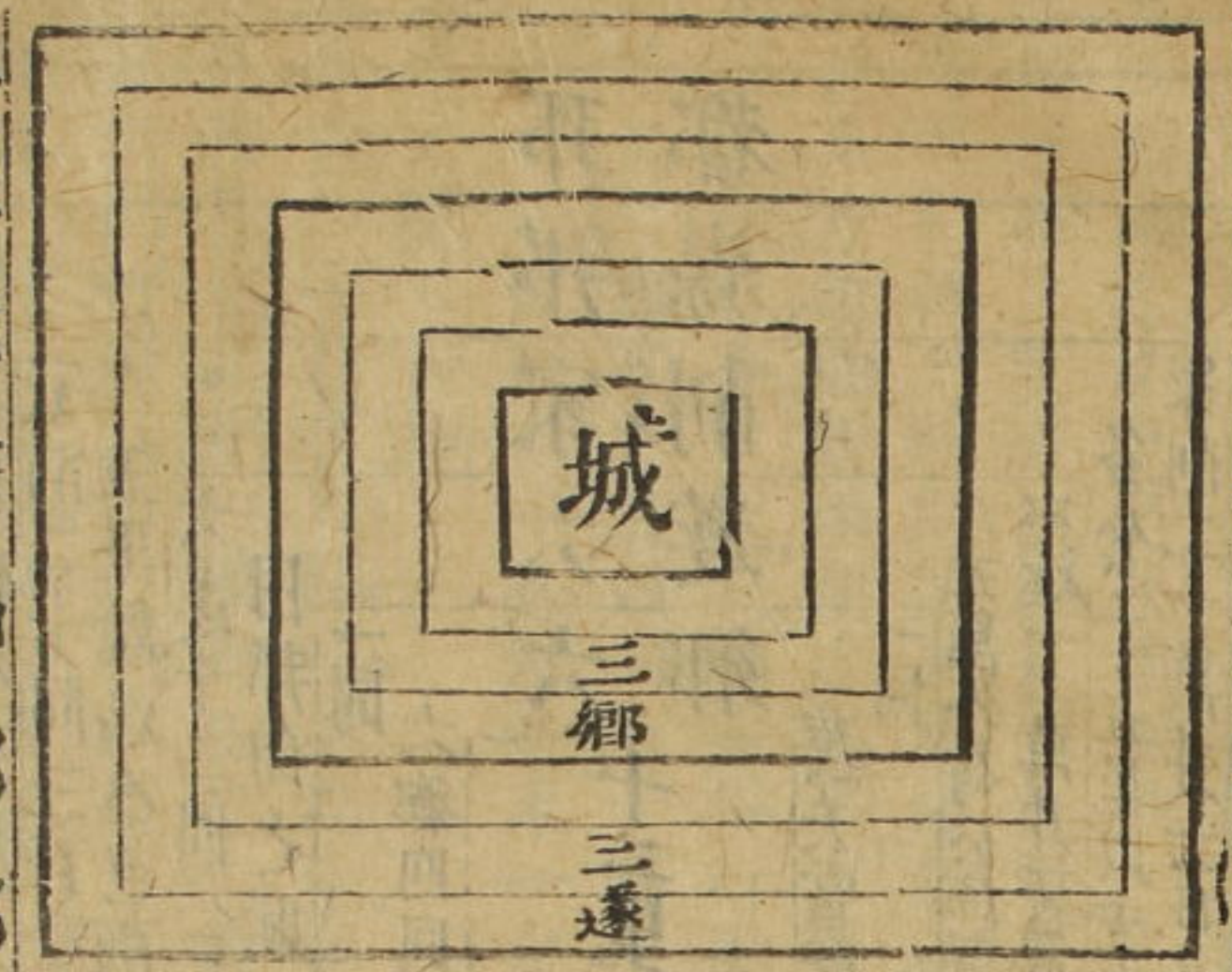
圖之鄉六 圖之遂六



比出軍五人
間出軍二十
五人族出百
人黨出五百
州出二千
萬人出五千
計四萬井三
十六萬夫也

六遂之地
十二萬井
二萬八千
夫除七萬
田五千家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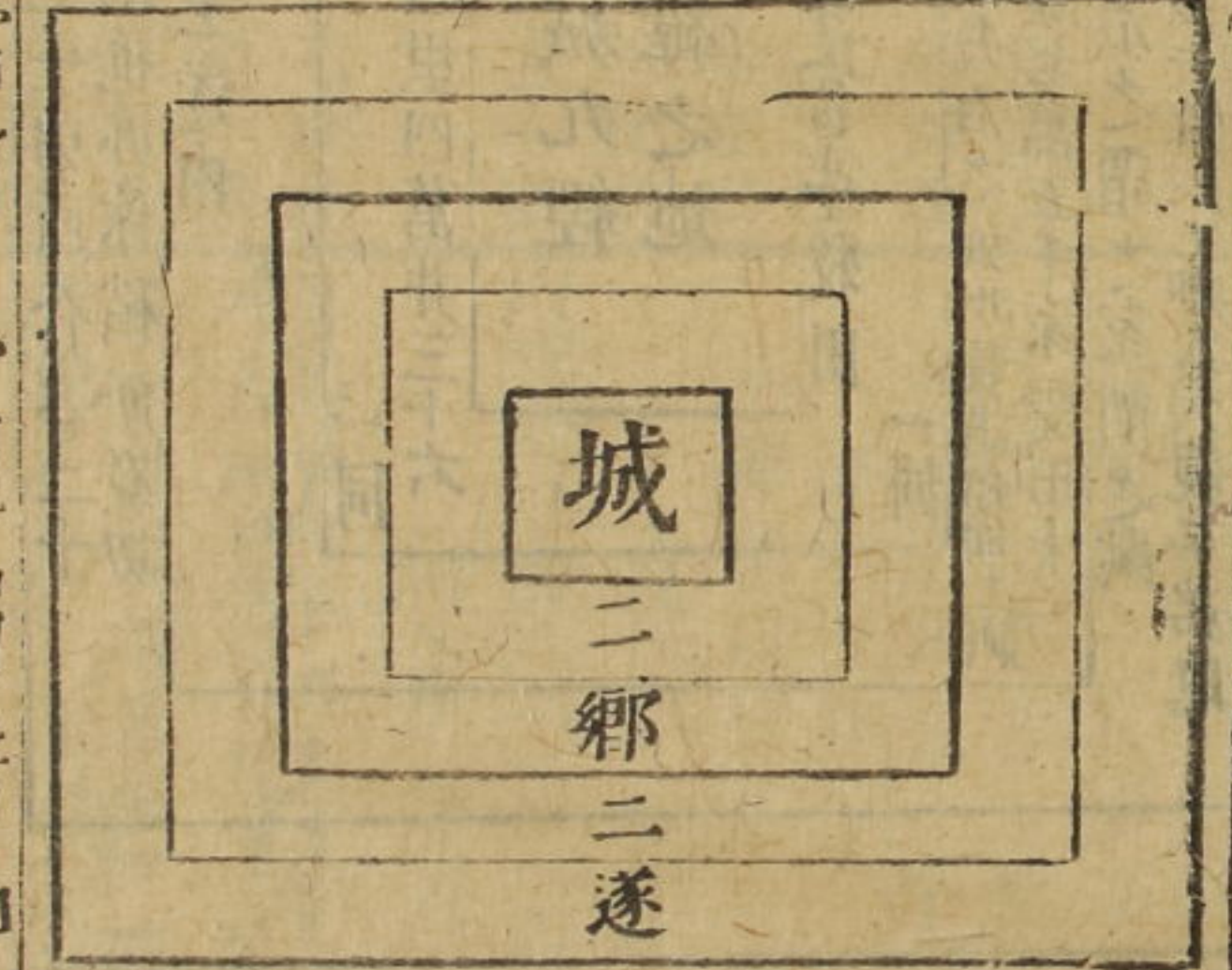
圖之遂三鄉三國大



大國方百里三鄉
三遂當為六分以
一面五十里為
六分則每分當有

八里強若加都鄙
則鄉止在三里
之內六分之止當
有五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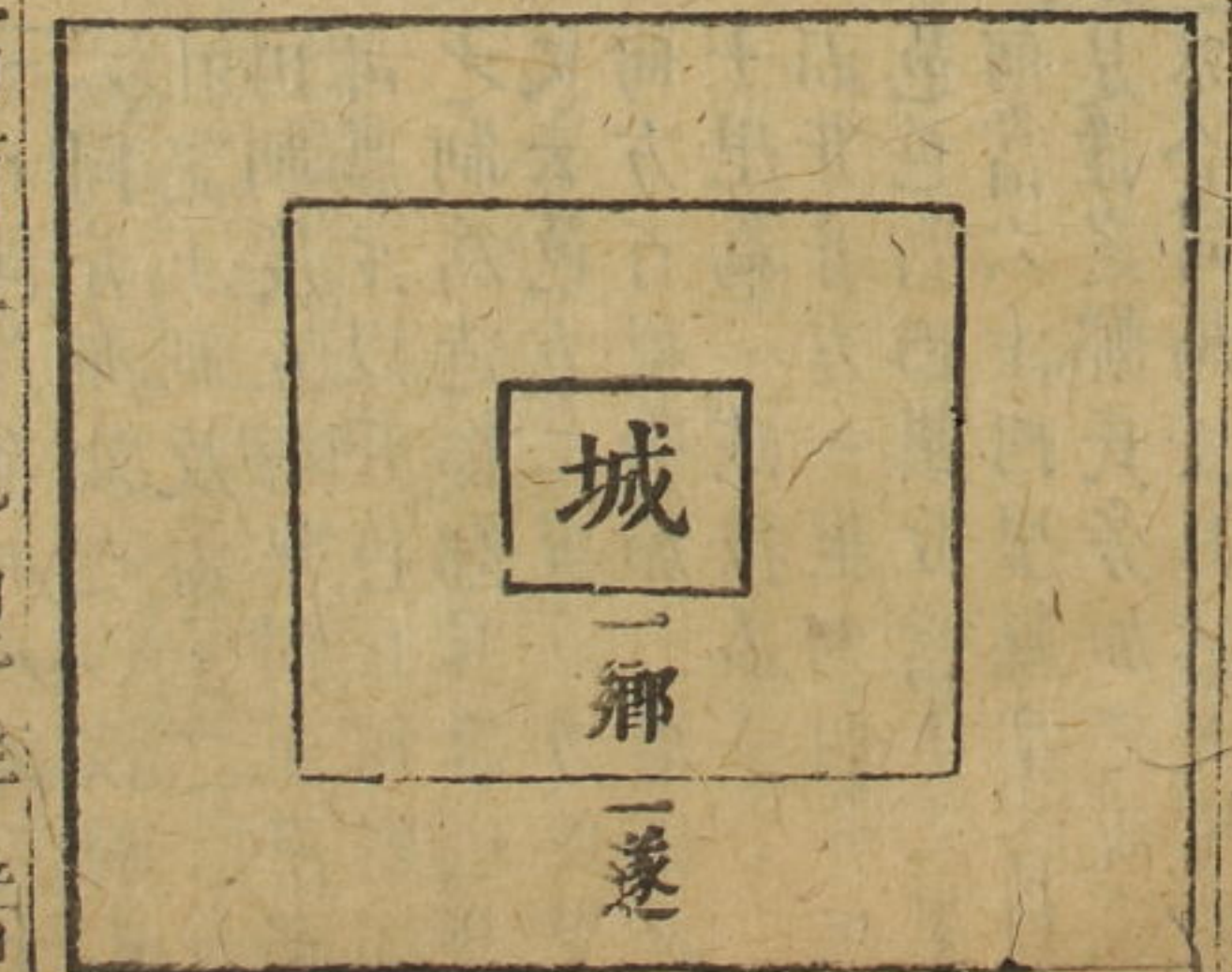
圖之遂二鄉二國次



次國方七十里
以鄉二遂當為
分爲一四分之
分則每分

當有九里弱若加
都鄙則鄉遂在二
十里內四分之止
當有五里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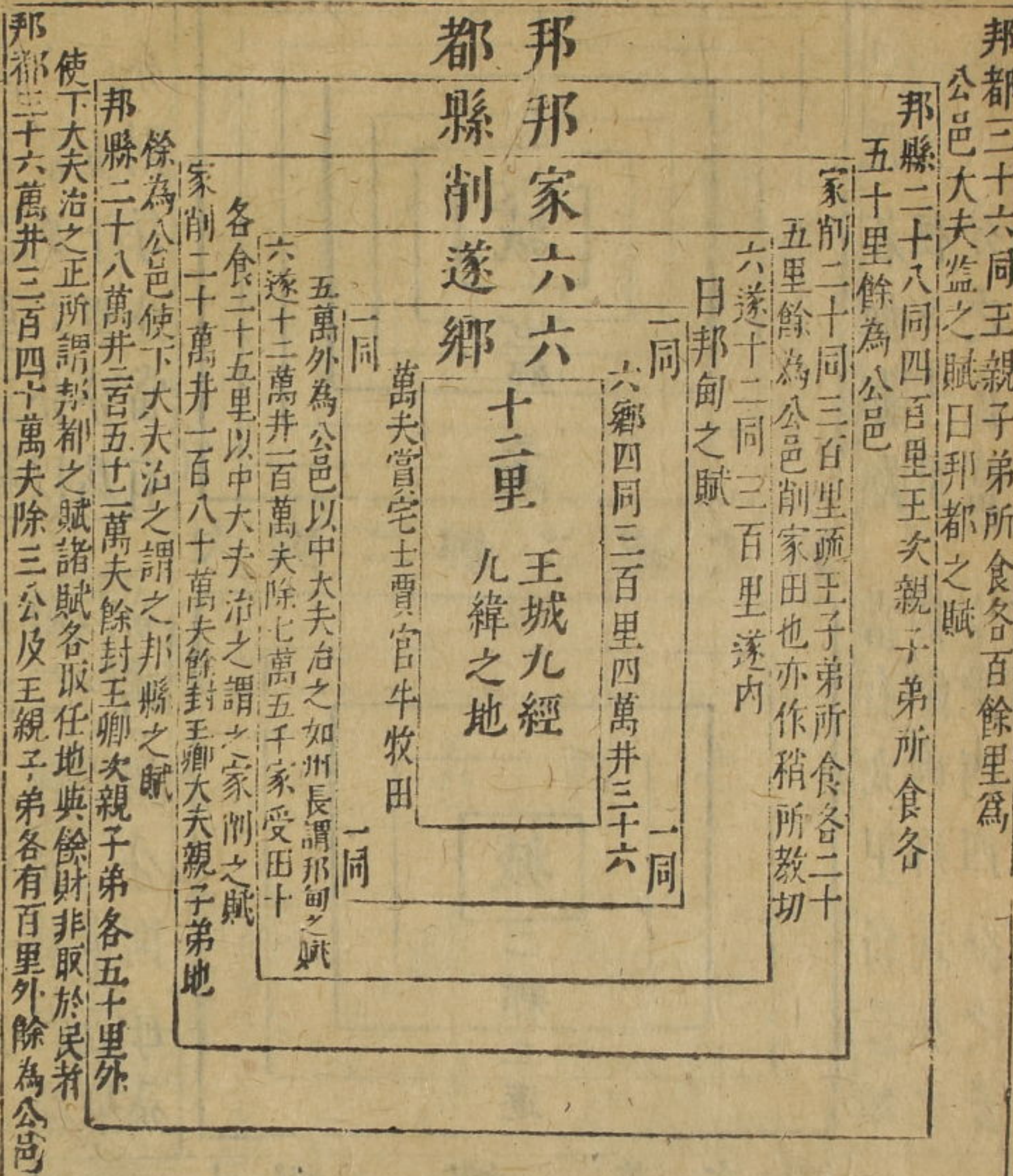
圖之遂一鄉一國小



小國地方五十里
分以鄉一遂當
分爲一一分
里分爲二分每

當有十二里半若
加都鄙則鄉遂只
在九里內二分
則爲四里半耳

王畿鄉遂承之地圖



六鄉四同六遂加八為十
二同家制加八為二十
制見周禮邦縣加八為二
十八同邦都加八為三十
六同井亦如之○按周禮
禮記王制及孟子之言井
田制度互有異同而漢鄭
司農注以井邑丘甸縣都
之制為造都鄙其說已非
又云邑方二里丘方四里
甸方百里旁加一里則方
十里為一成按孟子言井
而井井方一里則四井為
邑邑當四里丘當十六里
甸當六十四里縣都皆以
是推之鄭氏旁加之說則
求合司馬法耳然天下地
形南北東西多寡不同高
下亦異豈能一一方平如
其大槩爾

○夫中外公私之異其區尤公後私之辨其等此其
規模之大畧耳若夫度時因地不為膠固而溫潤皆
澤便之有通無得用期必行則在君之力行之必
勉矣倘謂井地不在經界是亦猶之制產不為行助
安見所謂國之必急於民事者哉

○此其大畧也 此字通承經界以 若夫開墾之
時而不帶德是 則在君之
變通不滯之意 則在君之
石營行周官漢明唐宗嘗行學校然有治法無治人終
無補於治故潤澤之責在君典臣

此字通括上文井田雖是個死規矩都要用得宜
活方可行得只緣助法久廢硬行必有隔礙故又
教他多方委曲規兩便之置酌其机宜調其苦
用官之法行之意只要完得行助法一事在君
與子又打轉子之君數句有千載一時不可控過
意前日子力行之子必勉之末一句收住孟子屬
望婆心隱隱發現

夏民貢 此由險而有制
殷人助 所以開制民常
周人徹 產及貢助徹法
以學校言 殷曰序 所以開世祿及
周曰庠 庠序學校之事

神農全旨○這章書以闢竝耕為至蓋許行之所托
以亂勝者在竝耕以壞井田之仁政也治市一價
之說特因神農為市之利而帶言之中間雖有責
其倍師一段見師不可倍而竝耕不可學也蓋並
耕之說論治術則壞了堯舜之道而君民之分盡
論學術則壞了周公孔子之教而弟師之分移
孟子以仁政告文公蓋已見之施行矣奈何有陰壞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 有為是造言假托也神農古炎帝
為此說欲壞 自楚之滕之是 踵門而告文公曰 踵門步行
井田之法 遠方之人 指楚 聞君行仁政 田制祿言 願受一廬而為氓
遠方之人 指楚 聞君行仁政 田制祿言 願受一廬而為氓
見

之而假為炎帝神農氏始教稼穡之言者楚人姓許
各行蓋將卑劣薄三代而以上古之治治天下也
乃自楚國之勝踵其門而告語於文公說荆楚達
方之人聞君行井田之仁政願受一廛之宅而為
婦之氓文公遂與以所居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破
賤者之毛褐捆扣麻屨織編草蓆以自售其力以為
食

為字管眼是特假托神農以欺世非神農言之也
緣他本野人之流又生蠻夷之地且憤世之暴斂
飾偽而意欲矯之不自知其詞之妄也欲受厚為
氓便有躬耕種粟意衣褐便富不用尊貴章服意
捆屨為食便富自食其力意

神農姓伊祁名軌又云名石年教民始為稼穡謂
之先高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厥產烈山厥國伊祁
厥名軌兒厥王火德以火名官乃斷探耒耜以教
民耕乃草草合聚以濟民生乃範金排盾以資民
用乃師于悉諸李於老農乃命赤冀為軒曰乃命
巫咸王卜筮乃命刑天作扶犁之樂乃命屏封作
種書乃命白阜作地理紀以理天下

○又有論者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者亦以農
易其儒自衛耕田耒耜之器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舉
行往昔聖人井地之政是亦今日之聖人也願為聖
人之氓其求亦已與楚行有暗合者矣○及陳相往
見許行果有以待其來耕之心聽其為神農之說而
大喜遂盡捐棄其學於陳良者而學焉陳相因來見
孟子道述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德愛民之君也
雖然未聞夫為賢之道也賢者之為君必不忍於民
以其身下而與民同為耕種之事而為食朝饔夕飧
以自給而兼治民之事今也滕君尚有米粟之倉廩
財貨之府庫坐享於民則是病民而徒以自養也安
得為有道之賢君

提個陳良之徒伏後倍師之案陳相却是真心歸
慕與許行欲售其術者不同只恨他識見之不定
矣○棄其學而說許行見惑之易而溺之深也未
聞道只寬說暗與神農相開並耕二句一串下
竝耕二字為主竝耕言不取於民正與有倉廩府
庫相反屬民自養說他與賢君相背所刺在滕君
而所以刺則在孟子分別君子小人之法上

之者皆衣褐褐是毛布之捆屨織編以為食捆是扣採之
鞋織席織蒲蓆為
席為食資以供食

附考許行楚人漢亡國時息於農業作書二十篇托干
一各鞋一名屨以草為曰屨又名不借言賤易為不假
借也

考正易繫詞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斷木為耜耨木為
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此許行所以托為竝耕市價之說

許行實錄 捺衣入室 索于蓬古之前以為已私
遠附 詭其衣食 訖帝而不必五 以遠來為內
影射 繁其徒眾 薄王而不必三 借附近為內
以群咻之故智而借開物成務之首君為之導師
以荒忽之飾詐而致祖皇宗帝之正脉聞于說鈴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見天倫同
比數 果耜而自宋之滕 宋以曲不為之即今犁轅也表
十人 果耜而自宋之滕 下銳木曰耜以貫鉄起土者也

人也 湯武 願為聖人氓 此實為仁政而歸不
易武 願為聖人氓 比許行為堯舜而歸不

許行而大悅 見邪說 盡棄其學而學焉 行說神農是開天
舉世相安太朴巧偽不生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 凡竝
議論新奇陳相安得不動 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 耕一
信而稱善之 曰滕君則誠賢君也 賢君若以有 雖然未聞

道也 道是治天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賢者指賢君謂下同
也竝耕而食言 饗養而治 朝食日饗夕食日饗大聚言不
不取於民也 藏穀曰倉藏米曰廩 則其屬民

而自養也 厲病也病民 惡得賢 賢與賢者俱指合神農
如此 今也滕有倉廩府庫 藏貨財者曰府庫 則是屬民

相辛實錄 師友淵源不聞異氏相事良辛亦事良
出入往來不聞他族相與辛辛亦與相
相與辛以學業士也以耕業農也以受田于勛則一夫
之家兼餘夫之弟也

耒耜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耒耜
金垂作耒耜以振○說文云耒耜耒耜耒耜耒耜耒耜
曲木也○禮月令云季冬之月命農計耒耜事修
耒耜○周禮註小禮曰耒耜大禮曰耒耜今之通訓曰
耒耜夕殯

○孟子語之說在許子亦必自種其粟而後為食乎
相說然孟子因問許子亦必自織其布而後為衣乎
相說否許子不衣布而衣褐無待於自織也是衣固
不能兼矣孟子又問說許子亦加冠於首乎相說許
子不能廢冠孟子問說冠各異制將以奚者為冠相
說冠以生絹之素孟子又問說冠與冠皆自織之與
相說否以其所種之粟易之孟子問說許子奚為不
自織相說許子耕夫也自織則害於耕是褐與冠之
不能兼矣孟子說許子食粟亦以釜餽之瓦器然火
而焚種粟亦以釜器而耕乎相說然焚與耕猶人也
孟子又問此亦自為之與相說否不能自為以其所
種之粟易之然則自種粟外衣冠器械無一能兼而
耕而亦無全能者也
許行之說要治之兼乎耕孟子只就他本身之所

折其治之不能兼耕也種粟可是一頭中間衣冠
對看皆指首句來下釜餽應養食鐵耕應並耕另
作一段蓋凡辨難攻語須拿定一件做眼目則其
理勝而辯達如此章闢並耕只拿自身且不能兼
這一着為難端看他何等開架何等次第
○孟子因折之說以粟易其凡用之械器者陶治得
乘以濟而不為厲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皆農
得械器以濟豈為厲農夫之耕而養哉且許子若以
相資於人為厲則何不自為陶治凡物止皆取諸其
宮中之為而用之於計甚便何為既易陶又易治紛
然日以其粟與百工交相貿易煩亦甚矣何許子
之不憚煩若是相說百工之事如陶治之類者不一
固實不可以耕種而且兼為之也則許子之情勢而
並耕之說可一言折矣

以粟易械器四句不是實語亦是話詞全承害于
耕來言自織自為既害於耕而不免相易難道農
夫與陶治相易反為相厲乎側重工不厲農正影
着勝若非厲民說此處已折倒他厲字了又不露

孟子書經圖解

相與辛以親伯仲也以義氓庶也以代耕于公則小人
之養受君子之治也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
種粟是許子本等事
特借以起下之意
曰

然其種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
織布而衣
許子寧乎
亦其
曰冠曰素冠
其
曰素冠
其
曰素冠

曰許子奚為不自織
織之故
曰害於耕
不能
曰許子以釜

既費以鉄耕乎
釜所以煮餽所以炊爨是燃火
曰然自為
之與
此句是孟子問謂自陶以
曰否以粟易之
兩之字指

附者
人為之
○詩傳云有足日鋤無足日釜又曰禹
屬○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鑿一鋤一耨一鉏
然後成為農○詩傳乃錢錫奄觀鉅鼓

釜餽實錄
釜餽實錄也故江淮之間謂釜日餽然餽有
足而釜無足所自分矣
餽餽屬也故自

象乾坤方員之官以神其火風草物之宜
氣調燮之思以運其水火既濟之功
釜餽列于內
鼎鑪御于外
調鼎梅之和
適烹飪之宜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治
械器即釜餽與鉄厲病也
燒土日陶鑄金日冶陶為
餽者治為
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為厲農夫哉
農不
釜餽者
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為厲農夫哉
農不

而為之說謂之陶呂氏春秋曰夏桀之臣昆吾作陶
帝之時有密封人為陶正○古史考曰饒人氏壽金
乃鑄金于冶也莊子云大
冶鑄金于冶云出九造冶

不憚煩
不憚煩
曰百工之事
械器之事
固不可耕且為

為紛紛然百工交易
紛紛然是多事擾亂百工
是為百工之器
何許子之

舍皆謂其室中而用之
舍止也皆指凡百器用
言室中如云室家之內
何

可字作能字看
陶治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
而為之說謂之陶呂氏春秋曰夏桀之臣昆吾作陶
帝之時有密封人為陶正○古史考曰饒人氏壽金
乃鑄金于冶也莊子云大
冶鑄金于冶云出九造冶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孟子書經圖解

出來再用且字轉到耕子身上以窮耕之非關
並耕方顯得勝君之非庸民是一串意且許子三
句將三何字疊上推說此與何為不自縱相對百
工之事一句與害於耕對看

○孟子於是直折之說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然
則治天下二日有萬幾焉獨可耕且兼為之與
事一也有大人不得養為其小之事乘權藉而隆其
施焉有小人不能侵為其大之事安微賤而勤其業
焉且以小人言之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者無不
資之以為日用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日亦不給是率
天下而之道路也小人尚不能兼小人况大人而可
兼小人乎故古語有曰或為勤勞其心或為勤勞其
力兩者各任而不相貸其勞心者非以厲人而實以
治理乎人在勞力者不過應治於勞心之人其治於
人者亦不以人為厲而實以食養乎人在治人者不
過坐食於勞力之人此乃天下咸宜之通義也獨欲
治天下者耕且為何哉

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言必害治只一句已折
盡下文但足其說大人小人橫然兩端人自是極
然而耕事且一人三句言小人不不能兼小人也

大人能兼小人也百工之所為備是條件不可缺
意或勞心六句皆古語全要貼治不兼耕意不
重相濟上天下之通義謂上通其心於力下通其
力於心上下宜故曰通義言有天下即有此義見
從來無耕且為之事

○神農以前無可考矣試論中古當堯之時洪荒初
闢天下尚猶未得底於平定洪水橫逆而流汎漫溢
溢於普天之下草木以洪水而滋暢美茂禽獸因草
木而多繁興殖夫民所賴以食者五穀也當時五穀
不得熟登但見鳥獸之偏近乎人甚至獸蹄鳥跡所
行之道交接於中國已矣堯為天子獨勞心而憂慮
之然不得自為孔康舜為相而布治焉舜因其所
憂使益為火正而掌火益遂熾烈其火於山澤而焚
燎之禽獸皆為道逃隱焉以通濟水之功而知海
者衆水之朝宗也則疏分九通濟水而西北之
水注瀉諸海順其入海之勢矣知江者四瀆之首瀉
也則決引決瀉排斥淮泗而東南之水注瀉諸江順
其入江之勢終亦歸於海耳水土既平然後中國皆

不憚煩

今日握粟而請易于陶明日握粟而請易於
治此夫視宮中之取即不可以不煩為解
今日就陶之門而易醜明日就治之門而易鉄此夫越
宮中之用即不可以憚煩為解與物俱紛與工俱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然則承上百工二句來
為指為治重難兼耕

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大人之事
總領人統攝處理會有一人之事小人之事小人之事
業一分守處執着勿明露治耕字

妙二有字見各有其事不相混且一人之身一人之
百工之所為備百工所為那如必自為而後用之如彼兼
是率天下而路也則力有不給令人日奔故曰或勞心
天下也或勞力作也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

治於人治於人是服習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人
其政令野人也治於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人

若食於人食於人是享天下之通義也通共也義宜也凡
而治人凡為下者皆宜勞力

而治人上下皆宜故無不也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治人

This is a historical map of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in China. The map shows the Yangtze River (江) flowing from the west towards the east, and the Yellow River (河) flowing from the north. Major cities marked include 南京 (Nanjing), 杭州 (Hangzhou), 苏州 (Suzhou), 扬州 (Yangzhou), 武汉 (Wuhan), and 成都 (Chengdu). Mountains are depicted with stylized peaks, and rivers are shown as winding lines. The map is labeled with various geographical nam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書禹貢曰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於海○九河者孟河水自龍門至華陰乃華山之北渭水入河之處砥柱孟津至洛汭爲洛水入河之處及降水大陸冀州之水皆在焉合雍豫冀三州之水其勢愈大故播而爲九一日徒駭二曰大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河六曰簡潔河七曰駒盤河八曰鬲津河其一則河之正統皆因地而得名者今皆沒於海而不可見而獨存山且去海中二百里耳又曰同爲逆河入於海者蓋既播而爲九到海門謂處則皆匯而爲一以海水逆潮而上故曰同爲逆河入海也○濟水出於冀州太岳諸山至王屋山而始大在沆地初名沆水自沆入河至於濟陰之地故名濟水潔者卽濟水泛溢湍潔無滯因名曰潔非濟自濟而潔自潔也二水至東北與汶合流而入海○夾汝漢汝水出豫州天息山至蔡州而入淮以趨于海漢水出梁州嶧冢山歷荊州至漢陽大別山而入江以趨于海淮水出豫州胎簪山至桐栢山而始大與泗水會至淮會而入海泗水出秦山至淮夷與淮水會而入海江水出梁州岷山歷荊州至揚州而入海蓋漢水入江而趙海汝則由淮而入海也禹貢曰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二涇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於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至于澧過九江至於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導沱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榮東出於陶丘北又東至於荷又東北會於汶又東北入於海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在商之後夏又在商也乃命棄爲后稷之官而亦非其期也而教民耕稼刈穡之方順土宜以樹墾殖度五者所食之穀五谷因以成熟而民人賴其養育然後艱難之民盡蒙乃粒之休矣生養之後教化未興憂又在教也人之有秉彜之道也所以異於禽獸者惟此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有于道之教則其民卽愆然無知而近於禽獸矣聖人又有勞於其心而憂慮之使任契爲司徒之官教以道于人相合之倫父子相生有親之教君臣相臨有義之教夫婦相配有別之教長幼相畔有序之教朋友相成有信之教放勳命契曰民之勤於人倫者勞以勸之向於人倫者來以救之此爲長善之教匡之而繩其心之背於人倫者直之而矯其行之枉於人倫者此爲救失之教輔而立之無靡於人倫之中聖而行之無歉於人倫之內此爲助不及之教如此乎教不一法者使人隨教而入不待勉強而自得之凡此皆上之德惠也而心猶無已也又從而振作提醒加以德惠焉夫聖人於民未得食則恐其偏于禽獸如此其憂之也民既得食又恐其近於禽獸如此其憂之也至人之憂

○后稷教民稼穡辨命獲爲農官以備百榘
 治也教民爲穀初種曰稼收歛曰穡
 之亦非目爲五穀熟而民人富
 民自是人之有道也
 性中
 自有之道下五有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字正應此有字
 非禮非義始近禽獸只一飽煖而聖人有憂之
 不知性中有此五者便與禽獸同憂是憂
 其無使契爲司徒
 契人名司徒官名
 教以人倫人倫卽性善之理
 父子有親以慈孝言
 君臣有義以令共言
 夫婦有別以內外言
 長幼有序以友恭言
 友有信以相孚言有皆因
 勞以獎勸之來以勞以獎勸之來以
 引進之勸善也匡之直之
 矯其枉懲惡也輔之翼
 扶立曰輔助行曰翼使自得之
 使自得之者有從容開悟不督促
 是引其不及者也又從而振德之
 德屬在上者卽勞來寺之德意振有振
 動振作意又從而振動其民使日新又
 新而我之德聖人之憂民如此
 總承上憂世水憂無養憂
 無教今日命禹命益明日

民無已如此而暇與之遊為耕乎

命稷以播百谷此段承接可得而食句來通下重

使契上見得於人民有慮然不肯放手還有憂在

又要立教是為等。及。不容已之心命契之詞實

自堯出孟子有見於此故上下俱著聖人字便句

得堯舜在其中有父子君臣等字最重教以人

倫特從氣狗物蔽中為之一開明不是取之于外

而益其所無也曰自得日振德不過遷其所固有

而已憂民如此與有憂句相應承教居多而暇

耕乎又相應可耕即為句蓋禹能開天下以得耕

之地而不能使其身有得耕之時稷亦特教民以

耕之事而非身任其耕之職

契帝嚳之子也母曰簡狄有姚氏之女為帝嚳次

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吞之因孕生契

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之為司徒以敷

五教封於商賜姓子氏

○合而觀之聖人未嘗舉民之憂推之已外亦未嘗

舉民之憂任之已內是堯之所以及也者惟以不得

舜為已憂得舜而治寄之舜矣舜承元命所以汲也

禹為已憂得禹而治又寄之

為已憂而如者若夫以百畝之不能易治

此節總上文意勿分上為不暇耕此為不必耕

而為已憂便舍下節為天下憂蓋大人以天下為

已憂也此一句直結有大人之事言從古以來大

人之事只如此而已○上節曰聖人分明點出大

人面目此節曰農夫分明點出小人面目

○故凡夫分人民以財僅謂之施與之惠教人民以

善僅謂之誨教之忠惟為天下得人者則不以已為

天下而以人為天下恩惠廣大教化無旁則謂之為

一體之仁若是則得人豈易言哉是故以天下與人

易堯舜所以不難於禪也為天下得人獨難堯舜所

以以不得人為憂也此則聖人勞心之大者

此節承上言堯舜之憂在得人何特舉大得人

難七字須從憂字透出以財分人以善教人二句

引起為天下句不並重為天下三字重看蓋財必

自分所分有幾善必自教所教有幾惠亦有阻格

忠亦有壅遏故未可以言仁惟為天下得人則財

命稷命契憂其暇耕乎那裡有工

無可釋如此其暇耕乎夫去耕

考証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

五教在寬○堯舜禹稷皋陶考詳論語

稷實錄性通黃茂之理在五臣比肩之先

勞力之事出自勞心之經綸故耕鑿雖鄙而穎秀皆被

其思文

小人之依本于大人之聖智故救粟至仁而艱難想見

于無逸

敦實錄敦五教為民議厚生以敬敷明其指歸

敦五教為民議正德以敬敷明其教思

敦五典為民議之介廣聖之親族者而倫以教之

憂民類思深行遠事在於天下之大聖人所以後思

獨存其心于生民之大計而委曲以盡之

交切其心于民生之至願而夙夜以謀之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得舜與禹與皋陶與分治人事再言以為

禹陶為已憂已憂不以累天下勞心者自任之也

太

以已之不易為已憂

農類子指虞舜注念後復得虞舜之善我釋

他載南畝而或耘或耨或耨或耨以無貽曾孫之

駭發爾弘而載受載旅備乃事以是若出暇言

○分人以財謂之惠上憂字分之以財小惠難施教人以

善謂之忠教人以善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為天下而得

一體中最懇切

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知其人可與而與他

處故謂之仁

捨却是為天下得人難為天下得人必其人果足以仁天

下無一夫不被其澤更自難也難

是贊語不侔知

恭証孝廟御制靜中吟曰習靜調元養此

人不為之難

昨社稷安

危在得人

得人類名歸賢人利歸天下介為焉而勤物色

盈虛消息皆以相救相因宇宙之精神所以流行不息

豆區金鍾皆以可大可久萬象之偏枯所以合同而化

四書章句

引孔子語不重贅

力心治人之義方成大人之事

倍之以鹽許行何其變於夷哉

農悅字打着見許行而大悅

卷之四

五十二卷三十八

皆從德業上言

君道

有用心於得人意

金與有

大人雖甚有事

五國月夏

之人
子思

車
少
局
全
新
入

北方故曰北學

勝也

弟指辛

六良何許行

殷殷

之岸慄依梯窺

之令輒使

卷之二十一

三才圖會

上卷

文公

五十五卷之三 文公

四庫全書

以夫子之禮事也。夫子非他人所能似者。其諸江漢之濯。遍地澄清。誰有能似江漢者乎。其諸秋陽之暴。中天皎亮。誰有能似秋陽者乎。臨臨潔淨乎。不可別為加尚已。而今往矣。吾能無鬱鬱。聖門皆不敢倍其師如。

此節舉聖門不倍師者。來責倍師者。見得聖門雖似其師。傳不肯事。陳柏乃于反其師。且從而學之。大相懸絕。○衆人尊師在言行氣象上。模倣曾子尊師。獨在心上。說見識尤高。通節落重。曾子上江漢二句。就聖心一疵。不存萬理。明爭處。想像夫子之道。德澤是十。分。白是十分。白天下更誰得而尚之。

史記列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師。師事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曰。無憂。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故問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弟子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遂避師位。

○今也南蠻駭舌之人。乃非毀先王。諸夏之道。與子之師。正相反者也。子乃倍子之師。而學之。曾子不肯事以聖之有若子。頗倍悅周孔之陳良。亦異於曾子之始終也。慕孔子矣。○吾聞人之自處。脫卑暗而進高明。出於幽溪之谷。遷於喬大之木者。有之。未聞愈從愈卑。直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如子之倍陳良而學許行也。異哉。○魯國之頌僖公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可見荆舒者。周公且與戎狄等而膺之。子是之學。舍夏即夷。亦爲不善矣。蓋善變者。用夏變夷。不善變者。變于夷耳。

詩云。七月鳴鴈。應陽而動者也。行之以陰。應陽以小人。言君子如之。○出幽二句。是用夏變夷意。暗指陳良。下喬木句。是變于夷意。明指陳相。俱在人心上。說幽谷喬木。只借言之。不必粘着鳥說。○以僖公之頌爲局公。此孟子斷重取義。春秋時。楚子以僖王弟夏懷中。國君臣之義。戰國時。許行又以談鋒談行。懷中夏君臣之義。許行之爲南蠻。又曰。

他日是異。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有若子三子欲以之。籍夫子。強學。曾子是聖門高弟。必猶今書院立會長之類。強學。強之從爲他人所倡。學曰不可。不可事。江漢以濯之。江漢水大。濯極淨也。夫子其其似者。秋陽以暴之。秋陽燥烈。金遇火伏。曝之極乾也。天子心無一毫障翳。似暴以秋陽出來。一微。

附考。孔子塚在北泗上去城十里。今曲阜縣有宣聖墓。樹以百數。皆靈異。堂下不生荆棘。及刺人草。江漢。向若而歎。涇渭既清。投清流濁。施而異道。三。江。爲襟。漢水爲池。不盡。稔除之力。汪洋。擊空。所漢之廣矣。沅之永矣。無煩一葦之航。治神。所流光。秋陽。日麗而天休愈昭。時則日行。白道。萬物齊肅。陽燥之極也。其氣剛。秋燥之極也。其氣銳。

○今也南蠻駭舌之人。蠻慢也。無禮法也。南蠻南方蠻夷之地。指楚駭鳥名。與鳴通。其音鳴。之舌音似之。非先王之道。先王指子倍子之師。而學之。是學許行。亦異於曾學矣。曾子就不許師。○吾聞出於幽谷。幽谷是幽暗。遷於喬木者。喬木高。登。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也。下喬木暗指舍陳良之學。○曾頌曰。宮之雉。戎狄是膺。戎狄指蚩夷。荆舒是懲。荆楚本號舒。是。周公方且膺之。周公者魯祖。子是之學。許行亦爲不善矣。不善謂爲不善所變。

考証。穀梁傳云。荆者楚也。何謂爲之。荆狄之也。何爲狄。○左傳云。楚大飢。群叛之。○劉向別錄云。方士傳言。邪術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風氣至。而谷生。名。變夷摘粹。畏威慕義。天子之。也。曰。秦谷。奮武衛。坐重夷于門外。而不以告至之。嚴。成。景。張。列。重夷于遠。服而絕之。王。以。外。

嚴。成。景。張。列。重夷于遠。服而絕之。王。以。外。

伸肉之傷

若王要服者貢先王所以守國者
惟威儀有辭元老所以匡王國

參天者王德
辨內外者王道
從許寧之道陳

行所爲神農則市賈不訛文房

價同物值也不
混同無相欺也

中無偽不飾其言雖使五尺之童過市

二歲半爲尺五尺
三歲以上也適往

之或欺欺隱
瞞意布帛長短同則賣相

價短同短賈不

類纓是織席成纓者絲上又系

多寡所

紫散絲輕重以權衡言王案多疑
大小以形體言

在帛者白帖云所謂布

造布○釋文云布亦帛也然世俗用綿葛麻苧皆爲之又不可以帛

繫論焉○財源

廩實錄
圃田爲利以如絲
福樂用蓄以清種

質非榮枯更賴

與衆同實而不忌蓬之也

不宜濕 其化陰

長養也察地之道資以發榮者宜燠
也因人之力藉以應用者爲宜寒不

曰夫物之不齊

布帛等不齊指精粗美惡之書

或相信藉

或得伯十倍曰什或相千伯百同

千倍萬倍
子比

比合也合倍徒什伯
千萬之數同一價
是亂天下

下相率爲僞

履同貴人豈爲之哉目暇翳精小
言欲使無僞

不肖爲其精從言

適以長僞

衆証 劉不二曰
千萬之數

而之平天下也其始於格物乎什伯
而起卽人心從誠而起也聖人明

天之道察民之
偽耳故治國家

以書契代結繩正以承人心手無以格物爲先

倍蓰

不足以盡不齊之數 天下惟一者

緣許子織屨為食故就其明者通之巨屨以下申明亂天下之意相率為偽正被他國中無偽之說情之一字正是偽之對偽之一字正藏欺之府治國家又應養食而治句開齊饋之說則知無解於並耕之謬許子之道斷不可從而相之倍師無辭矣

考 漢繁露云孟子或相倍徙古書罕有用徒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徙徐廣曰一作徒五倍曰徙孔安國曰倍百為二錢也

墨者全旨○這重書只重一本二字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自然不容已處夷之雖漸于墨教而厚葬其親乃良心之動於一本而不自知者孟子從此處挑動他說得天理人情沉痛悲切宜夷之聞言而悟也

墨翟之道勤苦織屨生薄養死薄葬刻削太甚遂使至親同於路人學術不正邪說惑人有治墨翟之道者姓夷名之因託徐辟而求見於孟子有逃墨歸儒之說矣孟子恐其心之錮而難入先却之說吾固知見今吾尚病也愈我且往見夷子

子歸儒之心益堅乃他日又來求見孟子孟子因徐子以質之說夷子求見至再吾今則可以見矣但彼此學術不同不直言以相正則道隱而不見吾且先舉夷子之事以直之吾聞夷子乃學於墨者墨以兼愛為主其治具喪禮也專以儉薄為其道也夷子乃思以墨之教易天下亦豈肯以薄葬為非是而不之貴尚也薄者貴則厚者賤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已所賤之道事親也所學非所事夷子何以自解邪

夷之而冠以墨者別其初也吾固願見五句字也悲婉俱是孟子托為病意以致歎合令其顧慕則一言易入是一段接引婆心處○不直二句乃一正一反之詞孟子欲闢墨道之非不獨治喪一節因夷子葬其親厚良心不死故以厚葬詰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言必以薄葬為是而貴尚之也所賤事親句亦直折語是故意激他只要他自省這一點厚字的念頭

○徐子以直告於夷子夷子說儒者之道其相傳古之人有言說若保赤子民非赤子也而謂之口若保

為易齊名為倍則異于一名為徙則又異於倍二者實足以繫不齊之端較然其差別截然其美殊

許行 此為神農之言而失其義理者市價不二此陳相道許行之言欲除墾者之野人之法者

神農 為未混以教民孟子此遵先王禹平水土此見堯舜憂民之政者

陳相 此為許行之言而自勞心者矣此孟子闢許行之言以發明大人小人之事者

墨者 學墨翟夷之因徐辟夷之入姓名因託也記而求見

孟子 便是反孟子曰吾固願見本願見之今吾尚病病非求見非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我且往見夷子

求見孟子 他日後日也又求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

不出道不見 不直言以挾其本心則彼之道不見且直之

吾聞夷子墨者 見樂子墨之治喪也

豈以非是而為貴也 是字指指彼崇尚此道而言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

是以所賤事親也 說他賤事親只要激出他本心來不

考証 墨者之徒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為為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祭服喪三年孔子之修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後

禮之安得無亂乎

墨者夷之 分墨之一途道其道即是其道

徐子以告夷子 以學薄道夷子曰儒者之道後儒道古

孟子卷三 文公

此言何謂也非兼愛之謂乎之意則以為同類一
體用愛無差等第所施之自由親始耳徐子又以
孟子之言告於孟子孟子謂人莫子所謂愛無差等
者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鄰之赤子乎
子雖同而親則別安得比而同之彼書所謂若係赤
子者蓋別有取義爾也謂赤子無知而匍匐將入井
非赤子之罪也以此比方民之無知犯法非民之罪
而冀有以寬之此書之意也豈愛無差等之謂哉且
天之生長庶物也惟使之各於其從出之根本以養
其自不容已之愛而夷子分二其本故有如無差等
之愛也

夷之曉得孟子兩路擒他故假托儒道以兩救之
總欲倚重儒道以自解無兩屬意此言何謂也一
段蓋欲接儒人舉以拒孟子非已見得儒者亦兼
愛意之則以為二句欲推墨附儒以釋已所以厚
其其親之意孟子就愛無差等句開釋其迷親其
兄子一段是折之以人情重一八字且天之生物
一段是折之以天理重一天字一本一字正對着
兼字說夷子受病在愛無差等一句既愛無差等

則施由親始亦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所以為二
本故也二字是推他一向迷感之故只為一本處
不清楚然厚與一念儘可引到一本上去故下節
痛言之

○言也創伏行也伏地而行也
○蓋亦反諸其親親之心乎蓋上世禮制本立有不
美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棄之於山水之壑他日
不然而相忘而於其地一經過之適有狐狸啗食之
鮑姑且聚噉之不覺其親有汗泚然視而不忍正視
夫是泚也非為人見之而泚自其中心哀痛迫切而
達於面目之間因蓋為歸還于家復反其舊禮之器
而藏之其為掩之於心誠是而無可非也則中古
以後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出於其心自然之
意而不以薄為貴矣○徐子復以是直告夷子夷子
聞一本仁義之說於是直認其心無然若失為之少
間而直言曰夫子已命之矣其以一本之愛而直見
吾儒之道于墨氏者如斯

墨氏以禮者忘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

之人有保赤子 古人儒者之人指先聖說如此言何謂也

是轉語之詞如云孟子謂我兼愛之夷子則以為為無差

等言愛無厚薄若級級由親始但施恩則自所親者始而

故係民與係子同施由親始後及民二句是夷子誤解

詞徐子以告孟子以無差等由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

之親其兄之子 人與人親愛也兄為若親其鄰之赤子

平 解之子以情之親者言緊補 彼有取爾也 彼書詞有所

之罪也 人非罪不在赤子論 且天之生物也 物作使之

本 見人各本一父母與不容 而夷子二本故也 二本更

而有所岐而二之故不明如此

兄子鄰子 親陳自今 亞旅之與陳述也容無異

兄之子乳哺之可也襁褓之可也鄰之子而亦欲乳哺

之襁褓之人不且以為厚以恩乎

兄之子義方之可也夏楚之可也鄰之子而亦欲義方

之夏楚之人不且以為慈以為恩乎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 上世猶言上古蓋首是傳聞

葬不知所以其親死則舉而棄之於壑 棄也非必棄之也

不曉如何殯之 非偶經過分開既棄後 狐狸食之

故姑置此他日遇之 不忍忘復往過低徊 鮑狸食之

獸名 蠅蚋姑噉之 噉共食之也見親體為物所傷殘其

親有泚 共指孝子親額也泚汗 睨而不視 睨悽愴之狀夫

泚也非為人泚 非為人見我泚而發愧也 中心達於面

目 哀痛根中心發出 蓋歸反藥裡而掩之 蓋是急之義

以復往也藥 掩之誠是也 誠是即極當意是 則孝子仁人

之掩其親 孝子仁人只作一人言 亦必有道矣 必有天理

孟子卷三 文公

格物論云狐形似黃狗鬣尖尾大性多疑審聽○
名山記曰狐者古之淫婦其名曰紫化而爲狐
故自稱阿紫○雜俎云蠅蚋有食君聲雄壯負金
者聲清聒其聲在翼者能敗物巨者頭如火赤
頭者號爲景跡○埤雅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
聲○埤雅云蚋善亂飛似蚊而小望之如霧因兩
而生與蚊實異

本論皆有○這章書體見已不可在正明利不可爲
順應由體故亦只不可爲以執言一說却使有利
亦羞爲以守言一說在道者必不得則以理言已
氣一步緩一步

春秋時處士未至橫議諸侯猶知禮義之爲美及七
王驕後遊士乞墻名教掃地守先王之道者不自重
標持世道人心復何所賴孟子所以願學孔子而不
肯輕見諸侯也陳代欲孟子遷就小節可以大伸乃
言說自守而不見諸侯宜若小節然今肯一往見之
大則以王而爲伊爲周小則以伯而爲管爲晏且志
記有曰枉屈少僅一尺而直伸多至一尋所屈者必
所伸者大以志之言觀之宜於往見若可爲之而不
必拘也

陳代欲孟子貶道徇人。只爲枉尺直尋處。看得沒分曉。一見二字。宜若無關係意。蓋爲屈已事小。王伯事大。此自春秋以來。風俗習於伯者。計較功利之說。而有是言。

○孟子說不見諸侯此正所謂大節也在昔齊景公出而田獵招來虞人以大夫之旌虞人拒之而不至景公以違命將執而殺之孔子贊之說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華溝塋而不憾勇士輕生常念戰聞而

來
夷子憮然
自失
為問

命卽教也之夷
子自稱有恍然

意悔悟 **叅正** 余猶龍曰陳相並耕不知有君夷之兼愛不知有親然即其前言良心未死是非之心自明人

性惟善豈不信乎。

惘然

於是恍廁身于千古不葬之時而無地自容。於是恍親見于狐狸。

鱗鮓之食而無淚可揮於是恍追恨今日悔過之遲而莫可自贖此時此景諒其類必泚其視必肥其口嘗

然而其貌癯然真如竊者呼之竟也如醉者解之醒也如亡子之久出而使之歸也雖欲不慙然其能然乎

吾固願見此見其心之累之此果儒者之道此夷子本心以一季子仁
不誠而托辭治喪學之若係赤子之明欲援本言有道使
公吾尚病以規其意者以購所責

此蓋果學孝子仁人此乃垂紳
撫然爲間此見夷子自

人何才見
此見其心之
病子
此學
彼無
此與子所學
以二
受其
求見孟子
不安著
尊親有道
明二本之說
居命之疑
貢二本之理

我且直之以正其失者 不肖 施由親始 之蔽故欲推 本言 見二李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鮑勿軒曰此章言出處之
道三章言仁政一章言異端

陳代曰陳代孟子弟子事實無考不見諸侯不見下宜若不然宜若猶然也

也小者小節僅能守一字言不必再也今一見之見卽下不待招意春前以

王大玉小伯青則以霸得造之效也且志志傳曰記也枉尺而直枉尺直五

言屈小
伸大也
寔君可爲也
此句是陳代卿書意言
屈小伸大似宜可爲

附考 疏云十寸爲尺十丈爲尋○小爾雅曰四尺謂之
 仞倍仞謂之尋倍尋謂之常

王類
三代其君
三代其民
反手而王
蒙葉而安
經綸盤幼學之才
底蘊展生平之負

迂衡之治再見于當時
熙寧之天躬逢於今日
夏貢
出其緒餘以爲之非
用其萬一而希之謀

前無膏晏 五禁是申 綱常既重 謹問鼎之心
後無儀衍 五服是正 華夏有戾 可雪不庭之恥

○孟子曰藁薺暴田田田招虞人以旌虞人

圖之吏于首
至爲羽日旌
不至將殺之
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
人不見皮冠故不至古田獵講

武軍法不用命者誅故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志士有守之人雖死

五子系三 文公

死喪其元首而不顧虞人其志士乎勇士乎孔子奚
取於虞人而督之若是取非虞人之招而守分不往
也如士不待諸侯之招而往見之何哉
此引虞人不往非道之招以破他今一見之句尚
未及枉尺直尋之非下三節方破尋尺之語如不
待其招句是一章之眼要重看

考左傳齊侯田於沛招虞人以其子不進公使人執之
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補以招大夫方以招士皮
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孔子
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之趨之與今文異○仁山金
氏曰周禮辨羽曰旌古者無帑札文字之繁但以
所持之物為信漢初尚紙齊禮招大夫以旌虞人
以皮冠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非以道言以後來之利計之
而言也如計以後來之利則直尋則也直尺亦利也
即枉尋直尺而利亦可苟且為之與
此節提出一利字便是孟子破世情語夫人一
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雖有枉小直大之辨
浸浸不已其終并小大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

人紀不止也孟子所以極其末流而言之

○利不可言士亦知之矣昔者晉大夫趙簡子使
御者王良與嬖奚乘而田獵終盡一日而奚不能得
一禽嬖奚反命於趙簡子說天下拙御之賤工也或
以良素有善御之名而以奚之言告語王良良欲以
明其不拙說請復為之乘焉奚笑不可良疆之而後
可其請乃一朝而得十禽奚笑反命於簡子說天下
善御之良工也一良也豈其拙於前而工於後哉守
法與廢法耳而簡子不知也乃說我使王良與女
乘因謂王良良始執為不可而明辨之為之執
範於我車之馳驅而車必以正彼終日不獲一禽之
說出而與禽遇一朝而得十彼小人也詩云御者不
失其馳射者發矢如破我不習習與從從遇之小人
為乘諸辭掌來之命良之守法如此

此節承上說來謂枉尺直尋不獨君子不為即統
士猶或羞之將王良事輕上通過重在我下貫句
正見已不可枉枉看此節要得良工能自擇良賤之
權而奚無能輕重意獲與不獲皆是良有意玩弄
處範我馳驅四字多少鄭重

士不忘其元勇士輕生之人元首也不忘孔子奚取焉
矣取虞人遠取非其招不往也非招指旌不往有守分意如不待其招
往何哉如指君子諸侯不聘而自往見是不待召也何
往何哉如指君子諸侯不聘而自往見是不待召也何

志士

剛腸 隱隱自期 重名節不得復重吾身
腔心血洒于疆場 指溝壑以如歸在夷途而反寄
不磨與忠通于霄漢 天清擊以弗護未沒身而事定
貞心 不能淫不能移 捐軀命于一息
諒節 不能屈不能辱 留名節于千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非以道言以後來之利計之
而言也如計以後來之利則直尋則也直尺亦利也
即枉尋直尺而利亦可苟且為之與
此節提出一利字便是孟子破世情語夫人一
有計利之心則惟利是務始雖有枉小直大之辨
浸浸不已其終并小大皆不復計不至滅天理壞

利一有計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
○昔者趙簡子使御者王良與嬖奚乘而田獵終盡一日而奚不能得
一禽嬖奚反命於趙簡子說天下拙御之賤工也或
以良素有善御之名而以奚之言告語王良良欲以
明其不拙說請復為之乘焉奚笑不可良疆之而後
可其請乃一朝而得十禽奚笑反命於簡子說天下
善御之良工也一良也豈其拙於前而工於後哉守
法與廢法耳而簡子不知也乃說我使王良與女
乘因謂王良良始執為不可而明辨之為之執
範於我車之馳驅而車必以正彼終日不獲一禽之
說出而與禽遇一朝而得十彼小人也詩云御者不
失其馳射者發矢如破我不習習與從從遇之小人
為乘諸辭掌來之命良之守法如此

後功可收而前喪既已難補豈曰得算
博貲幾何而汗辱已屬太甚何不深思
○昔者趙簡子使御者王良與嬖奚乘而田獵終盡一日而奚不能得
一禽嬖奚反命於趙簡子說天下拙御之賤工也或
以良素有善御之名而以奚之言告語王良良欲以
明其不拙說請復為之乘焉奚笑不可良疆之而後
可其請乃一朝而得十禽奚笑反命於簡子說天下
善御之良工也一良也豈其拙於前而工於後哉守
法與廢法耳而簡子不知也乃說我使王良與女
乘因謂王良良始執為不可而明辨之為之執
範於我車之馳驅而車必以正彼終日不獲一禽之
說出而與禽遇一朝而得十彼小人也詩云御者不
失其馳射者發矢如破我不習習與從從遇之小人
為乘諸辭掌來之命良之守法如此

與安乘堂專主也謂王良良不可不有為曰吾為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車前或左或右在射者自左右迎射之
此馳驅正法始為之循法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度以馳驅乃一無所獲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不能左右迎射舍馳驅正法驅詩云不失其馳驅正法舍
車左右以遇禽乃一朝多獲

與安乘堂專主也謂王良良不可不有為曰吾為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車前或左或右在射者自左右迎射之
此馳驅正法始為之循法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度以馳驅乃一無所獲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不能左右迎射舍馳驅正法驅詩云不失其馳驅正法舍
車左右以遇禽乃一朝多獲

與安乘堂專主也謂王良良不可不有為曰吾為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車前或左或右在射者自左右迎射之
此馳驅正法始為之循法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度以馳驅乃一無所獲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不能左右迎射舍馳驅正法驅詩云不失其馳驅正法舍
車左右以遇禽乃一朝多獲

與安乘堂專主也謂王良良不可不有為曰吾為之範我
馳驅終日不獲一車前或左或右在射者自左右迎射之
此馳驅正法始為之循法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度以馳驅乃一無所獲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不能左右迎射舍馳驅正法驅詩云不失其馳驅正法舍
車左右以遇禽乃一朝多獲

趙簡子名鞅一名志父其先有趙風者事晉風生

成子衰衰生宣子盾盾生朔大夫屠岸賈滅趙之

族朔有遺腹子武賈必欲索而殺之朔客程嬰不

孫杵臼相與謀立武杵臼取他兒伴為趙武趙山

中嬰出給曰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賈乃使人

殺杵臼及他兒而趙武獲存後武立號文子生景

叔景叔生簡子鞅春秋所書晉之叛臣其孫趙盾

與韓魏共分晉國遷史津上書稱之曰趙盾當

上帝遇神人致帝命事其怪誕又稱其知人納諫

然皆權門私人非有奉公憂國以人事君之美當

欲害孔子召之孔子往臨河聞其殺晉卿驪咺華

而返作販卿標其人殆難離盜路之流耳○王良

字子期亦晉大夫善御九方數之子一名郵無郵

又名郵無正又名郵良

○夫王良一御者耳且蓋舍法與射者說遇以御此

推其心即比而得禽獸之利母論一朝獲一雞若丘

陵之多如所謂枉尺直尋者彼亦弗為也御猶守法

如士枉道而從彼耳自失其大節何也且子枉尺直

尋之言過矣枉已者先失其直人之具未有能直人

者也奈何以為小節也哉

首四句承上說言御者且有枉已之蓋何况君子

而獨無之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

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於徒枉而一無所直

蓋枉直正相反枉了自己未有能取直於他人者

何得以尋尺計之

小雅車攻之詩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彭彭

驚言徂東又曰四黃既駕兩騂不侑不失其馳合

矢如破

公孫衍全曰○這章書只以順為正四字觀破戰國

遊士心事大丈夫全要將此四字反看晉春是死

氣焰上說孟子是在性分上說

矢如破皆中我不貫與小人乘

朱之趙簡子實錄

黃父之會申勤王之象

黃池之盟讓爭長之功

繡絲有綱以叛而返國

保障有命爭培壘而怒

玩侯王于股掌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御者良與射者比

比而得禽獸

衍爵于魏則魏之屋首也衍親於秦則秦之幕賓也一鼓篋而齊魏合趙肅恐則衍

可不謂賢儀問于楚則楚之罪顯也儀忠於秦則秦
之功首也一抵掌而酈袖禹楚懷釋則儀可不謂智
衍也謀不如睢望不如軼徒以羈旅孤踪與儀乘危而
聞捷始求公叔則不正終竭義渠則不忠

儀也材短于秦智短于軫徒以駟驢私術與衍犄角而競勝攫金南后則不廉舞詐商於則不信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哉是字指怒二句子未學禮乎禮字指

命之冠也乃冠於首曰冠父命之俗必爲大丈夫女子之嫁也

魚嫁非丈夫比 雀雀之曰母迷女至大門也

命之姓。行。二。女。以。夫。爲。家。少。子。事。人。戒。是。以。無違夫子。無違其夫之命。禮言至此。以順爲正者。順親。妾婦之道。從也。妾婦之道。

妾婦對丈夫言

卷四
訓
大如儀衍者即登瀛氏之床亦存大王之席綢繆

也嗟夫以丈夫決骨而驅此千數百態則誠傾危變覆得爲妾婦乎

謂之孤可也

三女者仇儻也。○郊特牲云妻不在妾御不敢當冬。○曰虎通云女者茹也從如人也。○又云婦者服也以藉

願子娶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其用之通前亦無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婦之天也

加
方
因
北
廣
康
瀾

人

寶
藏
經
卷
之
一
有
明
房
印
藏
書
印
人
印
藏
書
印

[illegible]

尊元首 去幼志而就洪規 筮日筮賓
重元服 正容体而顧辭令 宿賓宿賓

文公

舞日而於祿成婦之義也

○大丈夫則不然大則必以天下為量可共可獨而

必不奪人孰無居而獨居天下之廣居天地萬物

皆在其容保也人孰無位而獨居天下之正位不偏

不倚自樹一範圍也人孰無道而獨行天下之大道

如矢直以所履為所視也則其體量何大也居

立行分之有三合之一道編之德志得志是得吾

立行之志也則其道可公而與民由之不得志是不

得吾君立行之志也則其道可獨而獨行其道志有

得不得之日道無行不行之時則其操縱何大也遇

可富可貴不能溺其志而淫可貧可賤不能因其志

而移即威武在前不能撓其志而屈則其把握何大

也有天下之大涵養又有天下之大氣象此之謂大

丈夫豈儀衡之以順為正者所敢望哉

此節正要說出大丈夫之氣象非儀衡可窺其

萬一居廣三句是主得志二句是說一生受用此

三者當貫三句又兼為受用三者的雄壯處勿分

漸養漸持看廣大及天下字重看志有得不得

之賅道無行不行之日此正是大丈夫超出塵世

處此之謂三字煞有斟酌

危於階階離于客位而威儀禮義之訓導然欲又其

童揖之所為

行於宗廟見于長者而孝悌忠信之規範也乎

大人之所事

○居天下之廣居存心日居萬物

立天下之正位

志獨行其道

貧賤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摘粹

大至

周書問古之君子

傳曰孔子三月無君

出必曰

附考

○曰三月無君則

○曰士之失

以已通太也

以急太急也

冒下兩引古語以証之曰皇曰日乎總証個仕字
出疆卽在三月內見仕之所以爲急也皇曰連至
載實作一句讀便屬孔子

考 周霄謂人霄謂宮他日子爲霄謂齊王曰霄願爲
外臣令齊齊我於魏宮他日不可是示齊輕也夫
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
日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齊必資公矣是
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周霄說三月時四時之一時耳卽使無君吾道未
至終窮卽以此爲事不已急乎○孟子說子未始無
君所係之大乎士之已仕而失位也此其變故之大
直猶諸侯之失國家而無爵土也禮曰諸侯躬耕藉
助之田以供給祭祀之粢盛夫人親受養繇繇繇其
絲緒以爲祭祀之衣服若失國在外而無養繇繇不
成矣○草率不潔衣服欠缺不備卽不敢以之盡禮
而祭又謂惟士不仕而無田祿則亦不得周於祭蓋
以無田則牲殺器血衣服三者不備不敢以之致祭
則其心不敢以自晏安斯亦不足爲乎
冒之意不知卽在失祭只知事不得君故以爲急

孟子明所以弔之故在失祭上諸侯耕助四句及
惟士無田二句是禮文餘皆孟子解禮言士失位
而底祭不敢以宴謂因不敢以祭而遂不敢以宴
實有焦然抱恨之意乃見其所以可弔耳要之祭
田仕中之一義君子之急於仕非專爲祭也孟子
特引禮文証失祭之足弔耳現亦不足弔亦字中
寓意有遠

考 禮記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
桑宮何有三尺蠶橋而外閉之及大肺之朝君皮
弁素積下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
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風成以食之歲既畢矣
世婦空蠶奉蠶以于千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
此所以爲君服遂獻訓褱而受之因以年以禮之
古之獻繭者其卒用此與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
遂布於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朱綠之玄
黃之以爲繭蠶之室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
敬之至也傳曰三盆手者置繭於盆中而以手三
次撚之每撚則以手振出其緒也東陽許氏曰紵
以組爲之而屬兩端於武所以固冠于武也副者

位也已有位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猶諸侯有國而失爵
而失之猶諸侯之失國家也土借諸侯引起士

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助藉田也諸侯躬耕藉民力
蠶繅以爲衣服諸侯之妻曰夫人使世婦蠶於公桑蠶室

盆中三出其緒於木世婦犧牲不戒純色曰犧牛羊
而曰夫人者夫人主之也犧牲不戒純色曰犧牛羊

不潔黍稷曰桑在器衣服不備祭服不備不敢以祭
祭指祭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無田祿則無以供祭祀牲殺器
血牲殺牲必特殺器有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士失位三月

便不得以公則不敢以宴不得遂其孝思亦不足弔乎
其不得以公田祭

耕助考禮記祭義昔者天子爲籍千畝見而朱紘躬秉
山川社稷先古以爲禮節齊盛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傳曰藉田也紘冕冕之繫所以爲固也先古先祖也於

是乎取之言皆于籍田中取之也周禮天官甸師掌
其籍而耕籍王藉以時入之以供粢盛三以五籍爲籍

帝藉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于畝籍之
爲言借也王一耕之而使庶人耘茅終之齊盛祭禮所

用穀也桑稷也穀以養爲良在器曰盛○穀梁傳籍公
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

而內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師掌田之官也三
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春之

耕助實錄盡人子之情不敢不及其先人崇根本
之敬不敢不及其祭祀服鷩冕之七章

造籍田之百畝秉耒耜以有事而庶人助之西成
納御廩以敬藏而宗廟藉之穀者於以是蠶繅而

蠶繅通於以格蠶繅實錄敬通乎內則蠶繅
神明而儀物就至蠶繅實錄敬通乎內則蠶繅

暑相陰陽以月德濟日之勞命夫人首開其端採桑
條載玄黃以坤維奠乾之極使夫人獨先其事季春

之月蠶繅所自始寔則夫人督其始孟夏之月蠶繅
所自終寔則夫人課其終歛盆而索繭不嫌則自

條自理尤標于婦德婦功之外執筐而引緒不厭屈
所經之綸之又惕于入廟言廟之先由始言之女

懿筐爰求桑桑庸知非婦人命由後言
之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庸詎非夫人力

五十六卷三

五十六卷三

家之鱗鳳而倍薦幼志未離稚未結想于沈無憾而
二人有子願爲之激好合於瑟琴願爲之樂芳情於
鼓瑟若登門之共雁較曰言曰猶於爲低欄四顧

於焉輒轉躑躅忽開半壁之天地
百許畝

以未嘗不欲仕之難言

傳食於諸侯傳乘傳即今馳驛也食謂所過之國饋食也
 不以奉泰甚也
 更問曰彭更孟子弟子無考後車數十乘言車數多從者數百人言從行多
 以不由其道之易言從父母國人皆賤之
 復利而公義此見君子不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道即梁記承堯之道非道言非

從者摘粹 一步百趨 實繁有徒 踞已專則入
一倡百和 選徒有聲 定宗一則百
以斯數百人聚集而處吾已知連袂成雲揮汗成雨
况爲虎兇之率能無有摩敵擊之景
以斯數百人計敵而耕吾亦知食之者衆生之者寡
况爲風塵之衆能無鳴琴彈劍之歎

曰言辭有功宜**上**無事只**不可也**非道之
受天下非秦**一**無事**食**是無功**不可也**宜改以

○草木通功易事成曰功爲曰事如男耕女織是處其有利於衣食是功通功易事以

易其事也以美神不足美餉也如農餉粟不足于器工餉

是通功則辛云金與梓人爲飲器射侯皆

二女廷之易事 貞利而車且乏屬匠人爲國邑宮室
海流之屬輪人爲車蓋車也 傳食孝子 雖不曾種粟而食
轉輿人爲車輿之車首也 家也而力於冬夏用

可以轉食於此有人焉於此是正學幾晦之時人指擔當世道之人

孝弟人倫之先
守先王之道
先王之道仁義是也守是

五下卷三文公

五下卷三文公

國之所美者何所不足者何仁義正是不足者故
士以有得補之此通與易之大者於此有人焉
句極重蓋吾道值大明之時即雖趨尺步不見所
係之大今異端蜂起邪說橫行此乾坤何等時
乃有人焉起而担當世教其功之大何如守正
以為大無二意守字待字但理會得楊墨佛
義克塞有教而後有守也天下不歸揚則歸墨
世之學者不足恃而後待後之學者此便是繼往
開來孟子實皆自任守與待即有入孝弟上
周禮冬官梓人有二一為管簾一為飲器一為
匠人有二一建國一營國一為溝洫輪人有二
為輪一為蓋與人為車趙氏惠曰梓人成器械以
利用匠人營宮室以安居輪人以作車輿以運行
人作車輿以利載

○更變其說說夫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乎人也
君子為仁義之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孟子又折
之說子何以士之志為言哉但其事已自有功績于
可以食而即為食之矣且子食人求食之志乎將食
人可食之功乎更強為之說曰食志而力非所論也
彭更論志詞窮而進也子何以其志為哉三句指
定君子說且子二句又詰他平日所食欲得其情
以再伸其辨

○孟子因詰之說子固食志矣設若有人於此毀
覆室之瓦畫裂飾墻之塼奚啻無功其志亦將以之
求食也則子因其志而食之乎更說此無功之志吾
不食也孟子即破之說子食志矣而不食無功之志
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以士之功而傳食豈得為
泰乎

毀瓦畫塼是故意設言以難之既知毀瓦畫塼之
志不當食便是食功安得以繼往開來之功傳食
為泰乎二節體辨難只要歸到於非食志也食功
也上○存疑云孟子之辨如尊梓匠輪輿而輕為
仁義乃陶治農夫與器械相易似此之類但遇
他辨處便覺痛癢雖是義理明亦是天生他雄
才如此不偶然也
物原云伏義始以次覆屋為作土墼石甃榮臣昆
吾作瓦舜作塼周公作壁
小國全言○這章書孟子極言王政之無敵首節萬

守以待後之學者待是俟其繼此道者四句而不得食
子從以為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何字反問
意見君子之功
當尊而不當輕
一絲一縷可以卒歲而一歲而外竟為虛擲
一表一葛可以備服而裳服以外竟成虛積
守先待後
如終不斷
微言不絕
默觀淵源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
志初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更不當
於子功指繼往
功乎二句就平日泛
論以詰問他
使人知求則得之舍則失之而謀道者不與謀食者
科所以區別上下之君子小人而不為混

○曰有人於此人指工人
毀瓦畫塼此指今日
墻壁裂點汚其塼也
非故意如此只是疏不精耳
其志將以求食也
則子食之乎亦因其求食之
食則子食之乎志而食之否
曰否更說這樣人
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乃食功明矣何獨至於士而欲錄
志以掩
其功

毀瓦 楠 不為瓦全 良工巧而嘆無成
梓 而為瓦解 巧匠束手而悲莫挽
我則曰修我牆屋我將返彼則曰乘彼游龍弗克攻
我曰士衡既陳陳順時之役彼曰糞土不朽循牆而走
以傳食諸儒言
無功食祿似
過於泰此彭
更發問之意
以食功言 梓匠輪輿
皆可得食
以守道言 人孝出弟
而不得食
此見義
為仁義

以舜受天下言
大德得祿初
不為泰此孟
子答問之言

車疑宋行王政而受制于人中五節言湯武行王政而無敵於天下湯行王政只在甲民二字武行王政只在取殘二字講二段全要依貼四海之內皆望以為君意末節言宋不能行王政而望其行之也王意全在末節

弔民伐罪王政莫大於此然必有王者實心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用之宋王偃嘗伐滕滅薛敗齊楚魏之兵欲伯天下以會發有為特一時之倖勝耳萬幸以此為行王政而問說宋實難兩小國也今將舉行征誅之仁政齊楚惡其強而伐之則其知之奈何孟子說湯宋之先和也湯初居亳都與葛相為比隣葛伯放縱而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說祭以報本也何為而不祀葛伯說無以供祀之犧牲也湯使人遣送之牛羊欲其奉牲以告不失為孝子非飽其欲也而豈意葛伯反自食之又不知祀湯又使人問之說何為不祀葛伯又封說無以供祀之桑盛也湯復使亳邑之眾往於葛之公田代為之耕其公田欲其奉盛以祭庶不失為孝子湯之仁葛厚矣豈意于若弱而倍耕者之食乃葛伯驅率其民要其有酒食者

殺而奪之不殺者刺殺之適有童子以黍肉為餽殺而奪之商書有曰葛伯仇怨於餽正此殺餽餽童子之謂也○湯之仁窮矣為其殺是童子而往以征之爾時四海之內皆諒湯之心說非富天下而欲兼之也祇為匹夫匹婦反其仇怨而報之也

萬幸錯認宋之滅齊伐薛等事為一時之倖勝乃云○微見識甚謬宋小行仁政無濟于成敗而強國之術○葛伯節先着小國有可伐之理以為大節與師張本居毫上須補行仁政意遺之牛羊湯實不罪葛非金錢賜心也仁人用心幾至可憐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發童子無罪而夏伯殺之之意方見湯為救民伐罪之師有童子以黍肉餽重在休哲之心上說引書全重一仇子非徒証其殺童子事已也○為匹夫匹婦復仇乃暴天下而言非只指童子之父母復仇是說為民取仇報怨正見非富天下也

宋王偃廢棄兄別成別成敗齊齊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放定取城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常

萬章問曰孟子宋小國也宋王名偃小國以人寡力弱言今將行王政王政以弔齊楚惡而伐之惡是惡則如之何問大凡小國何以伐言齊楚惡而伐之其與王則如之何不受制於大國

○孟子曰湯居亳亳湯與葛為鄰葛國名為韜葛伯而○不祀放縱無道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究其不祀之故不祀先祖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欲其奉先思孝曰無以供犧牲也此只是湯使遣之牛羊其孝葛伯食之又不以祀全無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既備來曰無以供桑盛也又托詞湯使遣之牛羊其孝葛伯食之若顧食為供葛伯率其民非其身率之要其有酒食黍稷之要關也食是現不授者殺之授與有童子以餽葛伯餽食也重在殺而奪之肆行暴虐書曰葛伯仇餽○葛伯者為仇餽者此語也是童子○為其殺童子而往之為匹夫匹婦復仇也為小民取

附考 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所置也因景山為名河南陳留縣為亳帝魯及湯所都盤庚所徙都之○葛國在商音葛天氏之後夏葛伯也姓國也亦為葛氏○地理志云今梁國寧陵有葛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隣

葛國實錄 以司徒之南亳 帶陂山河蔚然相望 錯居箕頤之閭而稱比弟稷帶之國 幅員相錯 並峙伊洛之土而托輔車唇齒之宜 齊聖廣淵之姿天如此錫湯而不以是葛葛 彰信允殖之風民以此錫湯而不以是葛葛 復仇類 推亡 害氣之憤憤既久則其義也為有施 仲其憤憤不平之氣 揖讓之風若為匹夫匹婦而將 洩其呼天籲日之思 十戈之運亦因匹夫匹婦而 以臣放君之事若借匹夫匹婦而無 以仁伐暴之名遂因匹夫匹婦而大振

城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常

○湯始征自葛二句不重只本其十一征而無敵天下
射之時諸侯皆曰榮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王與魏楚伐
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故書有云商湯之初征無道自從葛伯為始從此
計十一其征而皆無有拒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為怨南面而征北狄為怨皆說為所征獨後於我
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仰望之直若大旱之
望雨而急欲得之也及湯師既至歸往靡市者弗為
之止息若苗者不為之變更但詳討其君而弔恤其
民如旱中時雨之降民心大為喜悅故書有曰後待
我之君后也來其得無罪則此湯之行王政而服
四海也

此節言湯之行王政未有恩而伐之者重十一征
而無敵于天下句湯師未至而望與既至而悅見
湯之所征不止一葛之民為然引書只重民大悅
一句

○湯之役有武王矣武王武之書有云當紂之時有彼
助紂而不為周家愛民之臣武王於是東為征紂而
紂安其受虐之士女士女皆以篚盛其玄黃之幣將
歸我周王而見其庇及之休美惟臣附於大邑周
當是時有位之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周之君子無
位之小人則篚食幣漿以迎周之小人有相承無相
拒如此武王於是直入商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
民者誅之而已與湯之後復來蘇若何以異哉
此節言武王之行王政無惡而伐之者重救民于水
火之中二句其君子以下例釋言詞其君子四句
應匪厥二句救民二句應征康二句言武之得民
由於能救民

○武城篇云恭天奉命導子東征紂廢土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孔安國傳云以篚盛其絲帛也三禮圖云篚
以幣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上有
蓋也以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
王能率服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
民者也

○湯始征自葛二句不重只本其十一征而無敵天下
射之時諸侯皆曰榮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王與魏楚伐
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湯始征自葛二句不重只本其十一征而無敵天下
射之時諸侯皆曰榮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王與魏楚伐
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故書有云商湯之初征無道自從葛伯為始從此
計十一其征而皆無有拒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為怨南面而征北狄為怨皆說為所征獨後於我
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仰望之直若大旱之
望雨而急欲得之也及湯師既至歸往靡市者弗為
之止息若苗者不為之變更但詳討其君而弔恤其
民如旱中時雨之降民心大為喜悅故書有曰後待
我之君后也來其得無罪則此湯之行王政而服
四海也

此節言湯之行王政未有恩而伐之者重十一征
而無敵于天下句湯師未至而望與既至而悅見
湯之所征不止一葛之民為然引書只重民大悅
一句

○湯之役有武王矣武王武之書有云當紂之時有彼
助紂而不為周家愛民之臣武王於是東為征紂而
紂安其受虐之士女士女皆以篚盛其玄黃之幣將
歸我周王而見其庇及之休美惟臣附於大邑周
當是時有位之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周之君子無
位之小人則篚食幣漿以迎周之小人有相承無相
拒如此武王於是直入商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
民者誅之而已與湯之後復來蘇若何以異哉
此節言武王之行王政無惡而伐之者重救民于水
火之中二句其君子以下例釋言詞其君子四句
應匪厥二句救民二句應征康二句言武之得民
由於能救民

○武城篇云恭天奉命導子東征紂廢土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孔安國傳云以篚盛其絲帛也三禮圖云篚
以幣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上有
蓋也以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
王能率服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
民者也

○湯始征自葛二句不重只本其十一征而無敵天下
射之時諸侯皆曰榮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王與魏楚伐
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故書有云商湯之初征無道自從葛伯為始從此
計十一其征而皆無有拒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為怨南面而征北狄為怨皆說為所征獨後於我
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仰望之直若大旱之
望雨而急欲得之也及湯師既至歸往靡市者弗為
之止息若苗者不為之變更但詳討其君而弔恤其
民如旱中時雨之降民心大為喜悅故書有曰後待
我之君后也來其得無罪則此湯之行王政而服
四海也

此節言湯之行王政未有恩而伐之者重十一征
而無敵于天下句湯師未至而望與既至而悅見
湯之所征不止一葛之民為然引書只重民大悅
一句

○湯之役有武王矣武王武之書有云當紂之時有彼
助紂而不為周家愛民之臣武王於是東為征紂而
紂安其受虐之士女士女皆以篚盛其玄黃之幣將
歸我周王而見其庇及之休美惟臣附於大邑周
當是時有位之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周之君子無
位之小人則篚食幣漿以迎周之小人有相承無相
拒如此武王於是直入商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
民者誅之而已與湯之後復來蘇若何以異哉
此節言武王之行王政無惡而伐之者重救民于水
火之中二句其君子以下例釋言詞其君子四句
應匪厥二句救民二句應征康二句言武之得民
由於能救民

○武城篇云恭天奉命導子東征紂廢土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孔安國傳云以篚盛其絲帛也三禮圖云篚
以幣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上有
蓋也以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
王能率服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
民者也

○湯始征自葛二句不重只本其十一征而無敵天下
射之時諸侯皆曰榮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
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王與魏楚伐
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故書有云商湯之初征無道自從葛伯為始從此
計十一其征而皆無有拒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為怨南面而征北狄為怨皆說為所征獨後於我
觀書所言可見湯師未至民之仰望之直若大旱之
望雨而急欲得之也及湯師既至歸往靡市者弗為
之止息若苗者不為之變更但詳討其君而弔恤其
民如旱中時雨之降民心大為喜悅故書有曰後待
我之君后也來其得無罪則此湯之行王政而服
四海也

此節言湯之行王政未有恩而伐之者重十一征
而無敵于天下句湯師未至而望與既至而悅見
湯之所征不止一葛之民為然引書只重民大悅
一句

○湯之役有武王矣武王武之書有云當紂之時有彼
助紂而不為周家愛民之臣武王於是東為征紂而
紂安其受虐之士女士女皆以篚盛其玄黃之幣將
歸我周王而見其庇及之休美惟臣附於大邑周
當是時有位之君子實玄黃於篚以迎周之君子無
位之小人則篚食幣漿以迎周之小人有相承無相
拒如此武王於是直入商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
民者誅之而已與湯之後復來蘇若何以異哉
此節言武王之行王政無惡而伐之者重救民于水
火之中二句其君子以下例釋言詞其君子四句
應匪厥二句救民二句應征康二句言武之得民
由於能救民

○武城篇云恭天奉命導子東征紂廢土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孔安國傳云以篚盛其絲帛也三禮圖云篚
以幣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尺足高三寸上有
蓋也以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
王能率服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
民者也

○太誓有說我威我懷猶禽獸之於人

於紂之殘者誅之雖罪止一人而後加四

功用以張大湯伐暴於前武伐暴於後不於

休光乎此又武王之行王政而服四海也○定

勝好兵而不行王政政所云齊楚乃爾苟行湯武

者復仇取殘之政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仰望之欲

以為君如夏之侯湯商之武王齊楚之國雖大有如

桀紂何畏焉子慎無慢王政而以爲不行者之口

實矣

引書證上文重則取于確句以証原意之義然

歸到于湯有光則知孟子此處非以湯武兩平關

論也乃言湯武之相繼行王政也而宋能推之乎

○不行王政云爾是直斥之詞苟行王政以下

因湯武而舉論之望宋之行王政在言外

武王將伐紂而管師曰我武維揚侯子之隨取彼

○因發伐用張

宋不勝全旨○這軍書見相連有關係正君

賢進善舉也首節設喻以曉之重而引而置之

句上節正言以告之專重一語居州二句總其

不勝廣於進賢更見與王爲善當以衆善之善

之也

宋德暴矣恣睢亡國之主也素無忠良之輔群小

更以陷於大惡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故孟子指謂宋

臣戴不勝說吾觀子事王而原予之心蓋亦欲子之

王之爲善與我明告子以善王之道有楚國之大夫

於此意欲其子之易爲齊語也則使齊人爲傳而教

○不行王政云爾云爾如此也苟行王政

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君若

○大國將爲吾殺也何畏

之光有乎士口湯武前無不信誠不食言等語領承

乎於民泰誓以其有德德故云然爾後威王因其子

曰正父是亦於湯有光之意

大誓定矣牧野勝之師不殊于南巢如雲之

行湯之事天與人歸共濟其德而上可自告于先王

施湯之心皇也后土共表此心而九原且爲之知

仁政子以武行仁政言○東征西夷無不臣服若大早之望

以宋行仁政言○四海之內皆欲爲君齊楚雖大何足畏

孟子謂戴不勝曰戴不勝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傳諸楚人傳諸宋人傳諸燕人傳諸趙人

曰一齊人傳之問齊語衆楚人吟之味唯也只昭

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捷是鞭撻決其

之問齊語衆楚人吟之味唯也只昭捷而求其齊也不

可得矣捷是鞭撻決其之問齊語衆楚人吟之味唯也只昭

衆而敗于獨語曰太平非一楚大夫粹言係

人之畧正君非一士之功楚大夫粹言係

天方極楚自其路臨縹緲以啓山林之後楚勢乃始張

惟楚有材其於斯爲大夫之選楚國亦有人焉

杞梓皮革皆卿材也則中原讓能焉而中原之冠裳則

又以多怨病之

白雪陽春皆調也即中原倡和焉而中原之賢豪則

○子謂薛居州臣善士也善士也善士也善士也

善士也善士也善士也善士也善士也善士也善士也

○今子謂薛居州則未善士也欲其善王而使之親近居于王所在於王所者不問年之長幼爵之卑尊皆薛居州之善也而薛小不衆其間王雖欲爲不善誰與之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一君子不勝衆小人王雖欲與之爲善僅一薛居州而當不居州者之衆其獨如宋王何子將善王去其咻者而可矣

知居州便非無知人之明者使居王所便非無任人之度者不居于外而居于王所此是不勝苦心而王所非莊嚴長幼卑尊不必皆齊人與王爲不善者常多與王爲善者常少此一齊之傳所以難勝衆楚之咻也引而置之責在不勝而已兩誰與字要着眼誰與字在皆字上看出獨字與一字緊關孤忠難以自効廣輔易以成敗管事王者不可不知

○戴不勝薛居州皆宋王之臣也萬幾視聽云戴宋戴公之後以謚爲氏時宋王偃淫暴戴不勝謂薛居州曰陳善開邪惟善士爲能之子善士也獨不能善王哉居州曰子不聞乎君猶若也臣猶若也染於青則青染於黃則黃今白沙在泥將染而黑矣子其奈何哉其後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不見全言○這章書常解總是証不爲臣不見意予按公孫丑何義之問只是疑孟子過於自重未免已甚孟子言今日予之不見諸侯非如段干木也柳之已甚正守孔子之達節也使有追之者吾何爲不見哉惟其莫爲迫而苟輕於見則未免爲管子路之所笑矣故曰曾子云三節中有三樣光是書公作証不爲臣不見一味混過非引古之言

孟子願學孔子也其出處亦合乎聖之時賢之達觀者也公孫丑問說夫子之行惟義是視者也如不見諸侯當屬何者之義孟子說古者士未委質爲臣則不屈已往見即此是義也○古有未爲臣之段干木踰垣而避魏文侯古又有未爲臣之程門而不納曾參公皆守不見之義者是皆於行爲已甚追斯可以見矣若不迫不見也

援古爲例便見非召氣相矯激自重之意隱然四書目録經圖解

引存意正欲王之善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處王所是王之左右皆與居州王雖欲爲不善皆薛居州也同心同德王誰與爲不善人皆居州王欲爲善王誰與爲善王雖欲爲善一薛居州如宋王何見一人難以之善不能必王之善也非謂薛居州爲無益

參証陳臥子曰太甲改德一但爲宗中與一傳見若謂其善非王心親見其善而信任之也所以必左右與輔君德始可轉移周公簡任師保而慎及綴衣虎賁正此意兩誰與不可輕忽過

薛居州實錄孤忠 寥口獨立 貌然莫與爲翼 寒暑之不相敵 徘徊於左右之間雖抱赤而莫試 傅林之不相當 獨立於衆咻之側即竭誠而無補 主聽不專 進見無幾 梓劍之所特授 群邪蔽明 群何難起 朝端之所特優

以楚欲齊語言齊人信之衆楚人咻之不可以齊以子欲王善言薛居州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爲善此言寡不勝衆小入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不見是不往先見義是當然之理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則不致後上道重則不肯任段干木踰垣而避之魏文侯泚柳開門而不內不內見是皆甚拒

人大度稍迫是二君誠斯可以見矣論理則可以見了失之已甚迫意迫切

附考高士傳云段干木晉人少曾賤治清節遊西河必賦其從曰干木布衣君執其虎不己甚乎文侯曰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居窮巷聲馳千里吾東不賦乎文侯名過齊桓公由能尊

段干木實錄光乎德 懷君子之道而勢利不移 終西河而不用 君不敢驕 不忌君而事仇 兆足行而不行 道不可枉 不改顏以從叛

言表○段干二子不可說壞他。是皆已甚。追斯可
以見矣。孟子於千載之下。目擊君貴士賤之成風。
又自賢學問之大覺。有不必如喻垣開明之甚者。
故抑就當日情事而云。然在二子固是士之正。○
泄柳考見公孫丑章。

○孔子義之宗不爲已甚者也。昔孔子不肯輕見陽
貨。陽貨欲致見孔子。而自惡無致之之禮。禮有曰大
夫有以賜于士。不得對使親受於其士之家。則往
拜謝於其大夫之門。故陽貨妄以大夫自處。窺孔
子之出亡也。而餽送孔子以蒸熟之豚。欲其來拜而
見之也。孔子以士自處。而答其禮適陽貨出亡。亦若
瞞其亡也。而往拜之。然爲禮而屈也。當時往拜之時。
特以陽貨先來加禮。豈得不往拜而見乎。而不見之
心仍在也。

瞞亡而饋不可謂非禮。拜賜而往不可謂非見。但
味豈得字。亦自有沒奈何處。蓋本不欲見。而以禮
故不得不見。無非爲禮屈也。陽貨先正明不見。而
侯之義非不爲已甚意。

○曾子子路學孔子之學者也。曾子說齊陳其肩。

悅其笑其勞之甚。病於夏月治畦之人。蓋伶之也。憐
其不義也。子路曰。與人未有所合。而強與言。言則言
矣。觀其自愧之色。有赧赧然發赤者。非由之所能知
其故也。蓋鄙之也。鄙其不義也。二子皆得統於孔子
者也。由是二者合而觀之。凡節氣根於涵養。君子平
日必有所願學。以爲宗。而不徒驕蹇以爲高者。則君
子之所爲涵養其義。以待于時之諸侯者。可知已矣。
是不見諸侯之義也。

齊肩二項。泛指趨奴勢者。不必指定見諸侯。君子
推開說勿泥二子。由是二字最有意味。要玩當時
在八直尋手接天下之人。只爲看得區區名義。不
直甚。底裏要卸如色。笑假人未同。而語看來都是
應世小節。不害通融。乃二賢或比之夏畦。或病其
赧。然則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
可由之徑竇。故曰君子之所養可知矣。養與守別。
說到所養。并不以氣節爲高。子輿得力在養氣。分
明把一生得力處。示人正路。不見諸侯何義。
楊雄傳云。翁翁。翁翁。翁翁。吳士傳云。脇肩索足。
脇翁也。謂歛之也。○說文曰。畦。求畦也。○老圃賦

四庫全書

泄柳實錄

匹夫狂國君之駕。道而行則樂其治。道不行則樂其亂。
守道高不見之風。道不行則樂其身。

陽貨欲見孔子

陽貨季氏家臣。僭爲大夫者。也。欲見孔子。是欲得孔子來見已。而惡無
禮。無往來禮。大夫有賜於士。此下三句是禮之
文。非禮物也。言大夫賜物與士。不得受
於其家。倘士未在家。不則往拜其門。次曰士當到大
陽貨欲見孔子。陽貨季氏家臣僭爲大夫者。也。欲見孔子。是欲得孔子來見已。而惡無
禮。無往來禮。大夫有賜於士。此下三句是禮之
文。非禮物也。言大夫賜物與士。不得受
於其家。倘士未在家。不則往拜其門。次曰士當到大

孔子之亡也

孔子之亡也。出亡在外。而餽孔子蒸豚。蒸豚熟肉也。欲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孔子亦瞞其亡也

孔子亦瞞其亡也。拜時陽貨不在家。孔子似亦
之。拜是答其禮。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勿認作見字。當其時陽貨見。先以禮施。豈得不見。謝之其

曰濯也我

什一全旨○這章書宋大夫一番斟酌亦見時勢不能驟革不可埋沒他若孟子告以速已急也為民命也人知看義字知字却不知尤要看速字暴斂橫征戰國極矣宋大夫戴盈之有感而問說今欲革履畝之稅而復行什一之法以厚農去關市之征而復訊察之政以惠商皆義舉也但時迫用繼今茲未能遽改且漸輕減之以待來年然後盡為已止如此漸以行之何如○孟子設喻以曉之說去弊而從漸猶之今有人焉日攘其比鄰之雞者或告之謂是非君子之正道其人說請於其懷而戒損之月始攘其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止則革弊有待者何以異是○夫惟此患其不知耳如真知其非合于義斯速已之可矣何必因循以待來年今茲可待來年恐來年又待來年將何時已邪蓋革弊除弊盡於今日誠有不待更後焉者矣

只以革弊為主勿以興利為說益之意言積弊之後更張有漸耳○日攘之說不特是喻直是罵他為盜當時虐政廢利請輕撥名總撥耳猶之月

攘者托名君子耳○既曰非義斷不可一朝居矣故曰何待來年不必計較到利害上去知字速字俱重蓋因其明而激之以斷也

宋王偃滅滕伐薛與齊楚為敵積歲與兵費出不經取用無度孟子自曾至宋故盈之云云

外人全旨○這章書舊只拈不得已字却忘道字白古聖賢總為道而生道固所以際治亂之運者也中間曰聖人之道衰曰世衰道微曰孔子之道曰

闕先聖之道則當此道息皆之交非辨無以使之若是為道而辨也豈得謂之好辨外人謂孟子好辨而孟子曰吾為此懼則非好之也懼之也好則一時之快心而懼則萬年之至計也好而辨則縱橫之流俱而辨則聖人之徒也章中言聖人復起不易言聖人之徒都從能懼來不敢自謂聖人而

又欲為聖人之徒自任之念無一非懼念也天生聖賢為裁成輔相也世道有缺伯類聖賢修補

遭際不同隨時救濟其功則一當時楊墨之言滿天下孟子欲防衛吾道不得不詞而闢之故有疑其好辨者故公都子問說夫子一言一論必皆有為而發

談笑之餘病其不能盡折矣恐以偃侮而追罪

戴盈之曰臣什一 是復先王 去關市之征 是季今時 今茲

未能 沿習已久未 請輕之 其太甚 以待來年然後已 是

何如 有自以為為善意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

曰請損之 損減 日攘一雞 即請 以待來年然後已 是止

○如其非義 知字重看非義直 斯速已矣 時不可一日

何待來年 益微之以義也 後意

參証 易云先甲三日後甲三日而孔子曰盡則飭也故

革弊類 灼弊若現火 為國則蠹不立報罷不止 去弊如轉石 為民請命不立懸生不止

從容觀望之術且不可施之尋常況乎國計民生之 調停處分之議猶不可用之平時況當民窮財盡之秋

吾待來而來者復待互相推讓至君不復憚而便國之 議塞矣

吾待來而來者中更事權漸移使臣引故例而謀利之 說開矣

公都子曰 公都子孟子 外人皆稱夫子好辨 外人是吾道外

楊墨來反以倡正論 敢問何也 問其好 孟子曰予豈好辨

哉辨非心 予不得已也 難持世道欲 天下之生久矣矣人

參証 陳臥子曰治日生氣多亂日生氣少然生者殺之 不伏于治而殺亦生之繁氣太盛須有殺以制之則亂未嘗

實編之周非英雄不足以知也

天下生久 天下而互革也生者變而生生者不變故 絕於國運即生於正統絕于言氣即生于

有氣甚至匹夫可回天地之心而宇宙何以不長 下而相沿也生也者有常而生亦有常故嚴苦不生則

陽和復生旦登不生則清夜復生甚至空言可息玄黃 之戰而乾坤何因遠老 生脉通承 生機通行

漢之導則自嶓冢而下歷三澗大別彭蠡之地決而入于海者是也

○**堯舜禹湯聖人之道衰**
聖人曾邦愛道即仁民商
暴君
物之道衰是不開不行
代作
暴君非一如有窮后
堯與夏桀
堯與夏桀皆是也
堯室以爲汙池
壞拆毀也宮室民居也汙池
堯室下成池
遊觀之所也
民無所安
民無所安
棄田以爲園囿
田是民耕之田樹菓
蔬園
蔬園
養使民不得衣食
民無以遂其生
邪說暴行
邪說暴行
邪說
邪說

之法承上文暴君來故曰又作傍緣為好聳湧益甚也與
 下春秋時暴行邪說不同
 園囿汗池沛藂
 沛澤水草所生壑地曰池
 水聚曰澤也生草木曰沛
 而禽獸
 禽獸得所依
 故至是物害及紂之身天下又亂
 兼人害物
 害其祀尤
 大亂世
 穢濁
 園囿化為荆棘而以六合為陷穽

草伏與水居竝藏其毒 游宮玩沼毀正以從邪
羽毛與水角竝煽其威 已飛逐走遠和以行暴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桀 誅紂相武王也奄東海之
國助紂子武庚叛者也 羣

討其君其君奄君也伐奄相成王克三國志
年以俟其敗不悟乃討之
飛廉是紂臣有方力善詭計五十國叛方
走殺之於海邊紂地
虎豹犀象紂時靈囿之征
民者馬豹犀象而遠之
虎豹犀象紂時靈囿之征
民者馬豹犀象而遠之

大顯承續緒也烈功也言武
著承武王烈
佑助也啓開也
後人子孫也
咸以正無缺咸正皆正大無偏無缺皆完
衆考衆南方大獸也異物志云象之爲獸形體特疏身
信數牛目不驗來鼻爲口彼望頭若尾交州記云

象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肉兼十牛命在其鼻所
食物皆以鼻取諸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
以氣致明而不以言故天象與獸象同字服闕巨象以
小斧小斲之其金鑿見星月卽合○犀卽兕之壯者詳
論語李氏篇虎豹
考詳論語顏淵篇
馬飛廉 戎首 神人共殛 驅之以明中國所不容
罪魁 內外交誼 戮之以明王法所不容

五十二文公

驅虜
戎首
神人共殛
罪魁
內外交誼
驅之以明中國所不容
戮之以明王法所不貸

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百祿以華氏死遂遷于霍太
山處父飛廉別號也飛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以
下五世至造父為周穆王御封於趙趙衰其後也
惡來早死有子曰汝防其五世以下生非子亦以
造化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周孝王使主馬於汧
渭之間馬大蕃息後賜處氏以有秦云

○然猶上之虐下耳至周室東遷之後世教衰而聖
道微以邪說滯暴行者又作甚至臣而弑其君者有
之子而弑其父者有之人倫化為禽獸中國胥為夷
狄亂不可言矣○孔子懼亂賊之無已也而無其權
於是假魯史加筆削而作春秋其春秋所書或子或
刺皆天子統治天下臣子之事也夫以匹夫而行天
子之事無乃僭乎是故孔子自言曰知我者心也道
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亦
孔子之不得已也

上猶曰道衰此日世衰道微也則聖道所承無幾
矣弑君父乃暴行之尤者然則有委罪君父者
行雖有便是邪說兩曰有之特未極其害耳○
○聖道重有正是不不得已處春秋本魯史而孔子之

筆削則一稟於文武之憲章如禹治水周公兼
輿奉行天子之事一般故曰天子之事所以還人
權於天子也故以春秋冠之非石列國之史自記
其事也不可說托天子之權是改二字緊承天子
之事來知我者以明王法而諷其心罪我者以
明王法而惡其害已君子知之則公道不至泯滅
小人罪之則奸惡猶有遺忌知者罪者雖不同而
要皆有警於人心矣重在都有所警上不重罪
我而未盡知也人心有警便不敢為亂非一治而
何

春秋各杜預序魯史記之名也○釋名云言春秋
冬夏終以成歲舉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約
魯史以修春秋書有筆削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
左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天子所
言而作傳今左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上而
授弟子於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為之傳則今公羊
穀梁二傳是也

臣弑其君 凡十七

明以正大辟 怙威植黨為惡之尾閼
陰以兼放流 朋比煽煽亡國之妖氣

悅服類 倒戈之攻悅在前途稽首之崩悅在郊迎
普天率土之下莫不欣元亮之殞絕而幸異類之驅除
要荒絕域之外靡不頌聖王之威武而歌碩輔之奇勛

○世周室東遷 道微聖人經世
是暴行 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此非事亦
有之其禍 孔子懼 無旁極 你春秋 春秋本魯史之名不
又懷於此 ○孔子懼 無旁極 你春秋 春秋本魯史之名不

春秋天子之事也 以明天子之法是為天子之事是故
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知是諒其 罪我者其惟春秋
罪是亂臣賊子不得 肆其惡逆憐憫我

考証 胡氏傳曰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也此公好惡則
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平樂之和著權制則盡平易之
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事故君子以編五

經之有春秋猶法 律之有刑例也
春秋實錄 奉天法古 傷大雅之亡則以常而變
明得失 修本末 達變故之應 存其名而實亦附
差貴賤 通死生 遂人道之極 存其名而實亦附
於所見微其詞 紀年紀月紀日紀時傳而實詳而及
於所聞痛其禍 書亡書絕書善書惡書感而切者而明
以片語榮華交 一筆一削寄憂患之慮於不窮
以夏字漢鉄鉞 大書特書發忠孝之恩於弗諉
春秋以元之統正天之端則天子之御平乾其事皆
教也可辨也 春秋以天之端則天子之御平乾其事皆
乎震其書皆律令也可辨也 春秋以王之政則天子之出
之他則天子之出乎衆其事皆明威也可辨也

世衰道微邪 此乃周
說不行又作 室東遷
臣弑君有之 之後又
子弑父有之 一亂也

孔子懼作 春秋以討亂 孔子成春秋
春秋春秋 賊則致之 而亂臣賊子
天子事也 法華於後世 懼者是也
是亦一治也

宋魯其君與夷
魯公二年

齊無知其君諸兒
莊公八年

宋魯其君捷
莊公十二年

里克弒其君卓
僖公九年

齊欽弒其君商人
文公十八年

趙穿弒其君夷
宣公二年

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宣公十年

晉欽弒其君州蒲
成公十八年

齊崔杼弒其君光
襄公二十五年

衛甯武子弒其君
襄公二十六年

吳闔閭弒其君餘祭
襄公二十九年

楚鄧敖弒其君麇
昭公二年春

吳公子光弒其君僚
昭公二十七年

薛驪弒其君比
定公十三年

公孫彌弒其君申
哀公四年春

齊陳乞弒其君荼
哀公六年

陳恒弒其君壬
哀公十四年

子弒其父
凡九

衛公子伋其君完
隱公四年

楚世子商弒其君頤
文公九年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文公十四年

宋公子鮑弒其君杵臼
文公十六年

莒公子濞弒其君庶其
文公十八年

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宣公四年

蔡世子班弒其君固
襄公三十一年

莒公子展弒其君密州
襄公三十一年

楚公子比弒其君虔
昭公十三年

○夫天子之事雖重於春秋何孔子不而聖王猶不作也諸侯國聖人不作而放逐由是隱聖王之因

○聖王不作 聖王指堯舜文成 諸侯放逐 放逐指齊景公處士指

之橫議以與吾道相角楊朱墨翟之言乃楊墨之尤猶若士布衣游說之徒皆其類也楊朱墨翟之言

者蓋以天下天下道術之言不歸於楊則歸於墨楊氏專為乎世是昔公而無有君也墨氏兼愛是仁

本而無有父也無父無君是人而禽獸也故公明儀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有說於其危有肥馬廐有肥馬廐其民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肥馬廐有

○楊朱老子弟子也。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田，不以一身自利，一介不取。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墨翟任朱為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德，書十篇，號為墨子。墨子見樂正子，樂正子問其志，墨子曰：「兼則黃，黃則黃，所以入者，其色也。亦亦，五入為五色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此楊朱之言也。故曰：無君，治喪冬，自冬履夏，日夏履，治三寸，足以朽骨，木三，足以朽肉。此墨翟之言也。故曰：無父。」

○吾為此仁義克寧之禍，於是謂之「無父」。孔子之道，以聖賢為最，而後逐其為我，兼愛之，淫詞使天下曉然，彼說之為邪，而邪說不得作，起以誣民。凡所以開道也，蓋邪說之作，作於心也。作於其心，則心見諸日用，而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則且開中，世道而害於其政，是言也。吾且慮說，說之為害，治亂之林，可以彰往，可以證來。聖人復起，不曰吾言，政事之言，而又不以吾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辨也。常人安得，以好辨目之。

○言此恨，恨字緣從孔子恨。以字來，即堯舜微予之心，害熾則生之脈，將絕，所以不能無恨。先聖仁義之道，昭然何所事，開關之者，從人心出入於聖道之範圍者，而為之計也。或陰鼠而入，陽畔而出，人心豈復範圍於聖道哉。曰：開先聖之道，是行在事上，顯其邪，而說行則在心上，陰陽其邪，暴行之邪，說顯故孔子以權書陰維之，設行之邪，說隱故孟子以言言顯之。孔子在事上，誅心，孟子在心上，誅事，孔子不辭罪，我孟子不辭好，辨皆足除邪，衛正。

○由今追昔，若吾所謂洪水為災，夷狄為害，亂臣賊子為禍，亂至此極矣。然豈自有禹抑洪水，而天下平矣。計堯舜禹湯之功，不可誣也。如此有周公，而天下平矣。夫夷狄除，而百姓安矣。先緒，後圖，公之功，不可誣也。如此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矣。扶君親，振父綱，孔之功，不可誣也。如此，假令昔無禹，而公孔子，世亂何由治乎。況今楊墨之害，有不止於此者，我安得晏然已哉。○其在魯，想一詩云：我欲是。

縱橫異同 子議父臣，議君統裁之，慘舉為日用之奇說，問忽。愚議聖賢，議尊辱吻之間，恍恍若若之。忽焉為橫，于千古則堯舜湯禹，擊微為虎豹，尾象之。忽焉為縱，于當時則仁義道德，且為汗流，而澤之。叛名教，以為橫，則為暴，為邪，直欲以卑詞生，集刺之色。托名教，以為縱，則知我罪，我不難以一身奉，奉王之。○言為此懼，此指楊墨之禍。開先聖之道，先聖指堯舜以。下至孔子，道即仁義。陽墨也。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出而為邪說，不得作，起以誣民。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惑人心也。邪說，謂不得作，起以誣民。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也。作於其心，則心見諸日用，而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則且開中，世道而害於其政，是言也。吾且慮說，說之為害，治亂之林，可以彰往，可以證來。聖人復起，不曰吾言，政事之言，而又不以吾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辨也。常人安得，以好辨目之。

○聖人復起，聖人謂堯舜。不為善，善言即作。國家曰：成聖人復起，以下諸聖人。不為善，善言即作。○言為此懼，此指楊墨之禍。開先聖之道，先聖指堯舜以。下至孔子，道即仁義。陽墨也。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出而為邪說，不得作，起以誣民。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惑人心也。邪說，謂不得作，起以誣民。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也。作於其心，則心見諸日用，而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則且開中，世道而害於其政，是言也。吾且慮說，說之為害，治亂之林，可以彰往，可以證來。聖人復起，不曰吾言，政事之言，而又不以吾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辨也。常人安得，以好辨目之。

○言為此懼，此指楊墨之禍。開先聖之道，先聖指堯舜以。下至孔子，道即仁義。陽墨也。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出而為邪說，不得作，起以誣民。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惑人心也。邪說，謂不得作，起以誣民。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也。作於其心，則心見諸日用，而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則且開中，世道而害於其政，是言也。吾且慮說，說之為害，治亂之林，可以彰往，可以證來。聖人復起，不曰吾言，政事之言，而又不以吾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辨也。常人安得，以好辨目之。

○言為此懼，此指楊墨之禍。開先聖之道，先聖指堯舜以。下至孔子，道即仁義。陽墨也。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出而為邪說，不得作，起以誣民。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惑人心也。邪說，謂不得作，起以誣民。放淫辭，放屏去也。淫詞，謂也。作於其心，則心見諸日用，而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則且開中，世道而害於其政，是言也。吾且慮說，說之為害，治亂之林，可以彰往，可以證來。聖人復起，不曰吾言，政事之言，而又不以吾今日之言為無益之辨也。常人安得，以好辨目之。

為厲聖則其為文也則其為我敢為承當今楊墨之無父無君者人而禽獸之抑亦得中國而我狄荆

之助皆其書之不得已者子故周周昔後復揚墨抑其三言變我亦欲正人心分明以出周孔子

○當此之時我以一人之辨止天下之言非止之於其言也亦欲端正斯人仁義之心而使人之心之

孔子以前之禍亂都在人身上孔子以後之禍亂都在人心中故孟子曰作於其心日欲止人心要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陳仲子者節為貞亦異端誠行之當關者臣章極之說齊之陳仲子豈不誠顯辨之士哉居於妻家於陵

商不離夏生長無知之鄉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夷不亂華依棲邊鄙之域款以賜之兵以討之

孟子好辯之矣夫人生此世之時洪水橫流民無所定然後人得治而天下平

○我亦欲正人心亦字從三聖來正人心息邪說邪不正

聖人之徒也聖人即禹周孔

望同志者勿獨使己之正邪仲與曰章內敘一治一亂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陳仲子者節為貞亦異端誠行之當關者臣章極之說齊之陳仲子豈不誠顯辨之士哉居於妻家於陵

至于三日不得一食遂至於死無聞目見也適片上有李天所遺也雖食其質者已過半矣又物所遺也仲子以久離之後而得食而食之三咽然後食餘李以存餘生耳有聞目見其難何如

仲子本世家而苦節如此所以取其難非上李一段狀其苦行表其居食之潔居食二字是通章骨子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上李井上道間也雖食其質者已過半矣又物所遺也仲子以久離之後而得食而食之三咽然後食餘李以存餘生耳有聞目見其難何如

仲子本世家而苦節如此所以取其難非上李一段狀其苦行表其居食之潔居食二字是通章骨子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孟子之說於齊國而求其操行之士處汙濁之中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且無律以廉之中正就仲子律仲子而其廉則矣仲子思慮廉克仲子本自不取之操則必如謝而後可為真能無取之也

之孽果伯夷之所樹而合義與柳亦盜跖之所樹而
不義與其前從來是木可知龍剛不能為劍明矣

莊子孔子與柳下季爲友季弟名曰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跖之徒當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王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跖暴戾恣睢竟以壽終老而不死夫是以謂之賊

三句言自食己力正見無傷處

不居也。以逃避其兄。而別鄰其母。遂往處於於陵。豈於陵遂義乎。聞其他日。歸則有饋。送其兄之生鵝者。此亦交際之常也。已為饒止。屢舉其客曰。亦惡爾是說也。其聲言之交際為哉。他日其母。載是鵝也。而食之。其兄適自外至。而訊之。說是前所餽之肉也。仲子因出而哇之。豈併惡之乎。而遂為不義乎。

母之愈勤也已字對光字看是鴈上之喻不全足
誦他也見波可以食則我亦可以受有感情他意
鴈家雁也行舒徐有行列禮云行如舒雁古者兵
法有鴈鵠之陳規聲與義近猶常儀之於當綴與

夷之所築也但合義的抑亦盜路之所築也不合義的
 食之粟也夷之所積也皮是古至廉抑亦盜路之所積與
 路是古至廉者是未可知也夷不為盜道不義是

斂跡無競托身夷下堂而悠然遐踪于風塵寥落之中
 ○曰是何傷哉是指仲子居食雖未必彼身彼身彼身彼身彼身彼身
 碎分也碎分也發通分發通分以易之也以易之也賢大者亦有賢婦賢大者亦有賢婦
 斂跡無競托身夷下堂而悠然遐踪于風塵寥落之中

○曰世子齊世蒙也世家是世代為卿之家見其不必週嫡元蒙元蒙是兄名見係

不姑也不居不
不姑也不居不
不姑也不居不

外至曰是鴟鴞之肉也兄不是友嘲出而哇之哇吐也自
 詠正燕之膳曰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於陵仲子
 余言惡其不真也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非欲隱
 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叩門而乞食飲則無黍以饗
 客古今賢之盛其真也

乙丑年

○古語之謂春秋六德之謂也

○不食於母亦宜不食於妻矣以母則不食以妻所
易之栗則食之何妻之栗而母之固也不居兄室亦
宜不居於陵矣以兄之室則不居以於陵則居之何
於陵之夷而兄室之固也是尚為能克其不食不居
之類也乎若仲子者必如則之一無居食於世而後
克其操者也如仲子操以中正之操窮之不克
如則君即就仲子之操窮之仲子亦能窮
有不食有食有不居有居只此二項便已窮倒仲
子不必言其廉之果中正也
○仲子由曰君子之行爲可克也爲可難也然後行
有類若仲子將何以繼之故曰非禦而謂之繼克
類至義也盡也君子克其類而極其義則仲子之
兄猶盜也仲子之兄猶盜則天下之人皆猶盜也
以天下之人皆猶盜而無所容則誰與立乎天下
故君子不受于盡而猶盜者有所不問而後可以
立故曰若仲子云

以伯夷之節戴盜跖之名仲不爲也
以家庭之困窮自陽之節人不知也

○以母則不食不食則以妻則食之
○以兄之室則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不居居其室以於陵則居之

孟子卷三

